

坐滁人久猶思之

二十五日丁巳宣州火

韓世清也于宣州其詔典曲多欲作過女首先是買茶餅者皆叫去一箇二十五裏外一船蓋言一箇賣二十五錢裏外皆是白麵也數日間人多驚惶或傳韓觀察軍中人欲自西朝巷放火爲號內外皆火劫掠民財者是日西廟巷果先火倏忽城裏城外皆火世清往來彈壓遂不至劫掠實正月二十五日也州人始悟一箇二十五裏外一船謂是世清詔曲之暗號知州李彥卿密遣監稅趙令吉制于朝遂有李光王燬之行

二月吏部尚書本先爲淮西招撫副使

李光王燬除淮西招撫副使誅取韓世清也

翟璋襲金人于絳州垣曲縣敗之

金人侵汝右翟興令其子珠乘隙潛渡黃河襲金人于絳州垣曲縣敗之

知商州軍州事董先叛附于僞齊

董先字覺民洛陽民初從翟興軍與金人戰勇功爲多先是李興以詔制軍焉也於商州也會先有耿氏之迫來衣于興興與釋其禍先感之以兄事興俄翟興與先有耿氏之知商州先中心慊之密有害興意因鑄酒問伏兵甲壅粥與于座上說以制司之命械與令蘇堅衛送至制司欲於中途救興行方雨舍宿山林庵舍中興夜屢若神人告之使去既覺則群卒熟寐興乃荷械而去遠曉至路南農家人識之各嗟熟視遂破其械以糗糧送興使遂去興之二子一女二妾群婢



與衆弟崔三舍人皆被害興既脫腹得麾下舊兵千餘人往來商號問先既與興爲讎而劉豫勢亦漸盛且侵于商先遂以商州叛附于劉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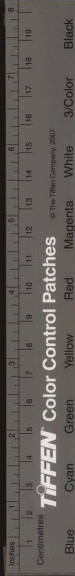
三月一日壬辰朔李光王燮執韓世清于宣州送行在所

李光以淮西置制使往淮西措置群盜王燮爲副二月晦日到宣州東門外不寨有歸世清下壕寨官白世清不可出城世清下問其故壕寨曰李尚書往淮西而下寨甚言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何罪是日以朔旦出城見光光就留之乃曰得旨揀軍欲往淮西可批報諸軍令素濠出城以備點揀世清欲上馬馬已牽去世清不得已遂批報諸軍令素濠出城於是執世清以歸沈與求上言乞卻諸軍將進物

是時大將入覲有進繡帛方物者用分賜六官御史中丞沈與求上言以謂此事雖微自政和宣和以求進獻稍侈今艱震之時不宜有此乞斥還之上嘉納仍降札樊諭與求於是兩浙轉運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閭金銷金屏鄣什物上命止之而康國已津發至行在所與求奏曰吾君勤儉德粹大興漢文帝以下不足道也異時駐蹕廣陵有進器用華靡者亟命焚之通衢金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襲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厲凌故事斥而焚之仍顯出康國明事好惡且寫小人希旨之戒從之

七日戊戌霍明殺桑冲于郢州

桑冲以屢敗于金州乃移文郢州會霍明攻金州日金州草寇遮道盡當勦除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寇遮道主名



爲誰仲陰怒之且有殺明之意明以措置卽州頗有條理布井買膏漸有向生意近城多種二麥亦有憲卽之心仲以六十騎徑趨卽州先以二十騎疾馳入城四十騎尚未到仲每下馬必梳頭爲明所殺拘二十人入獄令供桑仲反狀以報朝廷初有譖隨州官吏欺官物入己者仲乃令於洪山磨院置獄取勘周節推以下官十餘員盡被追攝加拷不勝其苦伍黥檢者實至其事後仲遣伍黥檢往朝廷得空頭官告二百道由德安府雲夢縣歸而周節推者爲知縣時仲以被殺周節御被勘拷掠之寃遣人殺伍黥檢于路而官告吳知所任仲在襄陽也以趙去疾爲通州仲使李樞爲鎮撫使云疾猶寫通判後勸歸朝去疾被召見

上問桑仲如何人去疾曰忠義人也

上問其故去疾曰臣嘗見桑仲爲臣說必欲取東京獻朝廷尺待乞兩箇文官與二子

上惻然感動命特與仲兩子文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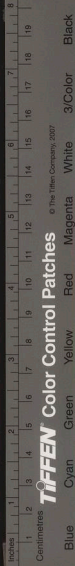
楊浙中爲神武中軍統制

楊浙中字正夫代州人子第所試弓合格出身知麟州死事宗閔之孫麟州建寧縣死事震之子也

王寇屠宿州 王彥及董先戰號州界

自此王彥足董先屢戰矣

二十二日癸丑偽齊以兵犯翟興中軍與力戰死之先是偽齊劉豫嘗遣偽迪功節將順特書傳賊語以王封誘翟興與比之曰我天宋臣也豈肯受賊之偽命不豈豈絨而姑賊書錢願于市豫計不行復誘興麾下裨將楊常泉潤陰約內應以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謀害輿是日賊兵徑犯中軍寨輿既迎賊輿戰遂陷重圍中  
賊奮擊之輿力戰不勝墜馬遇害年六十

四月桑仲為神武左副軍統制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信之議以大臣為都督遂大舉兵即以仲為神  
武左副軍統制是時仲已為鄧州霍明所殺矣

劉豫福壽春府

劉豫為左丞相張孝純罷以滄右丞相劉麟獨秉政李橫以兵  
圍鄧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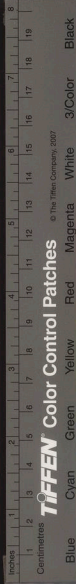
霍明故桑仲于鄧州九襄陽走報鄧州李橫初未信三報方  
信橫遂令其衆晝縋素衣者在隨州亦縋素衣率其衆會襄  
陽之兵晝着白衣戴白巾圍鄧州声言為桑仲報讎

誅韓世清

世清屯于蘄州嘗欲立趙令俊為

皇帝不克反宣州大破執至行在坐前罪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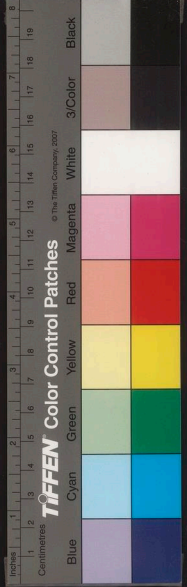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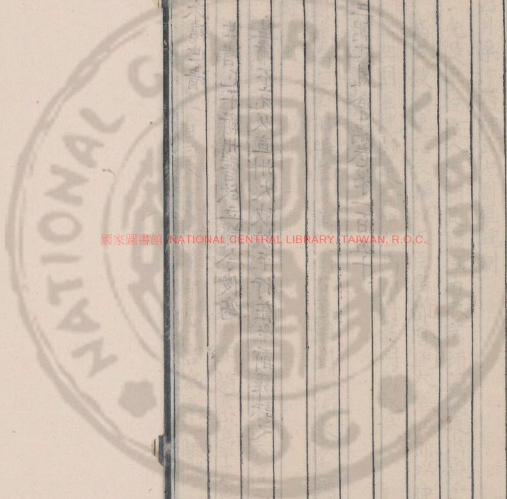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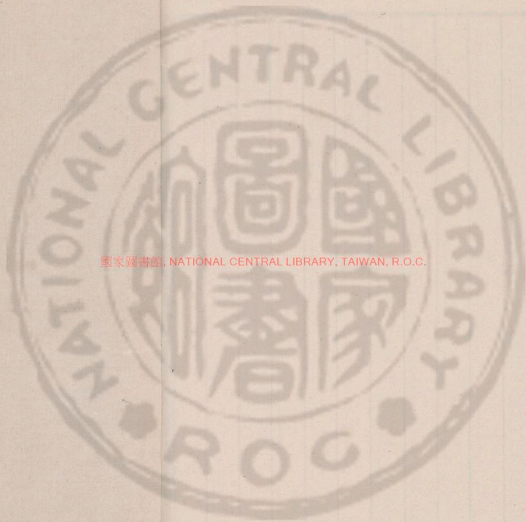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Chinese text on a lined manuscript page. The text is written in black ink on a light-colored paper with horizontal ruling lines.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5 vertical columns, starting from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and moving towards the left. The handwriting is somewhat cursive and consistent throughout the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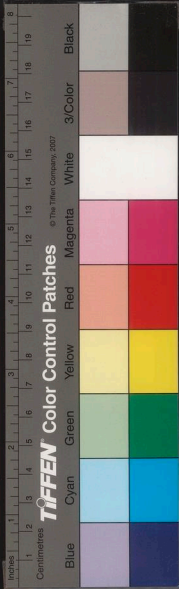
XX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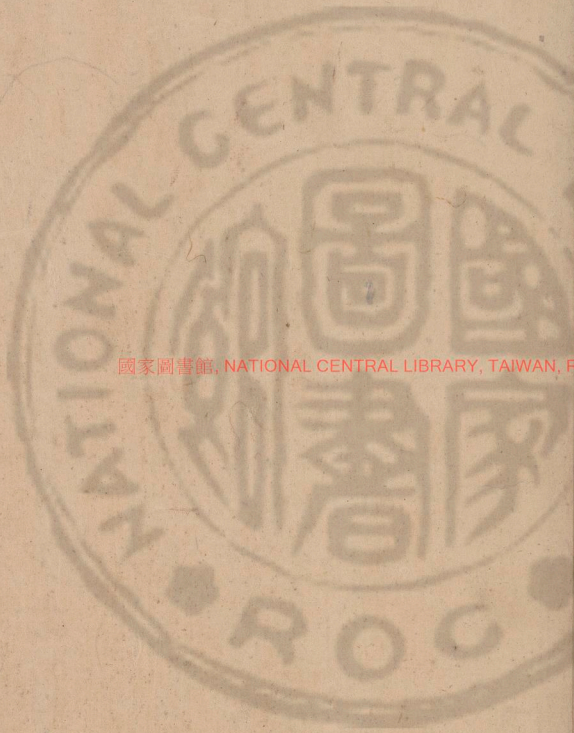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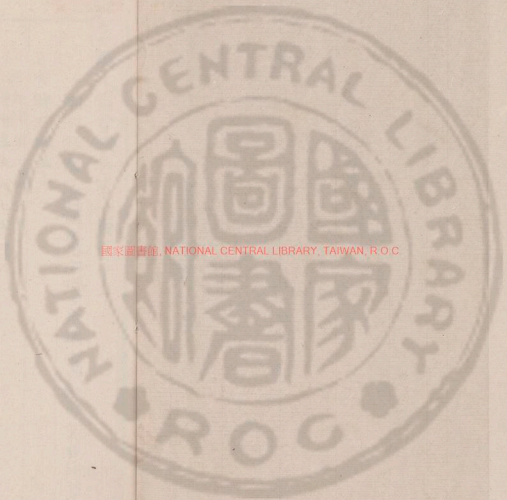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4-019-32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一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癸興下帙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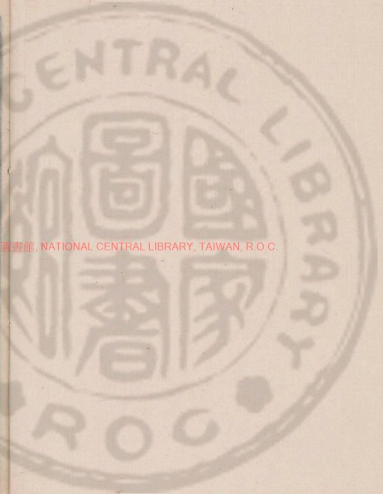
起紹興二年五月甲子  
庚申盡九月七日甲子

五月一日庚申朔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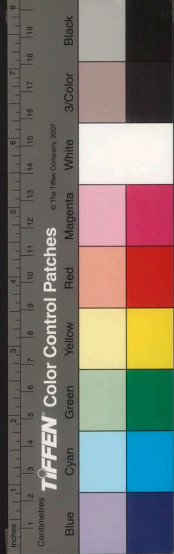
權邦彥自朝議大夫兵部尚書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給事中程瑀不書黃具其諤繳駁之不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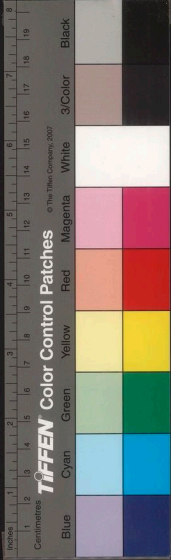
三日壬戌呂頤浩以都督之職出北闕門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欲宣力收復京師乞朝廷出兵于淮  
南為聲援頤浩信之乃有恢復中原之意開都督府都督江  
淮荆浙諸軍事制有曰盡江淮表裏之師悉歸經略舉宿將  
王侯之責咸聽指呼以新創置忠銳軍十將偕行是日出此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關門百官班送焉

霍明奎郢州走李橫以李簡知郢州遂還襄陽府  
郢州糧盡李橫圍城不退城外麥方熟悉為李橫所得又城  
門盡閉城中乏水橫攻益急郢城西壁乃石崖詭為石城城  
下即漢江漢江猶有舟船惟西壁不受敵故兵不能近明知  
事急乃夜半縋石城而下與其眾數百泛舟順流而去翌旦  
橫覺之追已無及矣遂別以李簡知郢州橫乃退兵襄陽  
曹成以其眾降于韓世忠

初曹成據道州以兵守莫邪關岳飛遣前軍張憲攻關有郭  
進者趨勇有膂力每以火飯不飽為言乃自製大馬杓打飯  
火頭亦笑而與之無忤意軍中呼為大馬杓郭進每隨憲執  
馬杓莫邪之役進與旗頭二人先登攻關賊兵拒關進揮槍

儀同三司

劉光世父延慶靖康間在京城受圍閉城陷延慶斬關奪萬  
勝門出奔死于亂兵中光世以不知父存亡多以金寶遺人  
詣偽境尋訪五月有客人自偽境來得其父之骸骨具言死  
狀皆不可參考乃云以其骨雜在井草把中故偽境官司不  
能盡燒奈或勸光世割皮滴血以試驗其骨若滲血入骨中  
即真父骨也光世不從以禮安葬發哀成服以軍事付蕃將  
上章力請終喪不許奪哀起後至是以捍蔽京口經理淮瀆  
功加寧國一鎮節制曰敵摧巨敵累奏膚功不移稟武之進  
韓世忠為大尉武成威德軍節度使岳飛為中衛大夫武安軍  
承宣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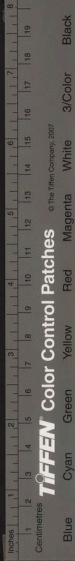
李橫李道率兵犯德安府

初李橫圍鄂州霍明縱城而荅往後州明在鄂州也常與德安陳規通書問規藉其通樞路也橫必為明走投規故有攻德安之心乃申朝廷謂陳規以德安府順蕃遂會隨州李通矣來犯德安府規登城請與橫相見規以好語謂之且申和好乃送米百石并油醬之類橫受之規請解兵橫曰棄陽之兵已到矣無可議者遂造天橋為攻具先是趙胤為桑仲所敗乃投于規至是橫使人呼于城下曰趙胤與我約款獻門一座何不速獻門邪規疑之遂殺胤

王彥為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德加中書大夫同州觀察使李道為鄧隨鄂州鎮使知鄧州

七月呂順浩班師

先進殺賊換頭賊兵亂官軍齊進遂入關俄報郭進已得關為第一功飛喜之解金末帶并隨行跟從物賞之仍補兼義即官軍既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韓順大解鞍卸甲以所虜婦人佐酒恣飲賊黨楊再興率衆直犯順夫之營官軍退卻順夫為再興所折一臂而死飛怒盡誅其親隨兵責其副將王某擒再興以贖罪會撞軍統制王經前軍統制張憲皆到掩殺再興再興屢戰又殺飛之弟翻官軍追擊不已再興屢敗率騎走廣西韓世忠以成屢敗北乃命董牧往招之成以其衆降有郃政者獨不從率衆走沅州戴白巾稱為成報讎謂之白頭巾郃政後歸于張憲再興走至靜江界中官軍追及跳入深澗中官軍欲殺之再興曰我是好漢當執我見岳飛遂愛縛飛見再興解其縛曰我與汝是鄉人汝好漢也吾



不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興謝之

呂頤浩至鎮江府冊後前軍反

呂頤浩至冊後前軍趙延壽反劉光世命王德王世忠追至建乎韓殺之

六月一日庚寅朔李宏殺馬友于潭州

韓世忠將至潭州李宏遂有殺馬友之意是時友為湖南兵馬副總管宏為統制因友諸天慶觀朝拜回襲殺于市友之衆欲遁走世忠圍之宏遂降盡併其軍友押字如市字果死于市友在潭州措置酒法官不造酒祇收稅酒錢城外許造酒不許賣城裏賣酒不許造者酒入城則計升斗收稅至今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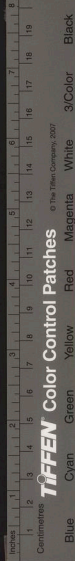
十三日壬寅劉光世起復韓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

呂頤浩之出師也方至常州前軍趙延壽以本將兵反于冊徒至鎮江府聞桑仲被霍明所殺頤浩不能久師病寒熱乃歸行在

五日癸未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朱勝非知紹興府以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召赴行在所勝非力乞守越且丐外祠皆不勝辭非同都督呂頤浩薦其材也會言路論其不知兵給事中胡安國亦謂非所宜任

上親札諭以用勝非之意且謂除朱勝非同都督蓋為非逆傳作札而勝非卒調護於內使勤王之師以致力矧今諸將皆同功一體之人也必能為朕克濟事功不寧雖至而論者未已上怒其朋黨與封駁者俱逐凡十三人勝非惶懼亦上會稽印走房即申辭不就職勝非嘗曰宰相權位已重



若更典兵文武二柄盡住其中豈人臣所堪後世不幸姦人  
居此位立功業托名濟世將何以處之肆至數十卒不受兩  
詔不許詔曰禮義不愆縱妄言而奚恤君臣無間於大體以  
何傷

韓世忠大被劉忠于岳州伏龍崗

劉忠為韓世忠所敗以數百人走潭州白面山復聚衆走淮  
西

歙黃州鎮撫使孔彥舟叛歸于劉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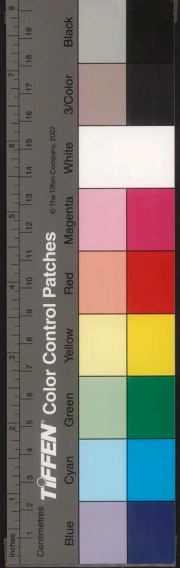
孔彥舟為歙黃州鎮撫使也劉豫借偽即令制彥舟親屬因  
得其母妻及子共三人賜第處之厚給以祿忽一日有客人  
至南界問之乃云姓盧是彥舟之親舅境上以聞彥舟使人  
迎之果其舅也彥舟以家人之禮厚侍之軍中呼為虜舅具

言彥舟親屬之故彥舟曰何以實之盧舅出劉豫之文彥舟  
遂有叛意未發會報權邦彥同知樞密院事彥舟在東平府  
與邦彥有隙而邦彥用事彥舟疑圖已遂反出左右婦人皆  
嫁之送官員入山寺中恐為行軍所擾彥舟臨行對官屬言  
無負朝廷之心所以反者蓋疑權邦彥也槌胸至腫唯鳩所  
寵宗女趙氏去至光州界棄甲仗器械不勝計乃歸劉豫豫  
厚待之其將陳彥明者率餘衆詣知江州劉紹先降

八月金人遣王倫歸

朱勝非為侍讀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先除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胡安國繳止之乃除  
勝非侍讀而以孟庾同都督勝非既入朝詔特綴宰相班復  
自內批云位知樞密院事之上仍日赴都堂議事勝非雖在



經楚實豫國論初見 上謂御前日責降非 朕意也 卿當  
能亮之存夢優渥恩寵冠一時然後人知 上之卒欲相勝  
非也

十八日乙巳李橫攻德安府不克退兵歸襄陽

李橫自六月圍德安府未嘗攻城亦未嘗攻城亦未嘗之西  
北隅造天橋成填壕皆畢乃鼓衆以天橋臨城之西北角樓  
現在城上率軍民急之填壕不實而天橋不可進規以六  
十人持火槍自兩門出縱燒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倏忽皆  
盡橫亦自焚砲座翌日黎明橫已退兵城下無一人一騎矣  
圍城兩月中並無爭戰亦無相傷唯有一將背城而坐胡床  
看坐天橋規間有能殺賊者乎有牢城兵士田金請行許之  
金滿飲卮酒橫捨下城潛身於城壕中壕岸稍高金在壕中  
行約至賊所即橫捨上岸揮而刺之洞胸而卒金後跳身入  
壕漲水而過城上皆鼓噪規大喜之借金承信即

大平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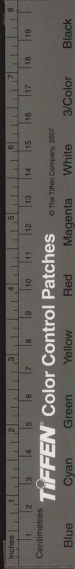
先是呂願浩薦朱勝非蔡密禮謝克家入朝往往言秦檜之  
姦上亦覺悟於是檜結黨欲傾願浩一日 上忽遣使於

密禮處取秦檜麻制密禮在翰苑初未承詞頭莫知所以俄  
遣一中使來催密禮不得已越殿側柅候奏請詞頭 上召

密禮親諭之曰秦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 朕是北人將

安歸又言若使臣為宰相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密禮請御  
筆付院 上乃率紙寫付密禮密禮退因默省其文而不竟

口諷之曰聳動四方之意朕聽已疑建明二策之間爾才可



見足迹未到院而麻制已成遂罷檜宰相以觀文殿學士提  
舉江州太平觀乃論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上怒未已  
臣僚再言檜之罪遂落職

彗星見陳放

准李勃詐稱徐王狀

李勃夔州人也詐稱皇弟徐王州郡迎赴行在送大理寺鞠  
勘得實斬于市

九月七日甲午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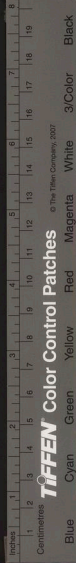
未勝非後拜宰相制詞有曰懲亟易之徒頌蓋嘗輕於因新  
進俟老成之往勉曷差登庸於舊勞又曰馴豺狼之暴而事  
無過策卒銷但於允謀翊簾席之政而人康閭言旋復遂於  
明辟復比之謝安心擊於蒼生裴度盛行於河朔皆上投旨

也

孟庾遂行在

撫諭川陝諸路官吏軍民

敕成都府利州夔州潼州府鄆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路官  
吏軍民等奉撥成臯蜀稱沃壤百年無事但知耕耨之及時  
萬里如家誰議戰爭之為苦豈謂中原之禦來從東海之齋  
越閔塞以虔劉並秦雍而奇整近者身罹於鋒鏑遠者力困  
於征徭或生生蕩析而無餘成蠢蠢驚憂而莫保禍流爾輩  
痛切朕心屬此治戎於南邦木達展義而西待興言極梗  
莫救傷殘維天地之涵羣生雖幽而覆育亦至維父母之爰  
其子在遠而思念之愈深向遣輔臣往使指畢協邇遐之  
助共圖脩葺之功然而外侮內陵歲起仍興之役行齋居送





民適再藉之勞雖兵家有利鈍之常而人心無思教之改將帥用命官師即工編氓竭力以應軍須徒旅奮身而効死節求懷愧歎姑示捐存載念事煩慮易者人之常情矣勝福生者固之大計尚毋難於督責庶速成於丕平奠業土之居守復如於前日行息民之政當益豫於他時播告有邦咸知至意也

詔歸世忠赴行在

辛企宗罷

解元襲劉忠于蘄陽口大敗之劉忠附于劉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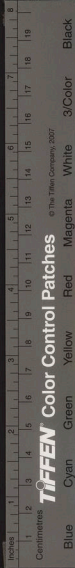
劉忠駐于蘄州蘄陽口幹世忠下統制解元以舟師卷至龍丞忠大破之忠餘數十人遁北去遂附于劉豫

呂源為沿海制置使劉紹先為沿淮防遏使韓世忠為江南東

西路宣撫使

呂頤浩以蠟書結劉豫知應天府凌唐佐事覺唐佐為劉豫所殺

先是建炎三年召知應天府孟奭赴行在以直祕閣凌唐佐陞直敷文閣知應天府金人犯應天府唐佐投拜金人以應天府為歸德府令唐佐知府事劉豫備立唐佐遣人齎蠟書到朝廷宰相呂頤浩召唐佐之姪孫憲于常州授以闔門祗候俾持蠟書至應天府議事唐佐之妻田氏使門客張約在家與憲同食憲疑之田氏曰無礙也既而為約所告豫遣人擒捕唐佐并家屬至京師憲走得免唐佐見豫責以大義且罵其背國家之恩遂被害豫命出犯由曰朝議大夫直敷文閣凌唐佐結連以南謀反斬首就令其家屬皆合從坐特宥



命各決脊杖二十送穎昌府拘管由是田氏暨婢妾五人各  
遣重決唐佐二子長子已卒次子方九歲兩杖而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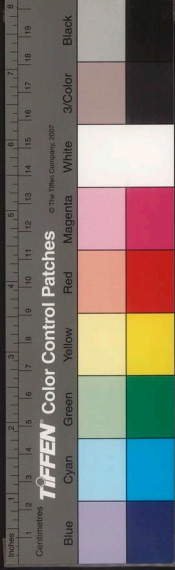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二

契興下帙五十二

起紹興二年十月  
六日癸巳蓋其日

十月六日癸巳劉嶸上萬言書

紹興二年十月六日右迪功郎劉嶸謹昧死百拜上書 皇  
帝陛下臣伏觀九月四日詔書比以呈文移異憲政事闕失  
外臣庶直言極諫無有所諱者臣愚不肖學問膚淺智慮淺  
塞恭承德音雖款冒昧自竭以奉明詔深准公麼管見不足  
以裨政事之闕失是憂是懼雖然豈可以不能而遂已耶故  
盡其愚惟 陛下采擇焉伏惟 陛下神武天錫聖孝日濟  
有撥亂之略有駕馭之才有恭儉克己之誠有仁民愛物之  
意宵旰求治于今六年算計見効宜遂底績今也不然坐薪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命各決脊杖二十送穎昌府拘管由是田氏暨婢妾五人各  
遣重決唐佐二子長子已卒次子方九歲兩杖而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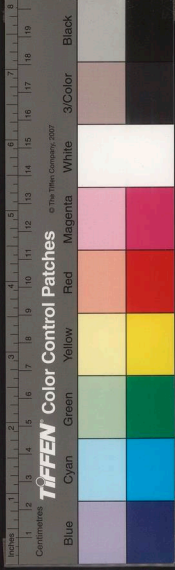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二

契興下帳五十二

起紹興二年十月  
六日癸巳蓋其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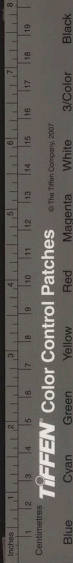
十月六日癸巳劉嶸上萬言書

紹興二年十月六日右迪功郎劉嶸謹昧死百拜上書 皇  
帝陛下臣伏觀九月四日詔書比以呈文移異憲政事闕失  
外臣庶直言極諫無有所諱者臣愚不肖學問膚淺智慮淺  
塞恭承德音雖款冒昧自竭以奉明詔深准公麼管見不足  
以裨政事之闕失是憂是懼雖然豈可以不能而遂已耶故  
盡其愚惟 陛下采擇焉伏惟 陛下神武天錫聖孝日濟  
有撥亂之略有駕馭之才有恭儉克己之誠有仁民愛物之  
意宵旰求治于今六年算計見効宜遂底績今也不然坐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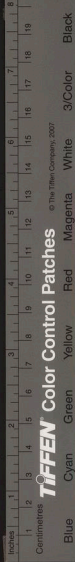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嘗瞻日以外表為憂逸陞無休息之期社稷有岌危之慮日  
難一日歲甚一歲乘輿警蹕介在海隅震蕩播越未有攸成  
而黃潛善汪伯彥顧以乳媪護赤子之術侍 陛下曰 上  
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唯聖體不可不自愛重也曾不  
知 太祖勤勞取天下 列聖兢兢業業守不敢失墜也今也  
宗廟為草萊煙之陵闕為斧鉞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赫  
赫帝園盜賊營之然則若善伯彥所以誤 陛下臨陵竄登  
土宇喪生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唐肅宗之為乎本初嗣既  
不為 二帝之策因循遠伸又為不中國之謀以至於今既  
令不行而德義不孚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巡幸所過人惟  
以淮甸為戒駐驛所在人惟以虜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幾何  
翠華之首方無己若不更撤以救危亡則 陛下求負穿墻  
之愆當有父兄之責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縻山海跋  
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為自全之計為今日之策願 陛下一  
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誦而不  
悟其非巡幸而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經涉更改僅免  
死亡蓋上天警悟於耿躬伴大宋不失於舊物金瓶以小伏  
醴穢薰汚中稟逆天亂倫挾立僭偽用夷變更倖臣作君  
朕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族泊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  
逃責以此詔召回海聳動羣心不敢愛身決意請武然後選  
將訓兵戎衣臨陣忽巡淮甸按撫剝裘拔其英豪誓以戰伐  
天下忠義之士心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士之夫必響應而馳  
起國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財甲兵不強於此不患無備有違  
多助孰不順之秦幄鎗進壯士驍騎即可坐致齊魯雖失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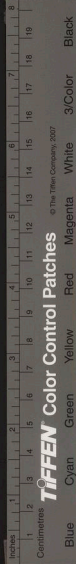


財厚貨必自竭輸 陛下凡所欲為孰不知志其為利害豈  
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故臣不自童每竊憤嘆既  
未能破堅執旣先啓戎行而服宜簡編討論古昔何曾忘其  
林陋以質經綸輒為 陛下畫七策以為中興之術其一曰  
罷和議而修戰略蓋和之可講者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  
非強弱盛衰不相傑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  
聞聖在東宮當宣和季年頗不得安王黼欲搖動者屢矣由  
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相李邦彥邦彥其時被  
遇方寵又為後舟之計每因王黼譖害浸潤則必委曲覆護  
謂天子無失德固本不可搖 上皇亦悟其言東宮卒得不  
動既而 淵聖詞極遞遷前朝大臣而邦彥為次相金賊遽  
至城不邦彥諂語小人本無遠略遂獻和議耿南仲附之沮  
种師道不使攻擊於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明植黨各求  
其說之勝致用兵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自餘莫不以講  
和為是者國論不一武備闕然中制河東之帥必使滹沒以  
仲和議之必信 二聖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  
者本緣耿南仲李邦彥懷感師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  
附合根枝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使其可和則  
淵聖執德不回馴致禍敗而 陛下卑辭厚禮避地稱臣無  
所不至且其少緩兵於我矣何乃累年而尚未知耶和之不  
可恃亦明矣自古國強盛如漢武帝唐太宗方其得志四夷  
則必并吞掃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  
禮義所自出也恃強陵弱猶且如此今乃以謙退仁慈之事  
望於反常悖道腥膻禽獸之粘罕豈有此理哉若以為強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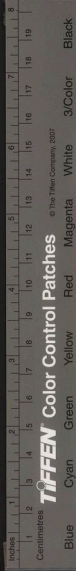
之勢不相侔縱使向前莫不能抗則古昔奮臂徒步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使者彼何人哉伏望 陛下明照利害之源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晋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確守不変庶幾貪伏知吾有含怒必闢之志必深之篤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江南財物有限厚賞則吾益困少之則無以足其欲小臣則不為遣大臣則張邦昌宇文虛中相繼而反我矣深思熟慮前計後度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音北狄至澶淵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輩羞愧無所為說則撼 貞宗曰當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 陛下為孤注耳使人局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寇準之功為幸勝今日之論和者

其情狀一一出於坎苟能息絕其後知 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己責則必為善後之圖矣其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今四方供貢久不入於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須便截用經常一壞不可復理行在百費惟以權貨益利為無窮之原爾養兵十萬而兵食日費無慮七八十萬右 謂無三年之藏則國非其國今無一年之積招安日 至宮匿日形此豈持久之道故臣愚謂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或長沙審擇一處以安廟主太后六宮百官以香奩諳練大臣摠臺謹守成法從事量留兵將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以給之 陛下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定居則饋餉之權宰相宜專主之而責成於發運使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盡汰浮費加以



悠久不志無財至於宰相之職平時則守憲章行故事今則不然宜從陛下介冑馳驅發謀制勝莫違寧麴協濟危難若乃早朝晚見從徒乘馬入政事堂援案呼吏審簿判花書那核闕次安排親舊差違而已臣未見其有補於中興之萬一也其三曰務實勅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賈政事必修誓戮大慙不為退許此孝悌之實也遣使乞和空捐金幣不憚辱己倖倖萬一者孝悌之虛文也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守義必能行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成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此任將之實也庸駕下才本無智勇見敵則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差不立賜與過虛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必適足致其慢聽言妄誕張大之語冀其朴實用兵之功者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瘦老病弱外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置營房以安其室家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所畏信者董其部伍申明舊制階級之法以變其驕恣悍恃之習校之以精甲仗之以利器進戰獲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演則誅其身降敵則殺其族今在必行分毫

不貸此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失变色不悅幸其無事則已矣教習擊刺叫噪嗚鳴知有聚戲金鼓旗說曰挺小隊皆鈔靈人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亦不敢自保者治軍之虛文也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墟土地日蹙衣冠黔首為血為肉以此六虛行乎其間陛下戴黃屋建璽殿質明華出虜雉尾金爐大侍兩陞仗馬肅立衛兵走而拜父贊者引百言以次入奉起既退宰相大臣早早而前播笏



出秦司晨呂晨正則駕入而伏出以度日而國勢日卑彼粘  
罕者晝夜勵兵河越岱電掃中原土地遂有吞吸江湖蹂踐  
衝霍之意吾方挾靈器茫然未知所之此則為天子之虛  
文也伏願陛下留意實効勿受虛文奮發慷慨而力圖之  
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寡國威綈挫臣常建言乞  
進發京師宿衛赴行在又降華仗於兩節福建江東西湖南  
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京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  
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漢高  
祖大敗於成臯與數騎渡河晨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  
諸將軍遂復振陛下今欲於劉韓張辛四人之兵有所易  
置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舍  
之夷踞桀鷲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

使此四人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為變此苗劉之禍率爾而作

者由此故也臣謂今日在兵必不可不開一既未有以大變革

之莫先集天下勁兵以強御營之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驕

兵兵既不能妄動成就紀律則四方橫潰之軍及羣起不逞

之盜必自帖息猶有得獷不順者遣偏師以銳卒往禽滅之

遂罷招安之說况陛下以報讎雪耻為己任仗義而行天

下兇頑不義之徒固將歛衽倒戈而聽驅役之命矣漢光武

為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卒起既則又命福建團結捨

仗建汀南韶邵武四郡可得二萬人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

以俟興廢命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川揀湖捍海等兵盡付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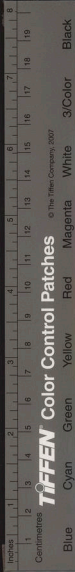
軍命江東西湖西北募弓手以存官閑田給養人得一頃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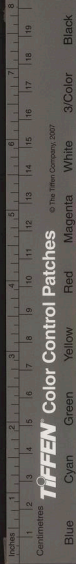
稅之外料湏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見教洞丁中





簡其精銳分番起之也成襄漢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田  
為屯田招集西河山東本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  
強壯者訓習武藝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  
肖自奮者因以任使凡此六條 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寄  
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論駁日夜圖曰擇人而為之累歲  
積日必見功緒於是時而兵弗強敵弗畏盜弗息然後歸之  
天命無所為矣不然是自弃也 陛下苟有自弃之心而欲  
於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求為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  
能矣其五曰定根本者豈非建都之謂也 陛下家世都汴  
舍汴何都焉今都城已失則必思所以克復舊物者然考天  
下之勢莫強乎關中今則力未能至按南渡之迹莫過乎建  
康今則事理不可參擇二者欲強進取之資而無形勢之失  
惟荆襄為勝春秋之特楚用是而抗衛上國窺周閔鼎曹操  
聞孫權以荊州借劉備則失著驚恐六朝建立必增重上流  
度亮欲經營中原則先分戍漢沔宋太祖欲伐魏則先廣襄  
陽資力故晉之何充謂討楚國之西門地帶趙魏得人則中  
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今方城鄧林雖非天險然漢水為  
池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原曠衍四  
通五達易入而難避也誠能屯唐鄧之田以養新兵出唐西  
武陵洞丁并施黔山軍聲聖壘列守漢 上阻以水軍防以  
正軍練以弓手民兵牽制江黃呼吸盧壽敗攻取之計成然  
後陝西聲氣相應而騎卒能至川廣之富皆可拱揖且比於  
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是康國  
是六朝舊邦其中偏隅遷延固祚亦何不可而臣獨為不可





者蓋以陛下之責與晉元不同故也西晉為劉聰并吞復能立懷愍兩君皆過弑殞故帝以琅邪王愍王都專制淮南十年之威又因人心未忘晉起而立國然傳祚十世享國百年發臣內叛胡虜外逼其得存猶綴葉露耳當時非謀臣猛將提童兵出入絡不能復取中原者亦勢使然也今陛下父兄在虜中無恙穹廕恩懷恩醜類聚其衣服飲食居處動靜豈得比中國民庶中人之奉哉其聞陛下登寶位也必且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處有日矣痛惟愆荒屈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于今數年日迫月切而獻謀者方欲導陛下南駕日表月志遂無復國之謀則未建都之所取臣所以深不曉也今河北河東之知朝廷不復顧念已甘心在社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冀陛下未忍遽棄

若更遲延歲月無以及之則怨恨陛下為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粘罕哉於此而欲建都臣知其必不能然亦何心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過江廣斥堠治盜戡然後精選二三萬人為輿衛於濠密州鄆達置營屯居室以安存其所謂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南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刁刃之餘民至于剗覆規模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雖巡幸往來征伐四出而固守不可失者以襄陽為重陛下富於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觀萬一之成者誠能堅忍聳勵生薪嘗膽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所載憂少康周宣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不足信矣陛下必謂不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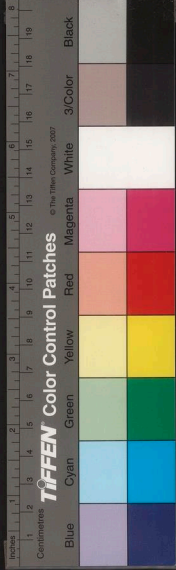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三

炎興下帙五十三

起紹興二年十月六日  
已盡十一月五日 成

其六日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今陛下之族被虜而去者衆矣所存亦無幾何黃潛善鄭穀小人之見本無遠識謂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步方梗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曾進言惴疑虛唱以恐動聖心故自南都至以淮陽誅竄之利疑忌之意相尋既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歲然豈盡於治親齊家之美意哉殆非所以鞏固基圖紹延佐命之道也為今之計宜於同姓不問親疎選擇賢才布之內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尤出衆人之上也 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以慰祖宗在天之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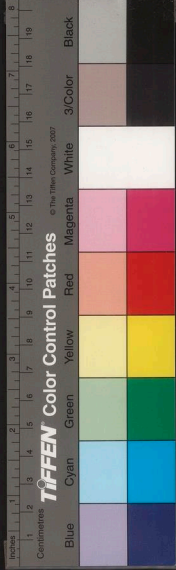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三

炎興下帙五十三

起紹興二年十月六日  
已盡十一月五日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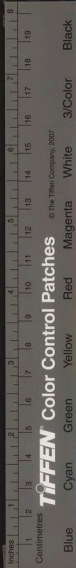
其六日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今陛下之族被虜而去者衆矣所存亦無幾何黃潛善鄭穀小人之見本無遠識謂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步方梗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曾進言恟疑虛唱以恐動聖心故自南都至以淮陽誅竄之利疑忌之意相尋既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歲然豈盡於治親齊家之美意哉殆非所以鞏固基圖紹延佐命之道也為今之計宜於同姓不問親疎選擇賢才布之內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尤出衆人之上也 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以慰祖宗在天之靈



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讎虜知趙氏之在中國者尚如此其衆既失復得者非獨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衄大之橫心立異姓之遂圖虜其火息乎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一君子進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獨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而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焉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時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返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言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王安石所之小人方新而近蕃息夫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特然則陛下求君子而用之不愛爵賞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乎君子未多時而已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惟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用盡輸之夷狄耶將以及引豪傑延致英雄是猶却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也夫以賢治衣官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今日否塞之氣充勅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夷虜非得希世異才上下內外參任用恭何由復否何由傾乎此存紀綱之一事右文左武者有國家易之道也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加於蕭曹漢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於鄧禹劉備用關羽張飛不以加於諸葛亮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於房杜非獨其禮之爭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過之意亦異今儒衰息未有鉅賢碩德立乎朝廷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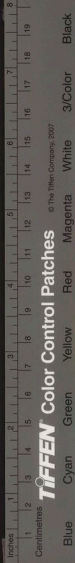
叔暉等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爲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三四人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鍾師道之役。何況古昔名將乎。而偃蹇龐然。嘗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望其向虜人發一矢哉。自愧無以稱職。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大臣所致。耳敵人方強。不可不避。乘時而動。又不能節制其兵。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及覆。循環無有窮已。其爲國家之害。豈淺淺哉。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遇近臣以禮貌。當衛衛衛朝。任氣重於此曹。天下懷才自擯之人。必頭立乎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爲。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豈皆如臣等輩。心似倪倪。下心依依。不能爲朝廷輕重者哉。忝奉內朝班綴之列。敢未近侍如沒黯之氣。折淮南誠。未多得蕭驅改輿。惴惴然於長戟大馬之中。卒五賊人。皆得以惡聲。誰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氣。從臣如此。況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夫祿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具橐鞭戎服郊迎。本朝卽官出使。序位在轉運之上。凡此蓋欲尊重天朝。習民於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侍漏院。三衙軍官於簾外倒杖聲。喏而退。今見則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而已。陛下不爲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至不哉。此存紀綱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去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絕滅。史李唱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能談說相高。不復見於行事。曰此粗迹耳。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簾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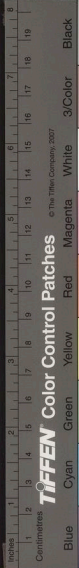
稍異於毀者則羣議而聚罵之以為怪物繆人此浮華輕薄之為言也夫欲變化風俗惟係上所好惡陛下力行孝悌則天下為孝悌者出矣陛下下御尚名節則天下守名節者出矣故今日正當賞廉白而黜貪污崇行義而斥奔競旌能實而懲妄誕貴忠厚而杜殘刻以變風俗苟反此道頽弊日甚必至顛覆而後已至若文詞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白黑誠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戒也請康二年顏博文諛佞乘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因堯舜之禪遜及為邦昌上表請罪則曰仲尼從佛貶之召本為興周紀信喪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陛下宜推類而察之以陟降多士比存紀綱之三事也法度者治天下之器魏令者行法度之具信令者出魏令之實孔子曰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垂信至於易死疑若大過特守法度固結民心非信不可也

真宗澶淵之盟契丹守之百二十年不敢輕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盟敗舉兵取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照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虜人得以藉口夫金賊何據於我哉皆契丹教之假手借兵以報中國之怨爾失信之禍一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此存綱紀之四事也臣竊賦愚下無以踰人然夙夕思之得此七策別為二十條於當世之務雖不能盡亦可見大略矣惟陛下動心加慮反覆而考為以為可行則至誠惻怛而速圖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撥事之未問不容髮往昔雖不可追然不可謂無可者而遂已也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又不難於今日乎天豈勝人大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雷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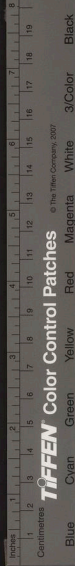
重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禍實先示象恭惟上天之仁  
眷顧陛下懇懇至厚陛下出於七難側身怨艾親近書  
史引對多士咸徹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共  
知不可誣矣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  
姓以二帝之故所望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也延二月金  
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日有食之車駕復有預防之行明  
堂遂虛陽德不親錢唐受辱之地豈可再擁六飛斷名栢仁  
高祖不宿若遂遊會幸三衢則地形窮僻危衛勞缺一貢賦  
不通財用一宮道路難且朝觀益稀郵置出深命令益渴人  
知陛下無復興之志威權損削無可看望投戈四逸孰能  
止之唐莊宗末年之事可不畏哉惟有如臣前陳思迎父兄  
誓報讎虜奮發強厲有進無退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  
然而怙恃天命之不庸釋是猶不耕于田枵腹以待嘉禾之  
旅生不績于麻露體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必無者也又  
淮斯民戴宋無已者徒以祖宗德澤沛厚之故雖甚塗炭  
猶未瓦解猶未反叛然以比來巡幸所過觀之傍道里縣之  
民一切空盡以避兵卒甚者田疇荒蕪室廬破毀生聚不保  
滿目蕭條殊非來蘇望旱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萬一淮  
泗有警虜騎羣賊具渡大河陛下又将深尋幽遠則回顧  
州縣復為虛邑必曰君王尚且畏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觀  
此安能久忍而無變亂若不望風胡跪以事夷狄則必推擇  
賢能以自保治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吏之奉遂滅亡  
者蓋本於此今宋祚之再興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  
陛下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之傳亦猶金之視昔夫





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為讎人役彼苟卿所以悲而笑之可不盪乎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爾然以至誠鼓動羣盜比連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計寇期而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澤死其志不就復與潛善伯彥所深嫉故無以澤所謀達定聽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况於陛下身為子弟誠欲北向而有為臣將見鉤擣慘於長銀奮臂威於甲兵幸四海為陛下之用笑或問字之虛中鍾邦昌劉豫受虜命專制山東若陛下親摠六師遣一介之使往諭至意開示大義許以茅土資其兵力彼之順命猶及覆手皆非甚難獨在陛下斷與不斷為與不為爾憂國事宜張浚已行措置得其聽信稍舒西顧之憂則關中尚可經營不至遷失淮南荆襄蕩蔽接連山東合徒

掣肘之患則虜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勢必分力不得合批元搗虛攻而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倦以十年為期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一清國步修上京之廟貌都葺洛之神臯遠迓父兄歸安夙闕再修儀物求固龍圖陛下於此特憂責方已巍然而稱來中興未末萬年欣懷無數其興揚息奔走忍耻臨危有如今日豈不萬萬相絕哉臣本疎外之疎無所知名培蒙殊異重惟職司注記掌書言動喪亂已來典籍廢缺官業不舉素餐是愧况親寇讎未殄戎虜憑陵致陛下鑿焉傍徨百姓未知死所臣子之義有頑無辭有知不言有言不盡苟非畏禍即是欺君震坦于中不能自己慙愚抵首理合誅夷寬仁如天特以無恐為或其言可未有輔大歎尺寸之功重名釣帛是古人所榮微臣之至願也伏惟



陛下留神察而赦之幸甚

孟庚領姚榮兵四千往建康府

罷劉紹先兵以為福州兵馬鈐轄

劉紹先知江州也朱勝非江州安置紹先不堪禮之勝非銜之至是勝非復拜相乃詔紹先于上前復紹先為沿淮防遏使紹先至建康而江東安撫大使李光都督府參謀傅崱卿見紹先來索錢糧不喜皆奏其非乃召赴行分其兵隸劉光世楊沂宇以紹先為福州兵馬鈐轄

罷王冠趙琦軍

罷王冠趙琦以其軍馬分隸張俊楊沂中

知楚州祝文叔改附于劉豫

祝文叔附于劉豫通判劉晏知楚州軍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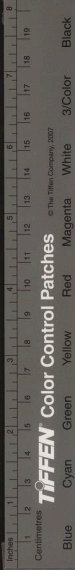
偽齊京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牛臯來降

十一月韓世忠來朝

五日戊戌詔未能還 兩宮之人

詔曰朕以眇末獲承至尊五年于茲天未悔禍父兄遠狩歲月寔深雖倚杖而求不忘於寤寐而祈請之使莫効於精誠列領瞻望心焉如疚日者於艱危之際稱秩元祀蓋以溫清意難之念請命于皇天后土及我祖宗夙夜祗栗以俟降蓋載念國家百七十年之湮養豈無忠義感發懷憤善謀之士如漢侯生者慰朕焦勞為交取之可還詎憂章之足報應四方有為謀策能還 兩宮者實封以間可行有勅當以王爵賞之播告天下明知 朕意

廬州壽春府鎮撫使王亨欲附劉豫巨師古擒送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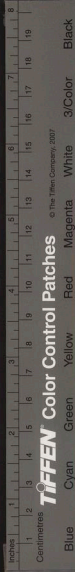


其人乎况天下之士自崇觀以來蒙被國家教養雖山林臯  
壤者谷海偶靡不承育而受思德者矣可以大國之人不如  
小國之布衣乎臣固有意於是今臣至貧至賤初非以富貴  
為心爵祿為念又非欲以片言幸陛下之用從而未嘗揣  
臣之心實無纖毫覬覦况臣曾立功於近世者屢矣亦未嘗  
論功而未仕進則今日之言無意於爵賞也明矣無意於爵  
賞而不言者非他臣恐當世之下罪我聖宋無忠臣義士故  
以臣所聞所見盡臣之忠竭臣之愚為陛下陳之伏望天  
慈畢賜養覽不唯臣一身之幸將為社廟之福天下生靈之  
幸也臣竊觀陛下有孝悌之大德而二帝之間不通  
陛下有湯武之聖明而敵國不已陛下有太王之至仁而  
土地之封日削陛下躬堯舜之節儉而國用之富不饒

陛下震雷霆之天威而盜賊之鋒未戢比此五者非特臣得  
以疑之使三尺之童有知有識亦將有所惑焉何哉二帝  
之間不選者臣竊謂非陛下忌父兄之遺也非大臣忌君  
父之恩也蓋亦人力有所不及思慮有所未至焉臣竊觀趙  
王入燕也使者十輩既不能達國之音又不能全身於外當  
時在朝若張耳陳餘之徒非不賢也非無謀也獨不如一廝  
養能以片言說燕卒與其君俱載而歸今兩國之難未解而  
鼎峙之形已分使者雖數十輩金帛雖數十萬難免為齊之  
盜乎此遣使不如用廝養明矣敵國之陵不已者臣竊謂  
陛下忍小耻之太過也示小敵之太怯也蓋戎狄之性譬之  
狎犬若或避之從而吠嚙臣竊觀晉之陵晉也與師百萬  
力足以移山岳鞭足以填江河謝元以計沮之敗洳泚水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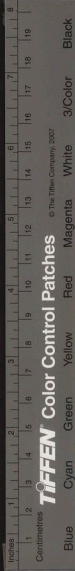
使當時忍耻示怯奔而避之由江迤南當為秦之屬郡矣故  
古人有言曰可以計勝難以力屈即此觀之雖得閑將十萬  
不如一謀士明矣土地之封日削者臣竊謂陛下視疆場  
之大輕任藩屏之太易也臣竊觀越王勾踐之脫於吳也嘗  
膽以苦其心任賢以廣其謀雖一飲一食未嘗不以戒吳為  
念故當時其耻雖大其國雖削數年之間復其強而雪其耻  
當今陛下國政之屬如大夫種者誰歟軍旅之託如范蠡  
者誰歟然陛下移蹕而去之者屢矣百姓從之者如歸市  
雖太王之仁不過此也昔太王之去邠而之岐山今陛下  
有戒夷狄之心復父兄之仇此臣所以曉夜為之太息不平  
國用之富不饒者臣竊謂陛下千里寄託之非人四方土  
地至曠也臣竊觀司馬宣王之輔魏也先廣田蓄然後為藏  
賦之計當時節艾着濟河之論又凍亡田之利其言以二萬  
人止淮北以二萬人屯淮南合四萬人之衆且田且守歲入  
米五百萬斛十萬之衆可給一年之食臣竊見今日自常潤  
抵界至于大江極目百里盡成荒墟所謂良田不知其幾千  
頃自淮也南荒蕪之田又不知其幾千頃疲卒既多沉官不  
減若於此時且耕且戰則軍食何患不足矣盜賊之鋒不息  
者臣竊謂陛下姑息之德太厚而殺戮之威不張也臣竊  
觀宓子賤之治單父齊寇至魯人不及自刈父老請民出刈  
宓子不許且曰今年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則其  
得民樂有寇也其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之盜賊未戢亦樂有  
寇之類也臣竊意盜賊不可不滅昔光武中興未嘗不以許  
賊為死敵殺之則彼畏而自息招之則彼安而復叛臣以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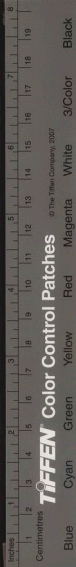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用盜賊攻盜賊則草寇無患乎不平矣此五者雖若國之急務然猶未足為陛下輕重臣復見國勢如累卵之危生靈有塗炭之厄臣曉夕為之寒心臣竊聞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奄有九有帝卷八荒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北極單于南底交趾四方云大國下臣服當其四夷未賓之初止有中京錢椒望風納土由是置五王宅以待其自至其後李煜欲以臣屬乞為藩屏遣使請命太祖皇帝曰天無二日敎庭之上豈可容軒睡者是欲天下中國一人也明矣創此基業垂之上帝可謂盛哉太平日久偶因邊臣失守致使虜人長驅而入賴祖宗之靈社稷之福使兆民有託于陛下下當時龍興南都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孝慈不忍父兄之遠播而居其已破之城今此駐蹕又在東南之一隅臣竊為陛下疑之不識陛下欲復祖宗之故業乎止欲為東晉之南據乎臣竊謂後祖宗之故業則陛下有萬世垂統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世祚然百年之計尚恐土地日削社稷日危亦未必安於百年也臣聞自淮迄北見屬偽齊自古夷狄不能有中原此舍人以中原攻中原者近世說者必曰朝廷賴偽齊以為藩籬以捍金賊臣竊謂不然夷狄之志志在乎足中國之志志在心腹不識說者將謂偽齊今不為盜能保其子不為盜乎能保其孫不為盜乎不識偽齊俟虜人既定之後去借偽之大號還土地之故疆乎為復割據中原久假而不歸乎若曰臣無代君則武王何為而并天下若曰國無並立則隋高何為而擒叔寶良由勢不兩立尊無二上者也昔李齊之強猶不敢久借帝號



今日故人竊我名器不歸他人獨授劉豫則知豫必以姦計  
為金人謀也既為謀主則無臣子明矣况人臣之位與人君  
之尊不可同年而語彼肯捨尊而就卑乎則知劉豫無復納  
款又明矣臣嘗譬之臣室之家假人以堂堂之奧而自廈門  
廊之隅則居堂堂者豈無吞門廊之心乎今劉豫所以早辭  
自遜者良由人心未歸而羽毛未成爾縱使劉豫止欲割豫  
一方豈不為姦稚開基又况自古南北雌雄之勢但是以北  
并南未聞以南并北者也臣竊觀國之所重者三昔我神  
祖留意太孝蓋欲籠絡天下之英賢而網羅天下之姦稚也  
興陛下駐蹕維揚之特猶有隨駕學生今悉罷去而劉豫  
乃為李校以延多士是誘陛下之英賢可知矣今諸軍士  
卒皆河北山東之人其初止因虜人所苦故偷生南方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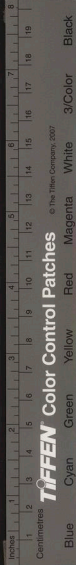
陛下升斗之養也前此兩年兵食皆足邇來竊見如劉光世  
軍中士卒一月之糧或闕其半里巷私語皆曰健兒不如乞  
兒各懷去心悉有竄志而劉豫大勦<sub>限</sub>警<sub>限</sub>黃<sub>限</sub>示<sub>限</sub>富<sub>限</sub>饒<sub>限</sub>省<sub>限</sub>刑<sub>限</sub>薄  
欽<sub>限</sub>郵<sub>限</sub>衆安民彼思卿之人有所聞豈不動忌是誘陛下之  
士卒可知矣南北往來高賈如織<sub>限</sub>軍<sub>限</sub>增<sub>限</sub>其<sub>限</sub>利<sub>限</sub>售<sub>限</sub>我<sub>限</sub>物<sub>限</sub>貨<sub>限</sub>閨<sub>限</sub>市  
無<sub>限</sub>征<sub>限</sub>阜<sub>限</sub>通<sub>限</sub>無<sub>限</sub>禁<sub>限</sub>既<sub>限</sub>關<sub>限</sub>高<sub>限</sub>賈<sub>限</sub>之<sub>限</sub>路<sub>限</sub>遂<sub>限</sub>雜<sub>限</sub>五<sub>限</sub>間<sub>限</sub>之<sub>限</sub>徒<sub>限</sub>古<sub>限</sub>人<sub>限</sub>夷<sub>限</sub>閨<sub>限</sub>折  
符<sub>限</sub>使<sub>限</sub>命<sub>限</sub>循<sub>限</sub>且<sub>限</sub>不<sub>限</sub>通<sub>限</sub>况<sub>限</sub>於<sub>限</sub>往<sub>限</sub>來<sub>限</sub>弗<sub>限</sub>禁<sub>限</sub>者<sub>限</sub>乎<sub>限</sub>臣<sub>限</sub>竊<sub>限</sub>見<sub>限</sub>朝<sub>限</sub>廷<sub>限</sub>內<sub>限</sub>外<sub>限</sub>事  
無<sub>限</sub>臣<sub>限</sub>細<sub>限</sub>往<sub>限</sub>往<sub>限</sub>皆<sub>限</sub>前<sub>限</sub>期<sub>限</sub>而<sub>限</sub>知<sub>限</sub>此<sub>限</sub>無<sub>限</sub>他<sub>限</sub>從<sub>限</sub>高<sub>限</sub>賈<sub>限</sub>之<sub>限</sub>便<sub>限</sub>者<sub>限</sub>然<sub>限</sub>也<sub>限</sub>從<sub>限</sub>高  
賈<sub>限</sub>之<sub>限</sub>便<sub>限</sub>則<sub>限</sub>是<sub>限</sub>誘陛下之行旅可知矣誘陛下之英賢則  
謀<sub>限</sub>謨<sub>限</sub>可<sub>限</sub>得<sub>限</sub>而<sub>限</sub>策<sub>限</sub>矣<sub>限</sub>誘陛下之士卒則戰<sub>限</sub>聞<sub>限</sub>可<sub>限</sub>得<sub>限</sub>而<sub>限</sub>用<sub>限</sub>矣<sub>限</sub>誘  
陛下之行旅則國之靈實可得而知矣臣竊見中國之士子  
不由科舉進者往往多不得齒於仕版至如貪賤之士雖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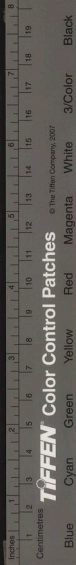
嘉謀猷非有左右先為之客無因為 陛下前則好名會祿之士豈不<sup>見</sup>如齊之心乎臣竊見中國之士卒飽則稍安飢則心離懷鄉樂土人情所同之況立隴之所繫書愁之所趨今移北就南歲久無歸彼懷土之人豈不肯有如齊之心乎臣竊見中國之商賈近緣軍興征求百倍為監官者以奉上為心以刻剝為志行旅怨恨痛入骨髓由是百物不通而征商又倍至如偽齊取民有制彼貪利亡耻之徒豈不有如齊之心乎凡此三者悉有離心則 陛下固勢日以孤老臣又見劉麟猖狂尤甚狼戾者多父子異同情逆者一借偽三年鼎勢已主今劉豫不自量力往往自此文王而以其矣柄付之於麟 陛下若稍緩其歲月彼將先收民心是食足兵形勢漸固則中原無復為 陛下有矣中原既喪則偽齊反得

太祖皇帝奄有中原坐收四方之策矣臣又聞金人重兵悉趨陝西志在吞蜀萬一不幸蜀有變動彼掣順流而下水陸並進則 陛下豈可復有乘桴之行乎臣聞兵法有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彼不得與我戰者乘其所之也臣竊謂先子偽齊則是乘其所之也又况偽齊有是無實若即伐之如摧枯拉朽爾古人有言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今之為齊若不亟平之不特為子孫患臣以為 陛下憂也臣伏觀九月有彗莖于東西 陛下肆赦其文自責可謂上畏天威之深也臣雖不曉天文疑其非災何以明之昔楚掣公子心欲與齊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占者曰柄所在者勝齊持得柄而不為備所以敗績今柄在東南所謂德之道也若不因天時而制勝臣恐復如昔之齊也故曰天與不取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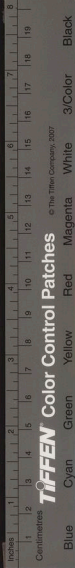


其谷臣觀東南之地本非帝王之都歷考古今未有卜世之  
久者何哉西北之地土厚而水深東南之地山秀而水清故  
土厚者其山高水深東南之地山古至今下都於西北者或  
過乎十世而潛蹶於東南者未踰於百年是亦土地之厚薄  
流水之淺深者然也又況吳越之地形勢危薄實非帝王駐  
蹕之地萬一未復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以暫駐鑾輿臣願  
陛下整我六師用張天威特回聖駕臨幸秣陵庶漸向於中  
原無久居於海隅也昔孟子曰王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故漢高祖用劉 之策而唐神堯從太宗之謀所以享國  
日乂也臣竊觀自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重假於人如帝光  
武皆親御六師獨有唐天寶鎮之權太重故有朱全忠之禍  
今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鎮之多也臣竊憂之臣願陛下

下簡練卒伍善治器甲親征不庭恭行天罰則擒縱在我而  
摧勢不奪臣竊見陛下之兵尚有百萬而精銳之士又有  
數萬若傾國出師又不知其幾萬設或併力北伐則父兄之  
仇可復而中興之業可圖臣復願陛下天謀早決如晉之  
平吳唐之伐蔡斷日寢衷不容衆議又况利於人君者必不  
利於人自利於人臣者必不利於人君且人臣趨戰於敵與  
坐享於家安危不同是棄安而就危乎今遁逃不發逼邇歲  
月皆人臣自便為安逸之謀然而臣則安矣君將危焉此正  
所謂利於人臣必不利於人君之謂也古人有言曰兵聞  
拙速未觀巧之乂也今伐齊之策萬一少遲年歲事必不濟  
何以言之金人之所利者玉帛子女且如蜀中富庶遐邇共  
知狄人留意必悉舉共攻東南之地屯兵必少加之既立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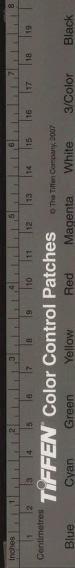


齊必以為恃况彼素敗吾怯斷不為備此中原歸于陛下  
灼然明矣兵法有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全勝之道也國  
之安危在此一舉陛下若猶豫不斷金人得芻必復立僭  
割據成國陛下土地止有東南雖有智者臣知不能善其  
後也臣聞之為王者可陞而為帝帝者不可復降而為王萬  
一止有東南不過為上國之君其去帝豈遠矣臣願陛下  
勿謂力有所未及時有所未至因循苟安以東南自滿恐成  
大禍當以歸命侯長城公自安之言為戒也臣竊觀周衰之  
末戰國縱橫循無敢戰僭帝位者今此劉豫自為亂階自古首  
亂者雖不能成事臣恐如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觀其姓名  
復符南宋此亦可慮陛下雖欲忍而容之獨如宗廟社稷  
何獨如天下蒼生何況劉老世韓世忠皆擁重兵久在江左  
坐食糜費於國有損若即地代正所謂因糧於敵者也伏望  
陛下痛察臣言上以祖宗創業艱難為念下以生靈塗炭  
為憂焚舟決戰如句踐欲殺妻子焚寶器之時誓與三軍解  
戰共存共亡則危國可以復安亡地可以復得臣聞之一人  
有慶兆民咸賴國既傾危百姓雖有穀粟安得而食諸萬一  
出師糧食稍闕亦可權借於民權在一舉明喻利害設使盡  
百姓之儲以贍軍獨不憂金人殺而奪之手臣聞之古人有  
言曰有叛卒無叛民蓋民有業而卒無生故也况卒之所仰  
者官給錢糧今既財賦不足則兵食不繼則叛心日生叛心  
日熾正如吳越所謂舟中之人盡為敵國矣今臣伏願陛下  
下重以軍糧為念昔張卬昌僭魏之時所幸士卒之心未離  
而去太平之日未遠人遠叛祖宗之德故未為國患今此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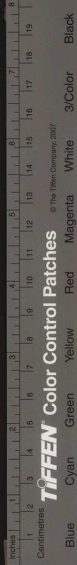


亂積歲士卒暴露日久咸<sup>數</sup>息肩正猶水性赴西隨所決而流也今若乏食其心必離臣恐大事去矣臣又見近日沿邊州軍多用武人爲守或不識字不曉法州郡被寇莫此爲甚而又或起於卒伍或招於賊徒毒心不改逆謀猶存或以州叛而順者或持守勢靈而民重念<sup>二</sup>祖宗廣土四百餘郡比爲虜人割據將去大半今淮迪南若守臣不得其人則州郡逐時陷沒不知陛下沿邊州郡復有幾矣臣以謂武人深不可用爲守至如統兵亦須擇其善者若賀若弼有謀將聞將之辦正此之謀也臣嘗觀柳宗元有言曰削尾大之軼者莫如建諸侯今之江北可謂上崩矣臣竊見近置安撫大使正如唐之節鎮各有屬郡可置節曲有分權之勢無補國之威文臣爲之則不知兵者有焉武臣爲之則貪汚寡謀者有焉設有寇至督提重兵

以自衛統節伍以奔逃或坐視而不救或伺隙以自便昔唐之割據皆此道也又况自石以來國破者必易其君國亡者未必易其臣在亡國之爲持相者未以不爲興國之將相於人君則有利害在人臣初無損益正如馮道歷事四姓是也去此就彼鑒之前代則有馮道驗之今世則有杜充陛下於此不可不自爲之計也臣竊觀周以同姓之親而昌唐任異姓之權而亡不可不戒臣爲陛下計之當今之難莫若以沿邊之郡十州之地建一諸侯以宗室之親者主之彼有人民優有社稷且耕且戰足高屨輪上合天殺下安邊庭金枝玉葉布在四方可以伐敵國之謀可以絕亂臣之望臣前言願陛下伐齊者策之上也不得已而建諸侯者策之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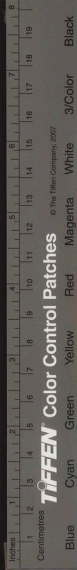
也捨此二者復有按策當俟對天顏而後面陳非絲筆得以盡也臣竊見近日遣使未出戎疆已為賊劫此乃以武臣守邊之禍然所喪雖多似乎天以其策付之陛下矣臣昔見鄴食其與唐儉為死間事與今日頗相契合古人用間為上萬一陛下以臣前言可采臣願為食其唐儉出使偽齊說謀將定陛下興師從而伐之臣雖遭偽齊罪戾之烹而忠義可以激礪亂臣賊子臣死之日如生之年也臣竊見自科臣死有三陛下怒臣任愚之言而殺之通衢臣亦死也陛下用臣任愚之言而遣之死間臣亦死也陛下不聽臣言他日如或王塌自經於木枝臣亦死也有此三者必死之道臣豈好死惡生臣實為忠義所激不顧微軀此心願為聖宋之鬼不忍為夷狄竊國之民也臣又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竊見大宋未見有肯辱肯死者臣復恐為萬世笑故以狂愚一得之慮為陛下陳其梗槩昔比干剖心子胥臨夷二子皆獲美名而以惡聲歸於其主比又非臣之所敢也今臣不貪爵祿不釣名譽不畏誅戮所以敢者敢陛下靜而思之歎陛下聽而行之庶幾上可以回天意下可以收人心况太平之數在年歲間陛下不修太平之業將以太平之業屬於誰乎臣之愚忠已貫日月臣自謂無求於陛下而陛下必有求言於臣矣臣竊觀世俗之所好者莫好於富貴今臣視之如浮雲故終始以不貪為言况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臣萬一得為太平之民豈不為優亂世之持相乎臣又見魯仲連談笑而却秦軍平原欲封之魯仲連笑而謝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



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臣雖不材特此心久矣臣曩於鄉  
曲里閑猶且志難相救危厄相助况於君父艱難之時乎臣  
臣竊見近為陛下陳其利害者其志將以求爵祿也其大  
辨以沽多譽也書或再三至于數十徃陛下見之既繫視  
以為常雖間有奇謀異策想見待過一舉今臣之書已盡愚  
衷歷陳於前無復再上孔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正愚臣  
之謂也言其拙直不事雕琢止取其利害之大意或可或不  
願謂陛下詳加擇焉平買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  
仲昧死百拜

牛鼻李橫及金人執于汝州克汝州又戰于潁昌府克潁昌府  
先是劉豫殺凌唐佐其家屬各眷杖二十拘管在潁昌府柰  
橫克潁昌府得唐佐之妻田氏歸于襄陽橫報朝廷朝廷召  
其姪孫凌憲令往襄陽迎田氏憲未到襄陽已為李成所據  
田氏再陷于偽境不復回朝廷贈唐佐數文閣待制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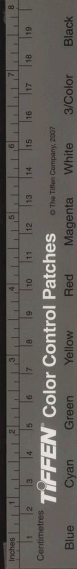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五

炎興下帙五十五

起紹興二年正月  
至十二月

紹興三年正月詭溫自登州率眾歸行在謀

先是建炎間山東兵火有滄州人李齊聚眾據沙門島密州  
板橋人徐文授靈山寺詭溫萊州農家人聚眾授徐福島溫  
無他長唯待人以至誠故能得其眾心呂頤浩為宰相也知  
海島中有李齊乃奏上取旨遣其姓某及樞密院准備使  
換董某等二人乘海船齎詔招齊使歸朝廷其勅書曰勅李  
齊并一行軍兵等朕惟海岱之區又服腥膻之毒王靈靡  
及戎德無厭爾等合閭里之諸豪冒干戈而力戰其行莫過  
所向有攻遂權實勝之凶頗獲捷封之舊愛知勇爵爵用表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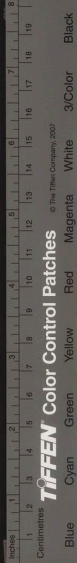
絳侯登井賦之輿圖其上師徒之閱閱緬聞忠烈良用數嘉  
除李齊先次給告授武翼即閭門宣贊舍人外一行軍兵侯  
收復到日即具功績申尚書省取旨褒擢改茲莫諭想宜知  
悉春暄汝等各地好否遺書言不多及舡乘風誤至徐島為  
溫之黨所獲送于溫所以禮待呂某重某且詢問朝廷消息  
稍知其詳遂具陳情狀差人隨舡回行在且告以李齊  
已順偽齊定時紹興元年也朝廷既得狀即遣人以武翼即  
閭門宣贊舍人招溫溫遂其率眾以二年八月到海州東海  
縣地月離東海縣十月到青龍鎮創寨至是赴行在授武功  
大夫康州刺史使作前閭門宣贊舍人忠銳第四將改神武中  
軍左軍統兵鎮官其餘將佐以次授官

賜范溫等撫諭招收勤書

勅范溫等省所奏今來京路登萊等州似此等諸頭項中心  
義之人不少緣未知車駕駐蹕息耗未肯前來伏望給降海  
行撫諭付溫等招收併力勦金賊事具悉朕昨遭左袵之  
侵頗失中原之叙九承平之故俗皆隔絕於殊邦按圖以思  
當饋而歎茲暫留於越嶠悵心閭於齊封乃聞英豪多率徒  
旅堅塢壁以自守冒干戈而直前懷祖宗涵養之休聖衷  
朕從之配嘉汝能爾為之慨然爰頒惻怛之書用示緩懷之  
意其懋舍并之力以圖興復之期趣掃腥膻永同文軌故茲  
示諭想宜知悉秋涼汝等各地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賜范溫等獎勅書

勅范溫等省所奏獎勸金賊初渡黃河溫等便遁居牢山絀  
聞本路投順遂集忠義乘舡入海據守福島山東既下北軍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於登山黃縣萊刑小高濰州昌邑密州鑿山及沿膠河兩岸  
深葦高壘合屯人馬督青州糧括創錢糧計屬鄉村拘牧牛  
馬老稚離散田野荒蕪民不聊生無以起想溫等雖尋常止  
岸或稍綽遊騎或攻劫營寨勦殺番人誓竭忠節本軍凡遇  
金賊接戰內有得功之人別有無稿賞遂量功績逐急借補  
加轉官資伏望將已借補之人給降告劄補正官資事具悉  
朕惟配虜長驅全濟不守凡妖氣之所被如滄海之橫流汝  
志存忠誠耻附于逆乃前期而避銳徑率衆以乘危隔絕朝  
廷荐更歲節偶使糧之及境附奏贖以披誠志節如斯古今  
誰及爰峻如於尔秩仍備錄於有功其共復於予封以卒成  
於汝志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涼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持不  
多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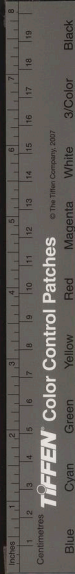
平臯李橫董先及金人戰于諸仙鎮

劉豫請援于金人兀朮以兵授豫與王師相遇于諸仙鎮王  
師敗績董先初從崔與權知高州紹興二年先以豫勢盛乃  
附于豫爰與金合州王彥戰後後歸于李橫戰金人于諸仙  
鎮也

金人陷順昌府

金人犯高州知軍州事郭隆棄城走

先是王彥在金州屢破大寇威聲益著於是宣撫司又以彥  
節制高統陝華彥曰上雖南巡不忘西顧今高統陝華沒  
于偽齊而決郡尤密尔河東異日披復故疆必自此始乃遣  
僚屬高士現部分兵將圖高統直抵盧民與大兵三遇再破  
走之遂定高州宣撫司以郭隆為知州至是金人偽宰弟郭



統撤離喝大舉圖蜀自商州以入金人犯商州隆自料不可  
當即退軍上津

金人陷金州

先是宣撫使張浚召吳玠王彥興元帥劉子羽會議于興  
元約金人以大兵犯蜀即三帥相為應援至是撤離喝盡  
發五路叛卒自商州侵入彥即駐軍漢陰以應梁洋金人併  
兵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彥飛撤召漢陰諸軍統  
制官郭進以兵三千先至來流宣發遂戰于沙隈不勝明日  
金人以官軍寡者欲脯時步騎並進虜金敵天彥日賊遂閉  
颺銳難與鋒彼所疾馳者致因吾糧食以入蜀耳盡焚儲積  
發居民趨險保聚盡督漢自石泉趨西鄉將與宣撫司兵馬  
會自此遂失金州亦會交遣幹辦官魏授來督彥清野彥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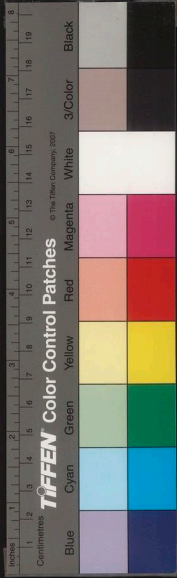
趁饒風聞會合

二月金人陷饒風聞遂陷州興元府

撤離喝以重兵犯饒風聞吳玠率諸軍倍道赴之使人以黃  
巾遺撤離喝曰吳公何來速郭玠率楊政田晟王俊諸軍及  
金人戰于嶺下敵戰皆勝王彥以八字軍至山下授玠玠諸  
軍見援兵至稍弛備玠故怒欲斬壕寨而壕寨走投金人告  
以虛實故金人知郭仲地分雖險而兵寡弱易攻及繞出饒  
風聞皆夜以輕兵襲取之仲果退走金人以精兵夾攻王所  
之背王師皆退玠斬之不能止遂焚興洋諸積走興州金人  
遂陷洋州興元帥劉子羽興元遁走軍大潰金人又陷興元

四川震恐

馬名都督府參議官牛鼻奔于西京



二十四日庚戌池州左軍及

初葉煥代王進知池州也請不用進兵用招敢戰三十人朝廷從之故進以其兵屯饒州煥到池州招敢戰三千人分作五軍是日左軍反欲與中軍合中軍已擐甲兵馬都監華旺聞之持雙刀入中軍軍何故擐甲曰欲與備耳旺曰反者左軍也你可中軍不宜動華擐甲乃大呼曰可皆釋甲不者斬最皆釋甲旺存撫而去至右軍右軍亦擐甲矣旺又使釋甲右軍以諸軍不相應遂焚天玉樓攻郭西門走出柯村煥移文王進使攻之進使兵至追趕過江星散不知所之

王庶為川陝宣撫司參議

金人陷興洋四川震恐先是宣撫使張浚以興元帥王庶議論不合移和成都庶已行浚即至興元閱視庶平日之所營

高毛舉而髮數之簿書之間得不謹奉行宣司指揮計若干件遂改庶知嘉州庶請祠浚以庶不遵奉行府命令盡奪職名而奏劾之未報至是復念非庶不可以撫葺興元乃復起庶為參謀委之巴南招撫散亡俾馳詣巴州措置梁洋一帶庶至巴急散榜梁洋境上招其軍民不數日遠近來會巴之北境米倉山下視興元出兵之孔道於是金人不敢深入撤離唱由褒斜路退兵

撤離唱既陷興洋到金牛鎮覺不安自以深入恐無歸路而王庶已在巴州散榜於興元洋州間金人死傷已過半無所掠大失望所又吳玠使舖兵傳文字皆言會兵馬守諸路隘口不放金人回歸厚犒舖兵令行金人過得之果疑面遂取褒斜路抄軍馬而去褒斜路狹隘唯可單行故凡所虜獲悉



棄之於路，珎加檢校少保充利州階成鳳州制置使。

趙鼎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大使。

趙鼎進用呂頤浩薦之也。鼎為御史中丞，則彈奏頤浩之罪。李迨知筠州，乃頤浩之客也。鼎為江西按撫，迨中朝廷乞回。避朝廷以迨易知信州。鼎赴洪州也。取路由信州。汪洋裁書謁鼎，鼎大喜，問秀才不能與鼎同行，過江西否？洋曰：諾。鼎遂與洋同行。居鼎門下有俊名，後為第一人。及第賜名，應辰者是也。

劉光世韓世忠來朝。

張浚遣統制王

王彥克金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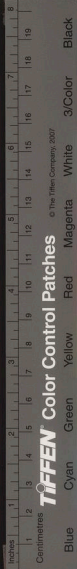
金州失利也。劉豫遣同貴偽為京西安撫使，盜據金州。至是

王彥發鎮兵，復自饒風以出。漢陰貴鎮兵拒戰，統制官許圭月橫擊大敗之。貴僅以身免。是時金州新羅兵革軍食艱，宣撫張浚乃以彥蕙本司參議駐兵閬中，以備川蜀。而留格禧以兵三千控禦金州。

權邦彥卒，聞

先是正月間，邦彥卒。邦彥為簽書樞密院直學士，知政事。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而卒。

野記曰：邦彥字朝美，崇寧四年釋褐，登第。靖康初，宗澤知開封，北兵開德府。金人來犯，澤將孔彥周敗之。邦彥隨澤乘勝追擊，欲徑至京城解圍。行及衛南，戰敗走，而免建炎二年代。盧益知東平府，遷寶文閣直學士。孔彥周為鈐轄，不相叶。彥周叛去，及金人來犯，邦彥棄城遁。降朝散大夫。三年，知江州。



四年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愚昧違傲人皆惡之紹興初以宰相呂頤浩薦為兵部尚書二年同知樞密院事給中程瑀言其謬不聽時孔夢周為舒蘄鎮撫使闞邦彥得用遂叛降劉豫邦彥在位亦無所建明卒年五十四

李橫加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神武左軍副統制

二月二十七日壬午韓世忠加開府儀同三司淮南宣撫使泗州置司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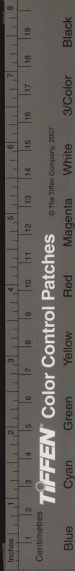
韓世忠為大尉武成憲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充江南襄路宣撫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制曰朕負黼衣而據域中之尊孰共負普天之望披與圖而懷聞外之慮其惟充推轂之求乃眷虎臣久從戎事高勳當報茲隆開府之儀大任存更忒倚扞城之略誕揚渙醜敷告治廷具官云云頃宣威令

性矜冠擻棲紅南下而馳粵為清雖嘗舉褒崇之典鐵騎西馳而荆湘維定顧未酬俊偉之功屬己盛秋方當嚴戒廉頗居困詎容鄰壤之加兵勳守邊將見敵人之遠塞少稽信賞及此移也遂除淮南宣撫使泗州置司於是古忠軍于鎮江

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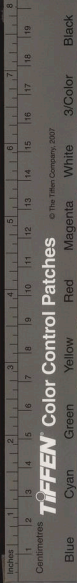
四月朱勝非丁母憂

朱勝非母莊固夫人楊氏感疾不安上遣國醫診視存問絳繹累日未安勝非數上章乞罷宰相不許至是楊氏薨于相府勝非解官丁憂勝非為宰相八月恃方經畫淮此上倚勝非以辨勝非即上陳五說謂賊當擊一者國內外軍也無慮二十萬衆月費二十萬緡黨無變通理必生因逆豫力行什一法聚歛以資虜首王師不出則豫計得行今當遣兵



渡淮取彼蓄積輦以實邊固淮南既實民力自寬則江上之  
兵可以進也而賊計沮矣二者逆豫招誘山寨及知名賊二  
十頂彼雖得之矣必為用我失之則人心必去且謂官軍  
不敢出逆賊能驟來以江南為危地淮南却為樂土今我年  
穀大稔兵力可用善取此特捋其巢穴自河以南必大震擾  
則淮此又危南江自安是金人留銳師與豫者不多我言一  
軍聲言取徐鄆實取淮揚一帶一軍聲言起京師實取光蔡  
一帶海道舟師聲言入濱滄而實取青密一帶逆豫聞之必  
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虜寺直擣毫宋所至州縣皆迎降  
彼若固守京城容有內變如曰出奔亦必成擒矣三者虜人  
被命既未而繼我以出然恐我失信或致怒敵然我師不出虜  
終不來苟安一隅已大失策况彼多詐但計強弱庸如尚

強和必不集與其使賊併力南寇曷若先破豫兵去其助一  
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此乃交謀俱伐之也前日使行  
未有要約逆豫過惡足可藉口夫師討有罪進不渡河使以  
逆歸以待和約則我不為無辭也四者淮北之民皆吾赤子  
如大軍一出當明諭將帥九州縣官帑金幣財物均以贖軍  
若不可運則稱詔以給貧民人心大喜昔藝祖伐蜀詔王  
全斌等府庫俱賞將士國家推取土疆蓋此意也五者王師  
度渡淮所下州縣只以助順土豪有功者領之可出衆者擢  
為守將伴之隨宜措置控扼險要自為守備又况有此事力  
移之淮南資糧豐饒軍勢益張兵書所謂以攻為首變弱為  
強之術也如此二三年中原可定書奏  
上皆施行之



除劉光世加檢校太傅充江南東路宣撫使

劉光世特授檢校太傅胡世將繳祠頭上上不允光世為宣撫使置司建康府尋訖州兼淮西路宣撫使

翟興贈信軍節度使以其子琮為利州觀察使

劉豫循撥道路阻絕河南消息不通者一年餘翟興之死猶未知端的至是邊報興自去年三月為偽齊劉豫所劫力戰逆馬死走上聞之深加嘆悼乃下制曰固藩維而外固摧莫大於敵豫之臣擐甲肯以先登義踰於死難之士有孰與是二者獨取名於一時宜舉卹章以昭大節程興雅好將帥之略亟勵忠勤之規糾合師徒鎮臨方面肅申權之威令禦外侮於封圻戮茲狂孽之憑凌培獎孤而鑿擊奇禍既作奮勢莫回復暉馳身復死而無恨張興過宮氣吞賊而

有餘念尔伏節之忠興予當宁之嘆可特贈信軍節度使仍賜三資恩澤以恤其後又有旨授其子琮利州觀察使

劉忠在偽地為部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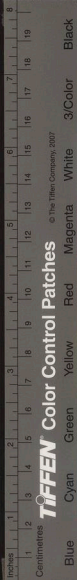
劉忠歸于劉豫也以忠為登萊沂密都巡檢使至海州懷仁縣為其部下所殺忠昔年殺張仙於此識者以為陰報其高下藏其首來獻于行在詔以其首忠

孟庶軍鎮江府劉光世軍建康府巨師古軍揚州

五月神武後軍都統制巨師古師罷

巨師古為神武後軍都統制軍于揚州歸世忠為淮南宣撫使令師古聽節制師古不從世忠劾奏其罪師古遂罷以郭仲為權神武後軍都統制

徐文叔附于劉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徐文軍于明州也謀欲作亂朝廷命朱師閔往龍巖之文覺而  
走泛海州以附于劉豫

潘致堯使金人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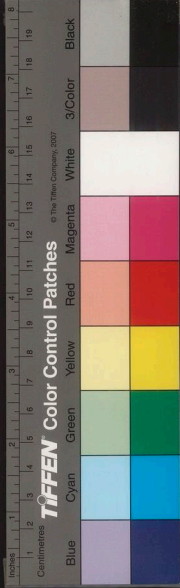
潘致堯使于金國歸道金人之意云金人要大臣來議和書  
十三日丁卯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為工部尚書撫  
諭四川官吏軍民

勅成都府潼川府利州夔州等路官吏軍民等 朕慨覽輿  
圖計安邦域眷于梁蜀自我 祖宗寬彼政刑革異時之苛  
急順其風俗俾終歲以信甲子再周于文不試怨怒之氣弗  
起安樂之音相聞緊國家施澤之深故民物極庶繫之盛  
豈雲他盜輒亂諸華流毒閩中遂肆侵陵之計垂延劔外木  
忘吞噬之心幸背城伸一戰之威獲守陰為四川之障然而

師使久役備禦尚嚴轉粟兵間固多勞苦取民賦外諒教征  
求所期暫費而求寧夫豈好勤而惡逸風膏在念使灼於中  
惟強暴弗<sub>闕</sub>一則敵當自擢摧禍亂已窮則時當自定皇天  
是輔仲成綏靖之國王化復行終底和平之舊往體至意尚  
有一心

六月韓肖胄為大金通問使胡松年副之使于金國

韓肖胄自吏部侍郎除簽書樞密院事為大金國前通問使  
上命朱勝非擇副勝非言故事副使用武臣時方難危不當  
專拘舊制遂薦胡松年為副從肖胄松年至京師劉欵見  
之松年曰見之無礙豫之偽臣欲肖胄等以臣禮見肖胄無  
一語松年曰皆大宋之臣當用平交禮聖執其說偽臣不能  
奪既見豫松年遂與肖胄長揖叙寒溫如平時豫欵以君臣





之禮做之松年曰松年與駁院比肩事正不宜如是豫問  
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幸豫曰其志何在松年對曰主上  
之志必欲復故疆而侵已豫有報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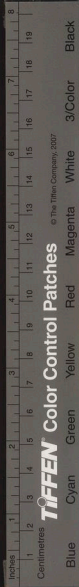
七月朱勝非起復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朱勝非丁母憂執喪居廬上遣使拿哀強起之三辭不獲  
五人踵至賜詔有念同心相與而共吾事惟二三臣其一日  
不可以遠朕躬如左右手又曰朕方興復是國盖一切當  
相權以有濟卿既安危所繫三年不從政之可言勝非辭愈  
切及叙本朝典故屬同列問陳上謂匪卿曠克任者盡  
府以待又賜親筆詔曰卿惟私親已喻卒哭之制曰朕待  
卿為政奚翅三秋邪盖恩由義斷情以禮奪古然也况成  
命已改輿情昏悅卿無滯滯以拂朕心勝非得詔皇恐不

敢辭上命督促甚至不得已而造朝復面陳皆不許即友  
歸第見賓客衣紵黑袍皂鞋帶從之雖君外治事而還家  
哀眷盡執喪之禮

劉光世韓世忠久訴于朝

韓世忠與光世更成世忠至鎮江府城下遣人入城潛燒倉  
庫為光世所擒訴諸朝王德請于光世曰韓公之來獨與王  
德直陳耳當身往迎見之其下皆不可曰身見韓公公必有  
不測請勿行如不止常以騎從不聽德獨馳往或報世忠曰  
王德來矣世忠不信儀頃德入謁世忠驚曰公誠列丈夫曩  
者小嫌各勿介意因置酒結帷而別光世移軍建康府世忠  
猶以兵襲其後二將交訴于朝上遣使和解之仍書寇恂  
賣復事以赦之



宰相呂頤浩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御史中丞辛炳吉頤浩不恭不忠之罪頤浩遂罷宰相以使相宮祠

九月呂頤浩為觀文殿大學士宮祠

辛炳再言伏覩大廷宣制罷呂頤浩左僕射以使相領宮祠制辭優厚無一字貶黜之意也臣所未諭也謹按頤浩夙率垂謬素無人望徇私強狠但有人怨兩位宰相復籍非一不特縉紳士大夫能言雖三省六曹百司之人亦能言之不特武夫悍卒能言之雖市井閭巷之人亦能言之 祖宗以來不聞有大臣如此者頤浩安而行之欺忽 陛下敗壞法度日甚一日旁若無人不知頤浩何所持賴邪臣嘗疏頤浩

不恭不忠之罪欲望悉付外廷以明是非竊去將相崇資以正賞罰於是改觀文殿大學士宮祠如故

岳飛來朝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

先是飛駐軍于洪州也趙東淵為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洪州駐劄飛因飲酒大醉歐擊東淵幾死安撫使李回奏劾之至是上戒飛飲酒飛自此不敢初有旨任士安交軍馬與飛士安授江西總管洪州駐劄飛支犒設帶甲人五千輕騎人三千不帶甲人二千士安有隱匿入己飛決之一百士安以病瘡卒郝晟乃其統制也士安在湖南所部乃辛企宗之兵也交兵與飛而統制毛司禮反飛撫定之李回帥江西也傳選駐劄于江洲李山駐劄于蘄州聽回節制飛皆乞為統制亦乞東淵為統制於是飛始能成軍



趙鼎為沿江制置大使

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十將軍馬皆撥付張俊

撥軍馬付張俊乃朱勝非建議也後獨留忠銳第五將在朝  
廷餘九將撥併故忠銳第五將至今猶屬朝廷也

朱勝非解特餘服

制曰人主之論

相

德則朝廷尊大臣之表萬民制行為

天下法曠予宰弼越自閔寤既殫徇國之勞靳盡慕親之志

參稽古誼與解

大

撥置告治朝用孚臚聽起復左宣奉大夫

宇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  
史義陽節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朱

勝非高明而肅艾並重而裕和學足以貫天人之本原量足

以任國家之大計蚤時倚望首被詳延一登綱轄之嚴丹東

鈞衡之重德業寢觀於久大謀護備整於忠嘉自陟此以經

哀方倚靈而銜恤屬時多故圖厥老成式從奕禮之權坐復

經邦之任尚資遠略共濟康功奪人子之至情願非得已舉

三年之通誼茲爰有陳朕惟篤君親之愛者所以厚人倫

存進退之正者所以厲臣節重違爾請庸慰母思勉循去位

之私俾遂執喪之懇於戲安危普注雖倚重於社猷忠孝兩

全庶免終於令聞益懋顯揚之美助成廣愛之風可從其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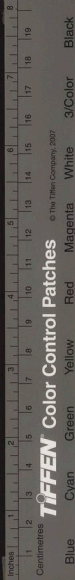
解左宣奉大夫守書右射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

院事監修國史義陽縣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食封一

千一百戶持餘服王者施行

詔移劉光世池州韓世忠軍建康府

十月吳玠加檢校少保鎮西軍節度使陝西經畧使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十八日己亥偽齊陷鄧州出軍南襄陽文西臨襄陽

劉豫陷鄧州以齊安上偽知軍州事

二十二日癸卯李橫棄襄陽府偽齊陷襄陽府

劉豫遣李攻京西成既行鄧州而豫之衆有來歸襄陽者鎮撫使李橫以為寇至遂棄城出奔成遂入襄陽是時李道亦棄隨州豫以王嵩偽知隨州嵩本桑仲後軍統制背仲歸豫故豫用之橫既棄襄陽未有所向金人趙去疾勸橫以衆歸朝廷橫然之橫在襄陽也岳飛遣張憲招之不從至是橫自黃州渡江徑往洪州授安撫使趙鼎知之馳往洪州後橫一目至橫已參鼎矣飛責橫不相從之意橫戰慄伏罪而已後鼎發遣橫赴行在分其軍明年岳乞董先為統制官入有李進者小名號李僧兒軍中呼為八洞鬼初為桑仲統制

官時俊乃李進下第三人也亦在軍中州

李簡棄鄧州偽齊陷鄧州

劉豫既得襄陽進兵侵鄧州知州李簡不能當乃棄城而遁鄧州遂陷豫令荆起偽知鄧州起班直也豫謂有才而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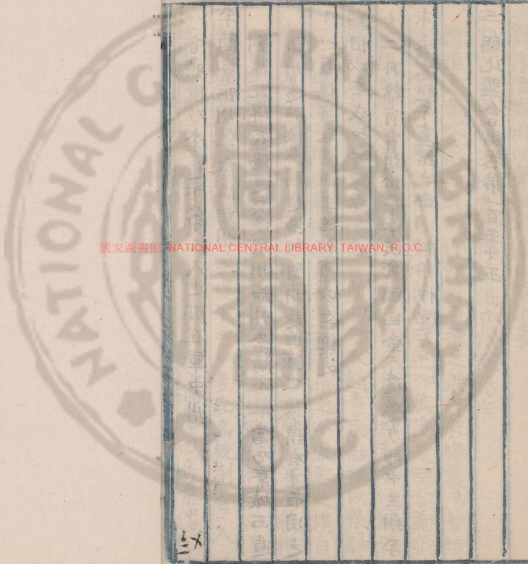
十一月偽齊寇淮西王德新賈以兵禦之

劉相以李成知襄陽府

十二月韓肖胄胡松年奉使金國回金人遣職方郎中王翔李求壽來趙子畫館之命胡松年押宴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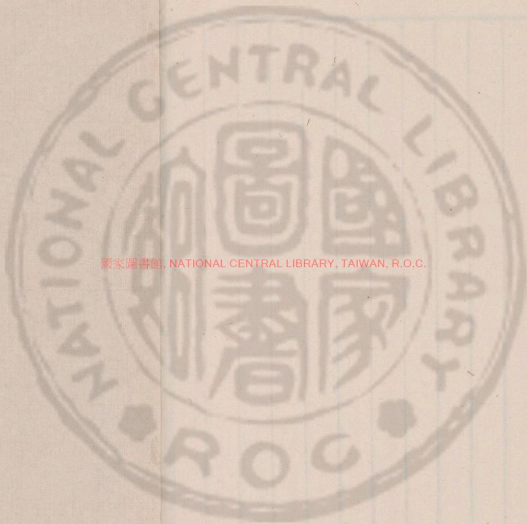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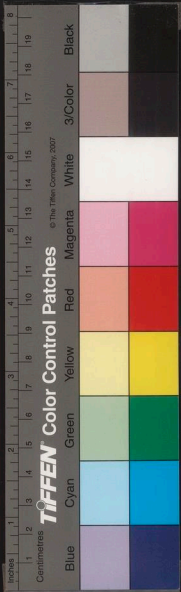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5  
三  
五  
七  
九  
十一  
十三  
十五  
十七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五  
二十七  
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五  
三十七  
三十九  
四十一  
四十三  
四十五  
四十七  
四十九  
五十一  
五十三  
五十五  
五十七  
五十九  
六十一  
六十三  
六十五  
六十七  
六十九  
七十一  
七十三  
七十五  
七十七  
七十九  
八十一  
八十三  
八十五  
八十七  
八十九  
九十一  
九十三  
九十五  
九十七  
九十九  
一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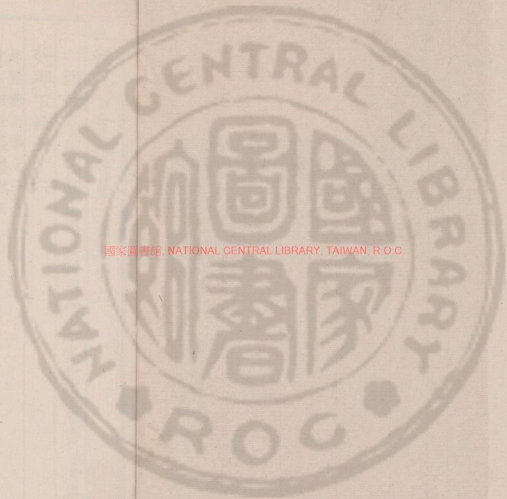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册  
 突興下帙  
 卷一百五十六  
 卷一百五十八  
 卷一百六十  
 卷一百五十七  
 卷一百五十九

起紹興三年正月十二日  
 至四年七月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4020 v.33





三朝比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六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交輿下帙五十六

起紹興三年十二月  
十二日壬辰盡其日

十二日壬辰右迪功郎新授監廣州賓口場鹽稅吳伸上書

書曰右迪功郎新授監廣州賓口場鹽稅吳伸謹齋沐裁書昧

死百拜獻 皇帝陛下臣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日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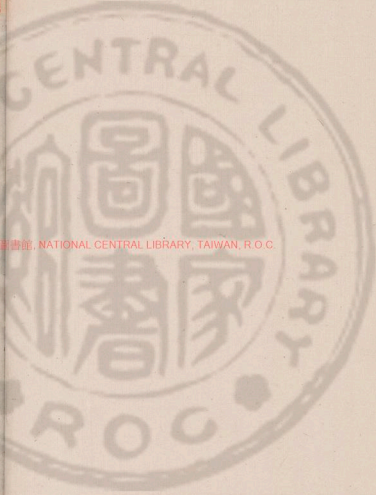
出則爭光王並立則爭強勢不兩並尊無二上者也昔劉項

共興爭奪相殺卒分雌雄之勢陳隋兩立強弱相陵遂興吞

并之師故忠人之國者願殺身以成仁不務朝而事主若商

之夷齊齊之王蠲是也今南北真偽之君淮沐如鴻溝之

界忠臣義士一念及之涕淚交頤臣雖不才而慕夷齊之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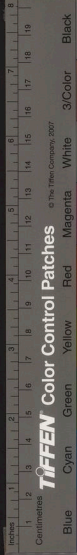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懷前人之卓行昨君畎畝猶存憂國之心今荷宸恩豈忘  
報稱之効臣頃自布衣陳芻蕘之言者良由忠誠貫日義在  
捐軀而陛下不以臣愚不肖聽其狂瞽米其惠慮臣自顧  
無左右先爲之容獨以片言上達宸聽蒙陛下知臣於草  
茅之賤命臣以初品之官臣之遭遇又非特賈生馬周之比  
也臣上有垂白之母自受命之後豈不能歸拜慈親誇耀鄉  
曲仰念有君如此之臣如此之賢聽諫納言雖唐虞之主不  
過如是矣臣當誓報聖恩國爾忘家臣生則願捐軀如王蠋  
以激勵臣子臣死則願爲厲崇如張巡以殲禍敵人臣之忠  
義上徹白昂自謂移孝爲忠正在此時故雖過門而不入也  
其勤勸念念唯興利除害是圖慮危求安是務於是遊江浙  
之塗乘往來之議視敵人之虛實觀國勢之安危講將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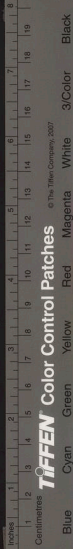
賢愚論財賦之得失究士卒之能否瞻天時之變動察人事

之從違訂禦侮之後先臣既有所知聞不敢自默復以管見  
上關天聽伏望聖慈察臣無覬覦之心憐臣有忠義之節特  
賜睿覽使臣區區冒聽得以陳前臣雖受僭越之誅赴之鼎  
鑊亦爲快幸臣聞之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邇者金人逞其狼  
心肆其蠱毒驅脅我宋賊殺無辜屠戮生靈發掘墳隴奪其  
子女攘取金帛雖浮圖佛宇名山神象靡不受害觀夫彼之  
暴興豈不暴亡又况兇殺之氣上聞于天毒害之暴幽及魁  
神天將悔禍殄滅有期圖讖所載死亡無日觀其謀謀止於  
金帛子女而已今天下殘破兵火幾遍獨我西蜀富庶有年  
賊人窺伺蓋亦有日適因險阻未能即下故悉驅犬羊以爲  
蟻附彼既傾衆以西則劉豫孤然而東豫之孤危得不設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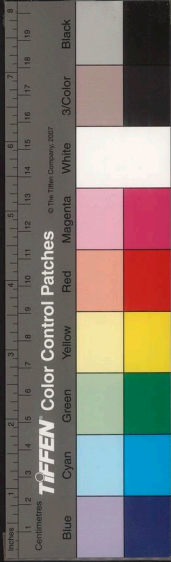
即此觀之敵人虛實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中原者天下之根本也四方者中原之枝葉也秦漢之君莫不得中原而後成帝業唐室之亂至于二三如明皇德宗之時是也其亂之甚不過數月或年歲明簡而皇綱復振者無他良由即復中原則四方定今陛下以聰明睿智之資應命世千載之運承大統於已危之時振中興於顛覆之末夷夏之圖讖之有歸符瑞表天下之有證是宜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乃屈翠華之尊而幸蠻海之隅臣未知曉也昔太王居岐以避狄人今陛下居吳以避金賊太王之所避者特一狄人爾正如兵法所謂不敵則能逃陛下之所避者復生劉豫獨不念國削則身危之謂乎况金人得吾土地不能守得吾人民不可用正為貽患害於劉豫昔元帝渡江終晉之世不

能中原當特借竊皆胡虜醜類猶且不能制矧今劉豫以中國之人而據中原之位乎臣一思之略無生意萬一劉豫未滅則國之安危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苟以世胃擇人則趙括為名將之後必能全勝苟以勇銳擇人則武信君有戰勝之功必能自保今陛下付兵權之重寵爵位之尊不過二三人爾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也其有戰勝而驕則武信君之禍可戒也又况國恃之為安危民恃之為司命豈不可擇嘗聞古之命將也以謀將為先聞將為次智將為先猛將為次臣於大將則兼智謀而有之尚欲其通古今之成敗如孫權呂蒙統學走以及觀古之為將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唯國是憂故戰則必勝攻則必取後世有異此謀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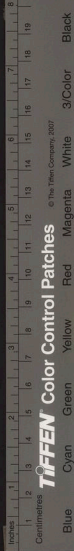
不覆敗昔唐之衰也首因黃巢之亂當時諸道節鎮擒一黃巢如摧枯拉朽爾人各坐視留賊邀功卒唐使祚不能支持今劉豫無黃巢之衆而陛下富唐室之兵其如諸將自為之計坐視安危何況夫庸將之見但求利已豈復憂君蓋賊滅則將帥無邀君之權士卒無頻濫之賞其有包藏禍必者則坐觀成敗恃其主兵斬成跋扈古人師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講廉藺之歡由此觀之將帥賢愚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上下征利其國必危今之主將無非營私皆公器國害民之徒何以明之居於市則有回易之庫居於水則有回易之舟所至擅摧酷之利則官課為之不登州郡恣無厭之求則民力為之疲耗坐糜廩祿無補事功加之主將利其家則士卒利其身使民無措手足之地孔子曰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古人居則隱矣於農出則因糧於敵且如羊祜之鎮南夏也初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歲之積曷嘗須求國家月費德計止自營田之利以勸羸弱之兵臣觀今將帥征求市利無所不為止速私家之富靡卹國用之殫况國家所入止有東南數郡其得既少於昔時而其用復倍於曩日良由諸軍唯慕虛聲不求實効廣收羸弱之兵以益請糧之數觀其一軍之內堪出戰者復有幾矣備虛名者又復有幾矣以有根之物而贍無用老弱之卒則財賦之得失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人無勇怯唯其所用世之說者必曰吳人怯而汧隴之人勇昔吳王夫差敗齊於艾陵魯晉於潢池兵無敵於天下則吳人安得謂之怯符堅擁百萬之衆當淮淝之敗單行露宿聞風聲鶴唳而恐敗汧隴之人安得謂之勇今國



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古人有言曰  
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以刑則勇勇人使以賞則  
死臣觀西北之兵刑不可以威賞不可以勸何哉良由雜鳥  
合之徒混招安之衆刑之太重則去此而就彼賞之太輕則  
志惰而心離又况諸軍無非潰亡之黨子女既足金帛亦豐  
常人之情無子女則以子女為好無金帛則以金帛為善今  
二者將自富士亦不乏彼不待賞而足又將何以勸臣觀今  
之士卒當其敵人稍息邊境寧則偷生戎旅以干廩食者  
或暫當移屯驟爾行役且興悲謗之辭欲生奔比之志况於  
臨敵用命豈不潰亡由此觀之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之也  
臣聞之蛇虢天東晉所以止於吳而不能有中原故曰天  
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自艱難以來金人徧徼一陷維揚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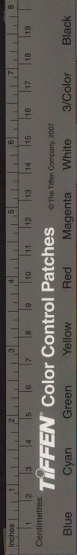
驅京邑縱肆犬羊凌雲行在社稷之危甚於綴旒賴曆教之  
有歸致舊物之不替虜人一去四年不敢加兵益亦知我宋  
方輿而未艾也奈何犬羊無知悖逆天道假神器于劉豫分  
神州為偽齊雖欲使中原自相攻取而天祐大宋億兆攸歸  
曾無有二故日月奔明星辰順紀上則元象無差次則兩陽  
協序古人有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謳歌者  
無不吟諷徽猷訟者無不思于聖德由是天意漸回而中  
興有兆臣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百姓歸往之  
謂王百姓去之則為匹夫臣竊觀京畿陷喪九服崩離天下  
囂然將帥士卒解不背叛忘君親之辱偷一時之安大臣或  
降於虜將士或散於盜辜負國家蔑存忠義往往十有八九  
獨我宋民懷 祖宗之德樂 陛下之仁從駕者正猶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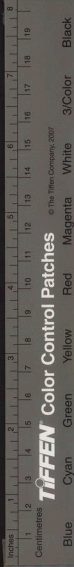
之歸市太王安業者正猶百姓之謳歌大舜衣帛首飾悉圖  
二聖之歸凋弊瘡痍復欽戴天之報迺無異言遠無異望  
咸有一節初無二心今天下但聞卒叛未聞民叛何以驗之  
臣聞京東之民見屬偽齊劉豫行十一之征可謂取民有制  
民以為雪痛思宋德南望王師如早望雲單食寧樂家家為  
備積穀助糧人人有心巷聞後后之嗟里有來蘇之望民心  
如此宋復何憂臣以謂人事之扣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先  
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故事有緩急勢有先後昔東之有全晉  
吳者以其得淮南故也當符堅興傾國之衆取孤旅之晉設  
若恃長江之險退壘江左縱使壁泉未即南渡而對壘注上  
相推歲月則晉豈復有百年之永乎賴謝安之謝謀元之銳  
迎敵于壽春敗賊于淝水所謂得先發之道也今淮南虛有

屯駐之名而無必戰之實衆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

萬一賊人得計奪我上流奄我淮甸掠我州郡對壘江傍勝  
負雖若未分而雄雌豈逃一決若坐以相持久於歲月使舟  
車不能通糧食不相及備前而後寡備左而右寡豈國之利  
乎今淮南非特唇齒之地實腹心之圖臣聞賊人窺我襄陽  
則凌侮之前不下而可知也今夫之敵人之虛實則之人不  
可不先也知國勢之安危則圖難不可不豫也臣觀之將帥  
之賢愚則委任不可不擇也知財賦之得失則國用不可不  
圖也知天時之變動則天與不可不取也知人事之從違則  
民利不可不與也知陵侮之有萌則敵謀不可不伐也臣觀  
天下之情當其事緩之時則可因循及其急迫之際則宜力  
斷命天下可謂急迫矣臣聞之中原者譬如國朝之心西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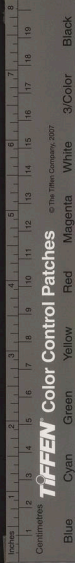
者譬彼國朝之腹中原既割據為偽齊西蜀復幾陷於胡虜  
如人之身心腹割裂其能活乎向也國家之難繫之存亡何  
哉東南之地不過百郡土地日削形勢日卑於天下無三分  
之二其地使一也地傾而人衆山多而物稀居中原之一偏  
其人貧二也其土薄不厚其水清而不深無與王之氣非帝  
王之州三也有此三者雖陛下謙德自保於全吳至仁不  
爭於天下而百萬之師坐寮陳祿一歲之間國出下資設有  
旱乾水溢之年將如之何又况土地日削則財賦日少則何  
以給士卒之費乎臣竊謂中原不取則帝業不恢中興無期  
危亡有兆何則金人雖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且  
如金人其來其時其居不久來則避之去則復業此不足慮  
也明矣且知劉豫以臣竊用虜僭君素無人望唯多詐謀  
彼以一旅災象當孤危之時下一平之設有大於劉豫優據  
一方將何以處之嗚呼晉室之亂起於元海維踵僭竊終不  
能平汝晉之世不復故疆今劉豫恃金人之勢靈不臣之心  
自揣悖逆與我聖宋必不兩立勢無俱存彼若以剗害痛誅  
金人進屯淮古雖不交兵縱未南渡兩軍相持積之歲月必  
有存亡將何所逃臣以謂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昔辛拈有  
言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我不一大舉掃蕪則  
衆役無臣得安今陛下國勢存彼之危不毅然舉兵以決  
勝負臣恐因循歲月大禍將至臣嘗譬之病者沉疴積月而  
藥石自疑服之溫則疑其實服之涼則疑其虛雖有醫一議  
論不同處之無斷既或藥石遷延歲時殊不知日月既深病  
亦弥篤達至膏肓醫所不及臣以謂今日時勢存亡顯着事





理灼然若曰今日未可舉兵不知何時而也可兵法有曰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今天下之人皆之以不戰為善殊不知力能勝人謀能制人不則不戰為善臣竊評天下之議者不過曰金人之衆昔王莽非不衆也以符堅之強王莽之衆光武東晉避之可也不戰不可也唯其勢不可避亦不可不戰因其必危必亡之勢而為死戰却敵之計是以成功臣竊觀自喪亂之後未嘗接戰或遇敵非因戰敗多由潰敗今無戰勝之功而責人自服亦不難于又况皮弊不足塞其貪事之以皮弊則不得免焉大馬不足以充其欲事知以大馬則不得免焉金玉王令以獻其求事之以金玉不得免焉和義不足以其信求之以和議不待免焉金人反覆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其志不特以中原攻中原已將

以并土地也非特欲吾土地也將以危其社稷也臣竊謂祖宗創業之艱難累聖繼承之不易天下一統垂二百年今罪足分列於賊臣國勢受制於胡虜雖有大江之南已矣祖宗之業向首中原神人共怒高宜力謀克復以雪大耻况彼吞并之禍已兆而危亡之禍特及豈可不為之計已臣聞金人以劉豫為所為愛以中原為謀臣願先奪其所愛伐其所謀彼必氣鬱膽喪萬一蓄惡不悛長驅復來使其深入誓師血戰痛掃醜類彼必蹈符堅之覆車而陛下幸光武之中興矣昔晉室之強取吳之弱易於夕掌議論異固至于數載設非羊祜謀之於前而張華杜預贊之於後豈復成功臣以此知能斷大謀者少而樂因循者多也臣嘗聞吾終則傾物極必歹昔光武以數千之衆當王莽百萬之師謝元以已



萬之卒迎符堅九十七萬之衆強弱固不等矣鑿莫固不敵  
矣卒能敗王粵之衆歟符堅之師者無他正於兵法所謂提  
之亡地而後存陷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今人無王莽符堅之  
衆而陛下數倍光武東晉之師加之否終喪亂危於光武  
東晉之時不一大舉其將焉恃又况今人不能自却劉豫不  
能自滅固論未能僉同將帥未盡樂戰雖陛下有宗廟社  
稷之重繼統承休之託止則有君父載天之誓下則有黔首  
塗炭之厄利害繫乎陛下一人前前書論馮道杜充詳矣

伏望應天順時恭行天罰願宸衷之獨斷無禁室于道嗚呼  
二聖蒙塵於沙漠豈不朝思暮想望陛下復中原而為

歸期宗廟遷移於亂臣豈不出愁真念望陛下復中原以  
歸祭祀陛下幽明有此責望豈可安於東南而不為克復

計也臣固知陛下天姿純孝懷思二聖屢軫聖憂胡

望遠瞻慈慘天地蓋亦忍恥含羞以圖後効雖天聰之鑿矣

奈衆議之不回致使稽遲歲月坐待危亡臣竊觀陛下下

求言之詔開忠讜之路可謂有意於中興矣言之悖謬者無

罪言之切當者有賞可謂有意於聽納矣今雖賞可采之言

未可行可采之事豈左右之臣以謂許不出已功不在身報

一偏之見而惑陛下之莫歟歟不然何其能善而不能

用已今臣敢陳痛切可見萬一復有議者以臣狂妄沮惑聖

斷伏願膾臣之心以謝不忠之臣臣竊觀回祿之禍載歲為

災雖生靈之可傷亦天意之有自然天道幽遠人所難測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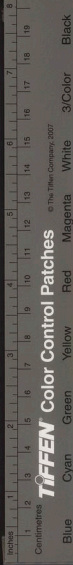
臣以臆說敢誠明之夫火生於寅其在於午宋火德已駢驛

南方正當牝地故其患不在於朝廷而其災常及於百姓今



上象無變而大災屢焚豈天亦欲陛下歸中原以正其位乎不然何其屢禍百姓以為警戒陛下誠能喪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念生民之無辜知火德之獨旺整我六師克復神京上則順於天道下則安於百姓則今日之災安之不為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早魁乃為生民之福也臣又聞國史之來問好雖通以臣料之情亦可慮何則全人牙覆詭言萬端可以力勝難以義服金比之來非固有變故則重有須求臣聞道路之言全國近年自相吞噬夫戎仗之姓譬猶犬已居則搖尾相憐食則怒相視飲其必爭可試以肉今也子女玉帛富賊其目因此爭鬪亂復何疑萬一果如道路之言則劉豫孤立無所救援必籍來使安此人情緩我歲月胡不聞唐儉為使而李愔因之食其為使而韓信襲之已驗之禍不

可不戒設或無此數謀必將重求割地厚責歲幣強我於難奪我必爭從之則國削身危遣之則起瑕生釁其從與盧將何以處臣以此思之畫則忘食夜則忘寢痛為陛下惜也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須求臣願陛下陽諾陰虛俟其還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臣竊觀當今天無變象於上人無離心於下時哉時哉機不可失陛下不於此時親御六師躬行天討則必有後時之悔也臣竊見陛下設高爵以寵將而將不加勸竭廩祿以贍軍不加銳彼敵戰之士一歲驕惰於一歲而懷鄉之卒一年若日繕甲治兵養銳待時臣未之聞也臣觀今之兵權委寄太重且如衆軍相呼必曰某姓某家之兵觀其稱呼自相爾汝履其權勢必不統一嗚呼食土之毛莫非陛下民今不知有陛下但知



有將帥者無他良由下推太重而上威不張也平居無事既相爾汝互相相誇詡為已軍萬一嘗敵誰肯相救臣以謂

陛下若不收回兵權親御兆衆方且姑息將帥之不暇豈能却強敵而取中原乎臣觀今之士卒已無關心其論敵戰心不若淮南之民而淮南又不若京東之民臣聞京東之民苦

於劉豫思我聖澤猶子懷父大兵臨境彼必倒戈自為攻取有征無戰但當明其政刑戒其士卒吊民伐罪蕭諫無繹駭

若侵京東之明自戰而勝則吾之士卒豈不懷慚自相激勵軍威既張士氣復振然後薄伐醜虜克復故疆夫何難哉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臣雖至愚豈無

一得古人有負日之暄欲獻於其君者其謀雖拙其忠可嘉今臣以至愚之言而類負暄之獻區區之誠蓋亦可見臣非

得已而不得已者况臣已蒙 陛下命之以官夫復何求良由

忠唯許國義在救危止之變君不知斧鉞之可畏也止知憂

國不顧微軀之存亡也於是譏諛不已復有所言蓋臣之忠

義能為人之所不能也今臣所陳或有采可願 陛下試臣

以難萬一忠義之跡言於行為臣其膏其斧鉞以戒天下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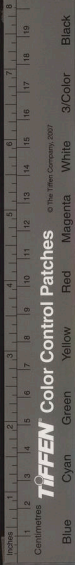
生况臣初非自銜亦非躁進實以國家存亡為憂中有憂杞

為念偏齊未滅臣無生理臣恐知夷齊死於國亡之後無補

敗滅故始以天無二日為喻而終以必擒劉豫為請言雖率

爾其理甚明伏望 陛下聽而納為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于

冒見疏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伸昧死百拜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七

炎興下帙五十七

起紹興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已卯盡二月十五日己丑

紹興四年正月樞密承旨章誼中書舍人孫述使于金國

二十九日己卯右迪功郎執授監廣州實口揚鹽稅吳仲再上

論大臣非喜書

正月二十九日右迪功郎執授監廣州實口揚鹽稅吳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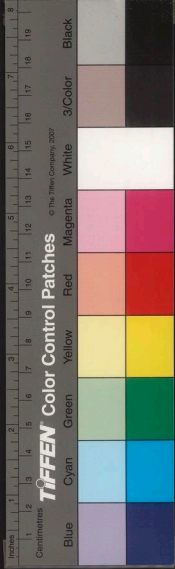
謹齊沐裁書昧死百拜獻于皇帝陛下臣聞趙襄子見國

於晉陽罷國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授上賞五人皆怒

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者惟赫也子雖有功

皆驕寡人孔子聞之曰趙襄子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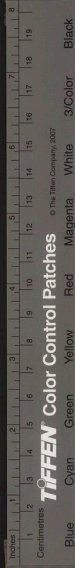
臣不敢失君位之禮臣讀至此每與嗟而不能自己豈舉世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高赫之徒手將切同而賞異乎將使忠信之士不咨於朝  
端乎將使忠信之士陷於罪戾乎昔人有所謂忠信而獲罪  
者比臣所以區區盡則忘食夜則忘寢痛為天下國家惜也  
臣聞遲疾之間首傳作札一夫唱惡實謂速約廢主立幼檀  
國威權當是之時天下皇皇左右無措皆有君之心未聞  
有盡禮之臣至於能赴回雖有尤鮮其人獨一張浚以微弱  
之書生宰天下之義士忠誠一彼勇冠三軍遂擒元兇用復  
大寶張浚之忠聞于八荒達于皇天豈特夷仗知之雖三尺  
之童亦知之豈特三尺之童知之而陛下亦自知之昔申  
蕞陳不占赴莊公之難不能成功後世由且義之悅於唱天  
下之大義立不世之大臣乎臣雖不敢僭擬仲丘之慶敢竊  
謂張浚賢於高赫遠矣嗟夫財有短長事有優劣可謂忠者  
餘而智不及臣請為陛下畢陳其說臣聞張浚之帥陝右  
也憂國忘家見危致命食下乘味無羨餘聞利國之言咨  
嗟而不能已見忠義之士延禮唯恐其後廉潔愛民士卒化  
之而不貪公忠御下吏民善之而無謗此所謂忠有餘者也  
料敵人之不審陷曲端於無辜味左右之讒言執一己之私  
斷失五路之地衄數萬之師覆軍陝右延敵窺川取怒朝廷  
歎怨鄉曲此所謂之下及者也今五路失扞四川孤危罪在  
張浚夫復何說而臣有言者無他臣恐快朋黨之私墮敵人  
之計絕忠臣之路何以言之臣聞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蓋貪冒之心人情所同朋黨之私古今皆  
有且夫為臺諫者必致速為輔弼為輔弼者必致速專鈞衡  
此貪冒之漸也甲居台輔則有親戚故舊乙居台輔則有

餘而智不及臣請為陛下畢陳其說臣聞張浚之帥陝右也憂國忘家見危致命食下乘味無羨餘聞利國之言咨嗟而不能已見忠義之士延禮唯恐其後廉潔愛民士卒化之而不貪公忠御下吏民善之而無謗此所謂忠有餘者也料敵人之不審陷曲端於無辜味左右之讒言執一己之私斷失五路之地衄數萬之師覆軍陝右延敵窺川取怒朝廷歎怨鄉曲此所謂之下及者也今五路失扞四川孤危罪在張浚夫復何說而臣有言者無他臣恐快朋黨之私墮敵人



有親戚故舊里或罷政則甲之親戚故無所依焉乙或罷政則乙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此朋黨之私也今張浚還朝不復元樞之位必正台司之權在同列必嫉之或有薦擢更易差除在百弊必疾之若不群而攻之排而逐之則上下俱緩遷陞之階朋黨不得久固其位萬一舉口鑿金積毀銷骨擠以失地之罪陛下不得已而遂豈不快朋黨之私乎臣聞魯以季及治亂魏以無忌折衝虜不用宮之奇而晉兵之兵不用子晉而越井之田單縱多聞於燕而樂毅罷降單縱多聞於楚而范增去子玉死而文公之君臣相賀廉頗逐而白起之等策得施皆使張浚之雖不及數子忠實優之臣竊謂今世之張浚者優有幾矣萬一忠臣見逐必有不忠者至觀其用兵雖敗金人未必不忌其忠設或反間得行而張浚罪去豈不墮敵之計乎臣聞齊威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頂之罪春秋書夏滅頂為齊公諱之人故古以功覆過良有以也金張浚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非將臣得以知之天下之人所共知之何哉金人起兵三十餘載比滅契丹南侵中原天降喪亂類北熾張浚以五路散地之兵當百萬大羊深入重地之虜如破投仰其不敵也明矣尚能被擣數年與之相持及其退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蓋亦張浚之功也若曰失陝西之地潰五路之兵為可罪則曩者失大厚之利致陷神京失神京之利播遷二帝南遷今日遂使翠華巡狩於海濱賊臣割據於中土當特用事之臣比之張浚罪狀有嗟知是張浚功大而罪小也又明以說若寔浚於罪地後之有功者人欲於赤松子遊使未立功者將以張浚為戒



後有患難誰肯赴之豈不絕忠臣之路乎臣竊見里巷交談  
人人為浚危之感曰某黨某人欲有言也張浚之來將疏列  
上必於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而過惡陛下雖有襄子之  
明必不能却如黃之言以保全之若然則張浚未來則其罪  
緩張浚即至則其罪連高一果如道路之言則張浚罪遂將  
無所逃何則張浚不至則議者必曰慢而不恭自違命之惡  
浚即來則議者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罪今遲遲其行豈  
非畏人言乎抑亦自謂無功而歸蓋其行乎方其未至已  
有論列其罪者及其還朝廷罪之何疑臣又聞道路之言曰  
非特一二人欲言之且將群而攻之不特群而攻之必使之  
罪去而後已嗚呼聞言路者所以納公忠而去偏黨也今以  
朋黨之私而所親所舊雖有大惡則過而庇之非親故雖有  
小過必指而逐之至使執政不敢除一吏忠臣不獲全身可  
痛惜哉嗟乎言張浚之短則為張浚之事則艱若試以言張  
浚之人而任張浚之責則敗績尤甚於浚矣臣竊謂艱難以  
求未有如浚比者萬一使言者必行而後罪去不知誰可繼  
其志乎古人一賢勝萬之師若賢者不參於朝且欲政事  
修而禳災狄不亦難乎臣嘗聞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  
畔未用公弟也管叔尤也周公之過下亦宜乎嘗恃以功覆  
之後世亦未嘗罪周公而議者則曰周公之過如日月之蝕  
焉今張浚失地之過雖明而赴難之忠亦至臣恐珠言易入  
聽斷所難伏望陛下痛加察焉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  
使敵國得以乘其間無使忠臣因而悔其跡實宗廟社稷之  
福天下生靈之幸也臣與張浚居處見吳卿勢位則相邀既





非親戚亦非故舊初無以私於浚也今論浚錄之一身而瑛及  
滿朝之權貴臣固知不得罪於今日必欲恣於化時臣之弃  
斥幾不能免其必有言而無聽者臣自渭視富貴為甚輕以  
忠義為甚重今至公之論忤及權臣不遵使臣終臣不得仕  
進爾至如張浚復辟之志今古所難臣以忠義得罪雖伏之  
斧鉞赴之鼎鑊在所不辭豈畏朋黨之害乎臣之所陳披肝  
瀝膽聽之罪之唯 陛下所命焉 王潛冕旒臣無任俯伏待  
罪之至

二月七日丁亥元木寇仙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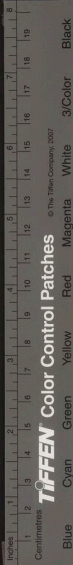
十一日辛卯吳玠及元木戰于仙人閣敗之

先未欲大舉兵期必入川劉豫之弟益方之長安密使人告  
于吳玠使備早之玠預為墨於關之旁曰殺金平是日戰于  
仙人閣下玠命將士更射又出銳兵出其左右凡拒戰五月  
金人皆敗初金人自元師以下皆盡室而來又以劉豫腹心  
為四川招撫使既不遵志乃退援鳳翔

十四日甲午吳玠斬其統制郭震河經略使閔師古叛附于  
劉豫

吳玠自辛卯戰于仙人閣元木日夜交戰不息統制郭震為  
元木所襲破其塞王師屢敗績甲午玠斬震以徇于衆檄召  
知金州王夔熙河經略使閔師古來救援考與師古皆不至  
師古叛附于劉豫綿威茂川石象軍安撫使劉豫以兵來援  
召趙鼎赴行在 羅都督府

朱騰非方圖進取先議欲取荆襄乃奏上乞罷都督府使諸  
將得自奮願 上從之遂罷都督府以



張浚互行在

張浚在川中初召承命也王庶以浚之奏劾落職官祠復遷通議大夫就委浚差人逮遣庶下峽浚具奏曰臣已被命還朝與王庶偕行庶以疾番而浚乃赴行在既到聞有指揮馬懋仲楊次中軍心皆不平隨行錢物置于左藏庫為封捧激賞軍令為左藏庫南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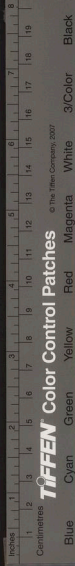
三月八日戊午趙鼎參知政事

十五日乙丑張浚罷之樞密院資政致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侍御史辛納言張浚改西政事之罪故罷之也

紹興四年三月十五日都省約于臣察上言竊見知樞密院張浚昨使命宣撫川陝等路五年于外誤因非一近有旨召

還罷宣撫職軍為浚者義當疾馳赴關以待罪斥而乃偃蹇自若非細鄉里累月不行已而盡掠公私之財選銳兵自衛出蜀至湖湘間妄以均給軍項為名獨携貯積軍騎而先朝廷牽降指揮令伺候一行官兵同來復不遵稟令聞已至近邑頗駭衆聽不知浚何施而目敢見陛下也浚以便宜辟置如李允文王以寧俾雩之非其人焉湖南北之害浚以私意作威如典端趙普之良持皆不得其死輕失五路坐困四難無分毫之功有丘山之過雖膏斧鉞未足以謝宗廟在天之靈不自省愆每多妄作擅造度牒鑄印記肆赦減降出給封贈磨勘綾帛之類皆有不臣之迹議者謂陝石之人無一日不懷歸中固但諸師業已叛浚聞浚還朝恐懼不暇若忝正典刑示夫下以不復用則陝石地不勞師而自復矣 陛下



方信賞必罰以圖治功浚之罰無可怒者臣愚欲望聖斷特  
降睿旨重賜熟刑以為臣子之戒伏候敕旨貼黃稱臣謹按  
浚不臣跋扈之迹初若不其還朝既而自不皇安乃盡掠四  
川公私之財藉手為贖過之計若令復領舊職其計遂行恐  
非公朝所宜伏乞睿斷早賜施行

又臣竊上言嘗聞漢王恢請繫匈奴而以亡失輕合誅故武  
帝之威終能遠振四夷唐房瑄乞復兩京而已喪師陳壽校  
罪故蕭宗之功能再造王室人主將必有為於天下非大明  
黜陟不可也而况妄作誤國犯分慢令兼人臣之衆惡難持  
恢瑄一時敗事之此者乎謹按知樞密事陸張浚本無才術  
自任輕儇偶當乏人之際逆叨分圖之權付以便且使之黜  
陟而乃不循守妄自尊大喜怒任意措置乖方生殺廢置

不復知有朝廷既失五路又擾四川流毒之餘及於鄴路受  
命五年喪師失地而歸人臣之罪孰大於此頃者金人犯陝  
西惟環慶帥王似能堅守西熙河帥張深能殺退金人金人  
不敢番五路以二人故有稍安浚既至宜因用之乃天罷張  
深王似伐以趙哲輩將士解體己不為用矣及妄聽間報已  
為虜襲可取運為富平之舉卒至覆軍成亡將士金帛糧餉  
不可數計遂失五路及其行法又不當於衆心富平之役惟  
趙哲在衆人中尚能當前轉戰用命勢力不敵而潰諸路略  
不策應浚乃獨誅捨致其徒怨叛後并力攻川口者是也浚  
初拜曲端為大將端素有望度統衆固宜及為富平之舉端  
以為未可力爭之浚怒安置秦州及敗宜厚謝端而用之乃  
信王康一言委端仇人康隨為變路提舉保甲兼提刑緘羅



端置獄天暑中熾炭圍之致死之却曲又皆叛去其後日夜  
攻川口公行文檄求端於浚者也趙禁曲端責卒擁西勁兵  
力窺川口虜人恃固之耳又用趙閏營財剗剗膏豚行權  
茶鹽及隔樽酒法守細特甚黎庶罄罄無所告訴以召賊攻  
內結人怨四川之不亡者幸也凡朝廷所除監司郡守至輒  
不許上必已所命乃得赴張深已老乞退則令五日一赴宣  
司治事此例安出哉甚者擅肆赦宥有一歲九再自乞便宜  
未知是之專也建炎三年十一月虜人已渡江後滕康劉玘  
得浚十二月書猶言虜人在雲中今歲定不南來宜謂重勿毒  
動尔侯知此疎繆可知荆湖南北宣撫處置使用所管地  
分遣李允文王以寧假以便宜肆行生殺遂亂兩路且便宜  
朝廷止付之浚豈當復以便宜付他人也上下相付何所不  
至哉浚敗事而歸不自知罪猶傲然偃蹇浚巡留連移文印  
吏令計會臨安府葺治府地浚謂樞廷之權爲己家物乎浚  
既被召盡刷四川之物以行料率之擾敷及下戶尚敢託言  
那輟隨軍錢物應副解程弓馬欲以邀功不知隨軍錢物  
何所從出哉既罷宣撫處置使而治路亡女有行移至劍下峽  
州荆南潭筠吉慶夔州興國軍計置箭符符每州三二百萬及  
令川決宣撫司計置黃牛角二千對又言已約束諸州如難  
計置箭符即具因依回報浚既知其難辦而故爲此搖擾其  
徒故自市求進不復恤人力之用也賴陛下灼見其女奴計置  
牛角一節更不施行不然匱露成及何時而已乎浚聞罷之  
始則遷延不行中則疑而有諸欲候至潭州道路無虞而後  
造朝廷又奏乞至衡州晉數日修治器用今聞政府虛位則



至衢州一日而行星夜襄程不復番帶何前緩而後急耶自謂罪惡可以許免名位可以力至不畏邦憲不恤人言出入自如何所恃賴陛下縱容曲全體貌未寔於法奈天下公議何欲望美哉早賜寬出以為人臣諛國之戒伏候教旨

又臣察上言竊聞知樞密院事張浚將到行在不知陛下

遂以樞密處之和中外之議有大不然者臣不得下論也浚

為黃潛善所知自與元府曹官一二年引為侍從潛善當因

一時所引皆儉柔妄庸之人而浚為之上客乃虜人飲馬長

江有窺江南意浚欲避禍遂去乃建議出撫川陝悉揀西北

精兵自隨歸秦故鄉引一時輕儇詭佞小人知劉子羽徑席

革參謀軍事以主決西以私意軟環慶路安撫使趙揆優擢

撫舊料曲端欲死由是將士解體潰以降賊而陝西川隸陷

殘幾盡赤子肝腦塗地皆浚之為也其後虜騎長驅遂至興

發懼不知所為遂引兵遠遁而虜亦稍自退歸浚輒妄奏權

擬功狀欺罔朝廷誅求聚斂人不堪命四川騷然怨情刻骨

於是悔宣撫之來甚於賊也陛下初許浚便宜出師蓋

以軍事在遠不欲從中制也輒立拾賢館有視直龍圖閣之

命以擢人親封參議官之矣陛下昨嘗遣中使傳宣撫問

浚乃與之加秩勞其來自古豈有人臣輒加官王人之礼其

狂悖甚矣大抵浚本妄庸幸得艱難專制一方志盈氣滿遂

欲飛揚跋扈賴陛下聖明辨之不晚亟遣即官持節召之

浚指加事節豈宜受制軍事即日就道而乃偃蹇遲延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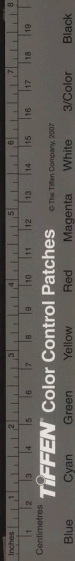
欲俟秋涼進發次則欲上冢焚黃又欲候道路無虞然後起

關公然上章復侮君命聞者無不扼腕既到鼎澧間又擅差



撫諭官接授州縣又撤荆湖八州軍配出前鋒又以令陝宜  
撫司計置牛角取媚朝廷始則以輕脫暴恣敗事中則以  
致扈便褻為物議所不平卒又以諂媚伏望睿明察浚罪狀  
畀自宸衷乞賜罷黜明正典刑庶幾少慰闕陝橫死之人少  
解川蜀憤怨之氣亦以為人臣跋扈之戒伏候教旨又言察  
上言臣近嘗上章論列知樞密院張浚不臣跋扈等事皆公  
議所共憤嫉不平皆浚之辜負陛下擢用付與之思略無畏  
憚一至於此若不明正典刑何以示臣子之戒臣竊思念宥  
密之地實掌兵機方今行朝神武之兵拱衛清蹕無慮十萬  
餘衆早夜激昂忠勇之氣盛願報國若浚者何袍面目敢居  
其上然而旬日以來偃然自若人情疑惑豈不挫動臣職在  
言路毛切寒心伏望聖斷赫然出臣章疏亟降睿旨重行貶  
竄少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不勝幸甚伏候教旨貼黃稱  
訪浚浚所領兵等已至行朝已錄白丐奏章既繳申浚照會  
訖伏乞睿察

又臣竊上言臣近嘗論列知樞密院張浚罪狀至今半月未  
蒙施行浚亦偃蹇樞府恃以為安中外愕然無不驚疑臣已  
錄白奏狀副本申張浚照會去訖竊以威福者人主之大柄  
賞罰者天下之公器有福而無威有賞而無罰是猶天之有  
春夏而無秋冬也陛下歷觀比之為人臣有如浚跋扈僭  
擬者予有如浚之專恣誤國者予有如浚之欺君慢令者乎  
一犯於此已不容於公議况兼有衆惡其逃於典刑哉欲望  
睿斷檢會臣前奏降付三省早賜竄黜施行伏候教旨三月  
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除資政殿大學士右通議大未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七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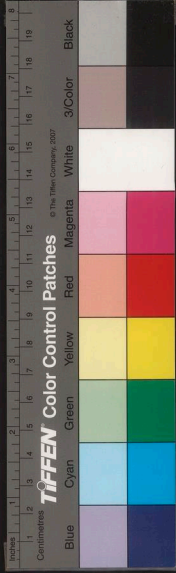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八

癸與下帙五十八

起紹興四年三月十七日  
丁卯盡四月四日癸未

十七日丁卯張浚奏資政殿大學士依已降指揮官

觀臣察上言竊讀臣寮章疏論列張浚罪狀非一致有政尾  
不臣之迹臣愚伏望陛下將祇除張浚資政殿大學士指  
揮特賜復寵候赦旨三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落資  
政殿大學士依已降指揮官觀張浚資政殿大學士昔詞教授  
錢專征宜憫國坊之略喪師失律難逃誤國之刑矧衆積於  
罪尤致深駭於聞聽大臣乃爾公議謂何張浚早以特才幸  
蒙器使亟躋榮於仕路遂進長於本兵權貽竊位之譏首逆  
興戎之議遠公權於師間字兩寬西顧之憂乃玩敵於邊隅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七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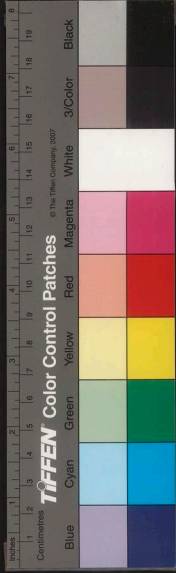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八

癸與下帙五十八

起紹興四年三月十七日  
丁卯盡四月四日癸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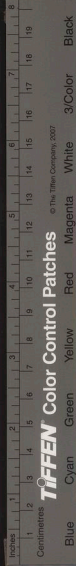
十七日丁卯張浚奏資政殿大學士依已降指揮官

觀臣察上言竊讀臣寮章疏論列張浚罪狀非一致有政尾  
不臣之迹臣愚伏望陛下將祇除張浚資政殿大學士指  
揮特賜復寵候赦旨三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落資  
政殿大學士依已降指揮官觀張浚資政殿大學士昔詞教授  
錢專征宜懲國坊之略喪師失律難逃誤國之刑矧衆積於  
罪尤致深駭於聞聽大臣乃爾公議謂何張浚早以特才幸  
蒙器使亟躋榮於仕路遂進長於本兵權貽竊位之譏首逆  
興戎之議遠公權於師間字兩寬西顧之憂乃玩敵於邊隅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因以召南侵之悔輕失五路坐困四川兵燹莫救怨結於下始嫁敗亡之禍孰將及於無辜繼陳克復之功露章輕以岡上假便宜行事之勢忘人臣無將之嫌首內閣以招賢擬尚方而刻印敢行赦宥仍擅恩封 朕將賙其不貸之愆以盡曲全之意肆加嚴召輒浸令以詩行仰冀要權循括民而求媚妾作至此夫誰何敢得遂釋於樞機且務全於體貌彈章存至寵典難私其鐫綬殿之草住即真祠之免昔高宗鬼方之代戒勿用於小人而王恢馬邑之謀罪必加於戎首今朕為汝特屈常刑尚服寬恩無忘首咎可落資政殿大學士依舊官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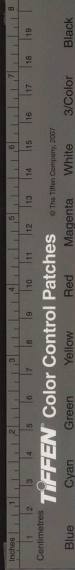
高書者劉子臣寮上言竊聞近者三省初畫降聖旨張浚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任便居住續有上落職

依舊官親外廷傳播誠未厭服蓋人君所倚以為輕重者大臣也百官所視以為表儀者大臣也大臣而有不臣之迹豈無以訓迪在位百執而於堂陛之嚴尤不可不戒也况今日艱危之時乎臣嘗謂君臣之道施報而已使臣以礼者君之所施也事君以忠者臣之所當報也施而不報是不忠也臣而不忠是不臣也况為大臣乎 陛下擢浚而不次用之付與之權幾半天下施之人禮可謂厚矣浚之敗事誤國報稱廢然浚若知有朝廷則必畏懼愓者求為補過之實乃復致危先於不臣之迹曰甚一日前此御寬抱恨投匭于 陛下之前者無慮數十萬言皆 陛下所詳知臣固不忍詳言之也為大臣而不知有朝廷其不臣莫大焉臣尚意浚至固門之外必俯伏待罪豈有面目敢執清先不謂其很傲不恤

優婁自知遂安啟位速臣與常同錄白章疏以示之後方其  
請已而不甘聽朝廷行遣指揮忿然即行觀其造朝尚敢如  
此陛下雖容恕公議之所不容也公議可畏臣其可但也  
陛下方開公道以明賞罰若浚之臣不竄之嶺表不足  
以塞公議宮祠自便所至必有以搖動人心者為害非一臣  
愚欲望聖斷早賜睿旨施行伏候教旨

臣僚上言臣嘗觀舜去四凶而共工醜兜三苗曰流之放之  
竄之而已至鯀則曰殛之蓋鯀平水土九載績用弗成誤及  
天下非若共工之象恭驩兜之朋黨三苗之饕餮而已此罪  
所以獨重也恭惟國家渡江已來雖為削弱然秦根本地尚  
存也陛下付張浚以樞柄之重假以便宜之權自閔以外  
使浚專之其委寄之意豈持使浚保守川陝而已哉蓋敘

根本之勢歟固輕制兩河以復中原也浚既不能謹守上存  
之地乃舉三十萬之衆一旦委之敵國盡失五路遂使虜騎  
乘勝長驅侵犯川蜀浚方引兵退處安穩之地殘雲四川為  
剝膚推髓之橫歛受命五年故失地士人甲兵財物不知  
幾百萬豈特九載績用弗成而已乎浚之一身何足以謝川  
陝生靈哉若其輕率妄作僭傲不恭之事則臣前章已具奏  
陳更不煩瀆聖聰自陛下灼知其罪命昶代之召浚還朝  
天下孰不慕望公朝正典刑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今尚祠館  
優秩安居便地誠未足以厭服公論欲望睿斷不疑請浚散  
官竄之嶺表以為誣罔之戒以慰天下之望伏候教旨黃撰  
契勘昨來虜騎渡江滕康劉珏以措置乖方尚猶請授分司  
之官朝南居住浚之罪百倍康珏欲望睿明比照輕重施



行

二十一日辛未張浚福州居住仍令本州撥供官田一十頃

臣寮上言述者三上章論列張浚敗師誤國不臣改愆等事

陛下罷浚樞密府終浚職名初若欲正浚之罪以示天下

而聖慈寬貸聖度包容終居邦憲未厭公論蓋錄以相宮處

之善地皆非浚所嘗守者乃復給歸官田以結其富是以崇貴

之臣欲未喻也浚之敗師誤國奉五路而棄之雖身嘗奉鉞

不足以謝富平三十萬之衆浚之下臣駭扈不知有朝廷雖

搜罪魑魅不足以快忠臣義士之憤若浚之罪無可矜者今

縱已廢而不復用然川陝之人自聞浚還朝夕又側視浚之

去晉旃天詩罪之輕重以為安危則浚之竄殛其可緩抑五

路叛師初非浚已若正浚之罪則叛兵歸順下納而同四川

貧民不堪斂取之酷恨不食其肉若浚正之罪則遠情慰安

不戒而孚朝廷以浚之所以得罪之因明正典刑以播告之

亟遣虜使懷諭機諭正今日之事前此浚以還朝為名遲迴

逾年竭四川公私之財給人以歸助行在軍須之費其實自

為身謀原啖一行官吏士卒以買其情口食槁設賜予之類

無善性性錢物不明不可稽攷原浚之設心尤可罪也達慈

去位聞有戀戀泣涕唱為不平之語者浚之門下黨與有力

焉臣謂錄以相宮處之善地加之撥借官田川陝傳播豈不

搖動朝廷播告之意臣愚欲望聖斷早賜睿旨改正施行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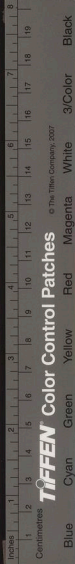
進止三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前降借撥官田指揮更

不施行

四月一日庚辰朔劉子羽落職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



四月九日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近論利知樞密院張浚非  
宣撫處置川陝昔路喪師失地敗事誤國已降指揮落職宮  
祠令於福州居住 陛下厚恩持寬典慮臣聞浚所以參  
軍事者皆妄庸小人而專橫之甚殺所切齒者唯劄子羽未  
見施行臣不得不論于羽天資險佞百以媚浚故見信任凡  
浚過惡皆于羽助成之幸蜀之民被食其肉頃者富平之卒  
諸路師守多以爲未可于羽弗思虜人詭詐不刺輕聽聞探  
斷然自以不疑卒至覆軍使五路生靈肝腦塗地全秦之失  
于羽之謀也富平旣敗浚獨非趙括爲不用命已斬於後知  
其失即出榜盡釋其餘將佐之罪于羽至鳳翔不以爲然復  
欲斬慕頊及其以統領諸將而下人人恐懼相率叛亡于羽  
欣致也五路旣失浚退歸關州令王庶知興元府庶措置  
稍就緒于羽欲得之因而潛毀卒奪其任陝西叛將閻子羽  
至欲必殺而後已誘虜人併力以攻遂破興元朝廷差王似  
盧法原爲宣撫副使于羽乃於浚未宣撫判官陰奪一副使之  
權事無大小于羽專之浚有已施行者于羽輒塗抹改易官  
吏畏其氣焰敢不稟承亦爲其所脇特不復敢誰 何以  
士大夫所言于羽之罪擢髮不足數未有可與于同科者  
自降指揮張表赴行在領銳卒以歸達州之崇安縣蓋其鄉  
里及聞浚到即出迎於信州今乃稱疾不至爲人臣懼蹇不  
恭慢侮如有是者乎不正明刑昌慰公議伏望睿斷早賜寬  
宥以快秦蜀將帥軍民怨憤之氣敢進止四月一日三省同  
奉聖旨劄子羽落職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住便居住  
又臣寮上言臣聞惟辟作威所以御世若其施之或輕或重



失其當則不足以爲御之之術必考核其實質諸典刑參合  
公論厭服人心然後爲稱故其威罰之行定以使人震恐莫  
不懲革當舜之時四罪而天下咸服者蓋出於此臣竊見頃  
年張浚宣撫川陝而幕府用事所言皆聽莫如子羽一介小  
人愚庸無識輕跡寡謀得<sub>臣</sub>復自用專至軍職昧虜人之詭計  
替富平之大舉喪敗師徒十餘萬衆其罪一也陰懷私忿力  
阻西端出奇之策妨功害能掩蔽趙哲慶戰之勲耻已謀之  
貽敗規移咎於他人既斬趙哲復害曲端寃陷二人一方恣  
怒其罪二也妄殺二將已失人心仍肆說誣淫刑以逞其他  
將七日虞蓋及懷不自安率衆叛去致使我師携貳賊勢日  
張全之陝境不復能保其罪三也子羽被旨召赴行在不奉  
君命徑歸里地獨至上饒迎迓張浚全無人臣之禮其罪四  
也夫秦蜀禍敗不可勝言惟所自于子羽實爲之首今因暴  
論列止於落職宮祠揆之典憲是爲失刑士論人心皆未  
允愜伏望聖慈特加睿斷盡削子羽官資流竄遐荒以謝一  
方少伸將士之怨債收旣失之人心以爲天下臣子之戒伏候  
教旨

四日癸未劉子羽責授軍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

四日癸未劉子羽責授臣寮上言伏觀陛下奮發英斷罷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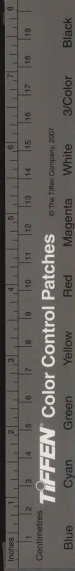
張浚以正誤國之罪中外傳聞孰不欲快臣嘗攷之公論以

渭浚之所行皆屬官劉子羽程塘馮康國爲之謀康國雖已

蒙放罷而子羽尚爲寶文閣直學士程塘尚爲寶文閣學士

士知瀘州其罪在康國之上臣豈不論也子羽凶暴殘刻敢

爲惡首唱富平之議遂至全秦之失浚殺趙哲曲端謀皆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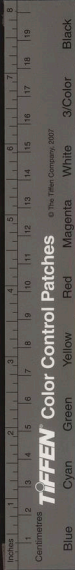


於子羽端誓既後猶出黃持安慰諸將而子羽獨於軍衆  
之前置犀轡將幕有反曲端部曲中張寧等恐以軍法稍等  
不堪愧忿遂降偽境子羽在凌幕中最高橫恣雖後之凶焰亦  
畏其扶持莫能敢誰何川陝之人切盡恨怨欲甘心焉子羽既  
知敗事必待罪朝廷及遣其婿細戴順流而不及被召命  
乘舟出峽又携高贊與姬妾數人還陸先歸福建安居數日聞  
後至撫州自稱境來迎於路已而復歸至今不至行在人臣而  
敢傲慢不恭如此迹其用心視其朝廷為何如哉唐本成  
都富人方其款事重貫太雪中乞憐於貫之門媪因得見於  
匣方貫於抗子坐於其側飯以乞酒若飼奴僕然唐不恥也  
因獻渾金佛羅漢像一堂得成都府路提舉茶馬塘既出貫  
門不遂遣二使臣創第於貫之宅前畫畫珍奇玩好之物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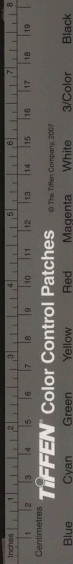
貫意旨即以獻納貫嘗第一堂生日落成之唐爲製錦綉帶  
幕也未堂之大小高下曲折因爲春而獻焉凡此所費悉出  
於茶馬司侵盜之弊實自唐始文其狂妄之性與凌契合故  
凌喜之用爲幕官同惡相濟遂致謾目今罪狀敗露猶爲虺  
南之帥輕率生事豈不致寇後之慶唐唐之日處則善矣李  
朝送何素靈何二人之罪狼藉貫盈若常法止從禿職於  
罷恐不足以爲小人之戒欲望英斷特賜貶竄施行內子羽  
比之程唐其罪尤重陛下寬仁縱不欲明賜誅責乞泥窠  
海島以示國威天下幸甚取進止四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  
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

張械爲公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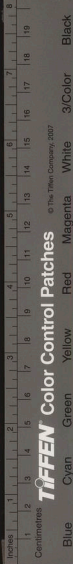
曰太上皇帝即位二年張志猷公領川陝宣撫處置使遂諱公



參議軍事公非忘效圖虜念開陝要地而張公一見相知非  
偶然者遂不辭而從宣撫司至閬據秦州既令五路會圍  
虜境江津議爲牽制合五路兵進至富平與虜遇我衆不能  
支虜衆勝以前宣撫司退保蜀口官屬震恐有建議當保夔  
州者公曰議者可軌也宣撫司豈可過興州一步係閬陝之  
望安全蜀之心技散亡回壁壘以爲後圖則可與張公意合  
公單騎直抵秦州分遣腹心訪諸將所任時虜騎四出道阻  
不通將士無放惰忽聞公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  
來會軍復振公命騎將吳玠柵和尚守太散閬虜不敢犯  
紹興元年夏始聚兵來攻玠敗之秋復來又大敗之俘獲以  
數萬計宣撫司徒治閬中公留閬外護軍明年玠以秦鳳路  
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而  
興元師道爲守備閉閬塞襄針二鎮病之張公亟召玠考議  
事皆願得公鎮興元乃乘制拜公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  
府公至之曰盡絕其某通南輪粟二鎮乃安公謂虜用騎兵  
利衝突往我當先林要地以勁弓勞待之我不得濟者且以是  
納二將獨考煩易公之說是歲十二月虜由高於犯金州正  
月至上津產出不意遂戰不能却遂焚金州退保石泉公嘗  
將駝告玠玠曰事道矣當急徵于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  
不然且召劉待制即越境馳一日夜三百里中道少止公移  
書曰虜旦夕至饒風嶺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某當  
往玠即復馳至饒風虜急攻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犯祖  
溪関以入出玠後玠運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  
西公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相攜至取草木芽



菓食之遺玠書曰某誓死於此與公訣矣玠得書泣其愛將  
揚政大呼軍聞曰節使不可負侍節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  
玠乃從麾下曰仙人關由間道與公會于三泉虜游騎甚迫  
玠夜視公方酣寢帶無警呵者玠曰比何寺特而簡步乃爾  
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公獨鳥  
壁壘於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又數日而虜至中夜介候將  
遣人報曰虜至矣諸將皆失色入白事公曰始與公等云何  
今寇至欲避耶下令等急遶明上馬先止戰地據山角坐胡  
床諸將奔至皆泣曰比某等駐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虜  
傷公即羊代公處頃之復有來報曰虜退矣乃還方虜入  
梁洋蜀大震宣撫司官屬爭咎公有為浮言相恐勸諸徒治  
潼川軍士聞音皆怒公力為魯烏張公言某在此虜決不能  
越無為輕動搖張公用公言乃定虜遣十五輩責某與其未  
招公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一人還曰烏我言於爾首未戰  
即來戰即來我有死阿招也先是梁洋官私之積公悉已徒  
置虜無所得糧日遣前後若攻死傷十五六涉春已深渴疫  
且作遂遁去烏我師掩擊及墮溪谷死者不可勝計虜之去  
四月也其餘衆不能自投者悉降凡十數柵虜之喪失莫甚  
於此較方是將虜大酋撒離喝兀木輩延于蜀日夜聚講某  
選士率千取百取十其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  
二人擁其後前者死後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初其  
為必取計蓋如此惟公與張公叶心戮力以身當兵衝將士  
視公威激爭奮卒全蜀境公還與元分遣官吏安集勞來凡  
濟卒之乘時怙亂山谷聞者悉捕以備自是兵勢日振方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恢遠略然張公已困於懿公亦使罪矣是歲除寶文閣直學士和議成公謂且及無事時講脩淮漢守備屬器械治舟楫其言甚悉宰相秦檜忘之諷言者論罷復以祠祿歸

退復趙哲言

告詞曰勅 朕惟公道未開私義相勝橫逆之至非口舌所能爭是非之分及成敗而後定念抗衝之故特久緘屈於師言宜復榮階用先幽壤故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李通三路智過萬人早特使帥之華屢啓戎行之乘屬權臣之用事敢專赦以埤威壯士欲言悵滕公文不見百身願贖賦黃烏以增悲其還橫列之名仍假康軍之重庶幾精爽尚克欽承可特追復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

張浚奏乞序遠和議

行狀曰公時已赴福州居住知虜旣釋川陝之患必將復幸師東南不敢以得罪遠去而不言且是時朝廷已盛講和好之議乃具奏曰臣竊觀比虜情狀事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服肆前後一輒姑請以述事明之紹興三年秋粘罕有親寇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勤邁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為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余親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余親之艱稍息則復大集蕃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虜因饒風進退未皇先是朝廷間都督府議遣歸世忠直抵四州虜實畏之於四月遣致堯還其詞婉順邀敵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竟至五月而後得旣歸銀俱失而世忠大兵爭復輟行虜之氣力固已



復驟而叛豫之心亦去紓緩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  
故為難從之事也竊惟此虜傾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  
帝驅我宗室百官自渭懸陳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  
矢况劉豫介然處于中其勢不兩立必求援於虜借使暫和  
心必<sup>未</sup>已數年之內指顧他故豈無用兵之詞而我將士率  
多中原之人謂和議已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  
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為陛下之權敵亦同能用權也願  
陛下蚤及深思益為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  
出為戰守者無<sup>逆</sup>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  
積年七遺者無懈惰懷皇之意江淮川陝互為牽制斥遠和  
議用集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闡師古  
累經收權倫見可任外其餘人不出衆謹聞具如左吳玠楊  
政可統大兵田晟可惣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為統制後  
皆有聲特張公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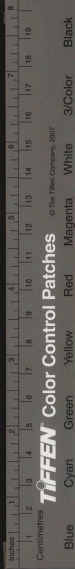
吳玠克秦隴鳳州

初六日吳玠及兀朮戰于鳳州初七日之戰王師克勝遂敗  
復秦鳳龍州

吳玠改授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知壽春府羅興以其府叛附于劉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九

金興下快五十九

起紹興四年  
五月書七月

五月韓世忠自鎮江府來朝

五日甲寅岳飛克郢州朱勝非自再為宰相首建議遣諸太  
帥分屯淮南等路各扼要害以輕騎淮北荆襄又奏襄陽將  
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躡賊而退可以保境今臨於  
寇所當先取者乃徐岳飛江西舒贛及湖北諸州制置使  
俾自河朔以趨又使淮西軍合勢並進以犄角之始諸將雖  
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無所責任勝非修法度嚴紀律明號  
令某師當某路一定不復易皆授廟筭成師以此又司命農  
御旆昭遠使總軍饒士象素飽故皆賈勇以進於是朝廷以



牛鼻習知漢上地利遂俾使飛既辟單為唐鄧襄鄧安無  
副使兼統踏白軍鼻自歸朝朝廷授以蔡唐州信楊州軍鎮撫  
使兼知蔡州未到治所蕃偽各至戰無虛日朝廷恐鼻終困  
偽地詔詔歸行在鼻見上因陳偽齊滅亡之理中原可復  
之計有進士郭良焉驍姚特行者補文資至是飛涕畢甚  
喜知大功必成改鼻為威武後軍中節統領兼制置旬中軍  
統制軍既飛命不得踐履禾稼管杖廢不敢犯至鄧州荆  
趙今降趙不從有偽知長壽縣劉某者登城發言不順飛怒  
令軍中城破必生致劉某既得趙趙已投崖而死生擒劉某  
至飛今凌遲斬之

岳飛克襄陽府

偽知襄陽府李成閬已失鄧州荆趙投差死乃棄而去去王

師遂入襄陽又進復唐州

六月太白晝見雙惑犯南斗

岳飛克隨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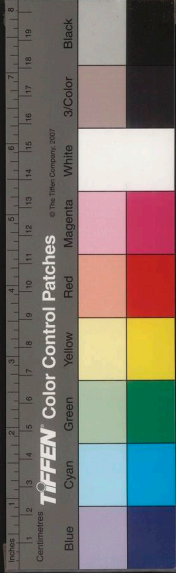
初岳飛命張憲引兵攻隨州月餘不能下牛鼻請行乃裹三  
日糧往成蒙筮之既而糧未盡而城拔悉推其功與憲且曰  
吾之存心者國事耳功何爭為君子多鼻之不伐生執偽知  
州王嵩送襄陽府凌遲處斬飛取京西數州董先頗有功先  
以紹興三年來降飛飛用為選鋒軍統制

七月劉光世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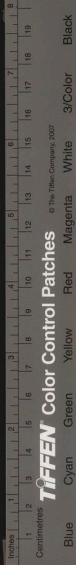
吳玠加檢校少保

吳玠進官賞饒風之功也

御史中水辛炳出知涼州



卒炳為御史中丞屢言宰執大臣之罪而罷黜之朱夢說見  
當時尚禽色之樂多無用之物 一 聖播遷而未還中原陷  
沒而未復萬民塗炭而不上無良相朝多賢臣乃貽書于  
炳責炳不諫炳惶恐抽夢說之書上殿奏陳錄上悅特夢  
說為岳飛軍中幹辦公事乃諭飛罷之飛厚贖夢說而謝遣  
之炳亦請外補乃以顯謨閣直學知漳州夢說字肯隱嚴州  
人徽宗時屢獻直言後登進士第累遷秦軍州事推官飛  
聞其賢辟為幹辦公事中與姓氏錄曰朱夢說字肯隱嚴州  
人情學有為國憂民之心政和間見宮中奢侈內侍乱政小  
人滿朝賢士寔盡乃於五年正月六年九月皆上書言天下  
事七年又上言入仕之源太濁不急之務太繁宦寺之權太  
重又曰天下搜採花木制置什物京師置局修造又曰諸路  
漕司無積年之儲需平有借支之弊又曰東南因於水潦西  
北擾於蛋夷州縣嚴於督責良民斃於救配又曰 陛下累  
層齒以為麋鹿之苑浚汚池以為魚鼈之宅起樓觀以為禽  
獸之籠又曰宦官委任華重民動四方營起私第強奪民產  
名園甲第雄冠京輦賣官鬻爵賂公行人敢言道路以目  
蓋位高而不可抑勢大而不可制官人以爵而有司不敢問  
其賢否行人以罪而有司不敢究其是非保養之臣畏罪而  
不敢言四方之士欲言而能達乞斬臣頭以令於市又上  
書宰相力言宦官者之害願力為吏子言之無恣目前之欲  
以階後來之禍其大略如此 徽宗不悅士大夫皆傳其忠  
後以進士及第靖康初開府儀曹孟鉞乞召夢說而用之未  
之召及至金人陷京師後累遷秦州軍事推官湖北京西宣



撫使岳飛聞其賢辟為幹辦分事隨飛入朝復見時尚會色  
之荒多無用之物 二聖播遷未還中原陷沒未復上無良  
相朝乏賢臣上書于御史中丞李炳責不共諫炳携書奏  
上不書飛諭飛罷之飛厚贈夢說而謝遣之

朱夢說進 徽宗皇帝特務兼

臣聞為武職者必欲適章奔冒矢石奮不顧身誓以華鬘裹  
尸而後已至故攻城陷陣欲敵敵披堅出萬死一生之誠然後  
能壯國威立殊勳者何哉蓋忠忠績之氣副之以勇敢使其有  
不能自己者矣為文臣者豈其不然乎當其蒙父兄之教者  
德澤沉後昆而後已及其上下見知於其特豈肯其心妻妻  
然為窮人與萬物哉而腐哉即欲立一危言劾一奇節特之  
得失為東寓言懷蒙者悛則民受其賜或忤聖聰則自陷  
罪鑊茲亦士之素志也臣愚難不能被堅執執効死於軍前  
實欲獻言進策膏身於斧鉞臣難嘗於政和五年正月初六  
日及六年九月初七日以狂妄之言兩浼聖慈矣既蒙 陛  
下赦其愚直不加誅戮而臣尚不知悔改欲觸鱗犯諱者何  
哉之亦忠義之氣使臣不能自欺者矣然方今平治之極臣  
復何言哉而臣以涓粟崇高者難為力享安榮者易以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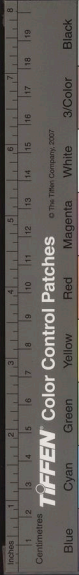
陛下既臻平治如此豈易為力哉當少加畏顧而無肆息

忽可也臣觀今日之失有三太何謂三太曰入仕之源太濁

不急之務太繁官守之權太盛臣所以持芻蕘之見冀裨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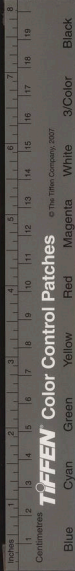
德之高然臣之此言之上獻陛下見怒亦死不見怒亦

死陛下見怒臣當死於棗轂之下儻蒙陛下加卹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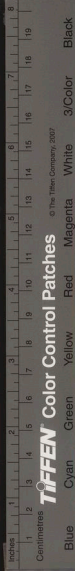


見怒臣不死於道路即死於囹圄何則蓋用事之臣必假手於人以他事致之死地而後已蓋欲杜絕後來之言也

陛下備閤而細詳之政上忤聖慈先賜誅戮使臣得知漢晁錯王章不死於他人之手免為唐之李世良孟昭圖臣將其心焉夫將欲任之必有以考之既能考之必知所以因之既知所以因之然後可以責矣責之必有功効此任人之要也夫將欲出之當量所以入之必知所以節之既知所以節之然後可以用矣其用必無置此用財之道也夫將愛知必知所以寵之既欲寵知必知所以福之既知所以福之然後可以享富貴矣富貴必長保此馭之制也夫任人不因其材而責之則敗將反之矣為手而勝其任哉用材不量其入而用之則及將弊之矣為手而給足故愛人而寵之不得其制則禍將反之矣為手其久屢哉今者入仕之源太濁豈非所謂用人責之不因其方乎不急人務太繁豈非所謂理財不究其源乎官寺之權太盛豈非所謂愛人寵之不得其制乎臣觀陛下崇三舍養育人材月書季考鄉舉里選蓋欲責其成才而放其素行使天下之材由學校而興不欲以請謁之弊得以萌其心奔競之弊得以卸其欲此陛下聖意高遠非淺近者之所可及也而有司不能遵奉陛下養賢之意仕進之源既不考其言行之實又不詢其鄉曲之譽而願任之人科舉之途遂以請託之途捷馬蹄手麻寺之庇出入乎三公之第以財獲用者班班可數因將得官者比比皆是道路之間見盛駟從而馳者其人必庸腰金而將者其家必富何則蓋輸金賣執而致然也昔有唐張充勸開免問



致以其五品官推與其甥而裴夷直以謂壞有司法啓後未  
賈魯之婦不可許嗚呼可謂識大體矣今者以此陳乞欲與  
無服異姓者又不可勝數而陛下悉賜於九致四方之人  
秦于京師者納賄于權門積王於執管地有定直昔之賣官  
錢入私門者無過是也傷風敗俗自是而始陛下曾一念  
乎又嘗見縉紳之士競欲取媚於權門之子悉與市墨者古  
器鬻畫圖字一珍異之玩即盛價而求售爭妍而乞憐儻念  
其意美要職非指日可待儒衣冠而為候門之賞賣恬不為  
耻庶莖省者以親因而獲用不問資回之淺深任府寺者  
以貨財而見收不問人財之賢否子姓悉居侍從妾媵沉於下  
僚古人所謂五百官以正萬民今百官不正民奚為如克正  
哉又曰源清則流長今賢不肯混散於朝廷之上則入仕之  
途奚為而克清哉臣嘗言之日因鑿造物糝採花石而得官  
者罪無知之蒙民即放停之胥吏是等之人誠宜遠逐烏可  
使廁士大夫之列哉何則晉之又無才能足以備緩急之用  
去之又不得國家之負數徒糜爵費而玷朝冠耳然是選也  
當責之於宰輔之臣何哉蓋天子職在於論相而已為宰相  
者以如何哉當分任群司統以庶職量才擢用先得後言以  
上副明天子仰成之德下克承鼎燹調之重然則宰相之職  
為至重而其所責亦不輕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董正治  
官蓋謂是也臣謂陛下當責之以其事比立之以其法舉  
得其人則輕受其賞或濫其選則例被其責此唐所謂有不  
職在舉者正比義也則彼烏不崇尚名節抑去浮華為官  
擇人不為人擇官揚名激濁而天下公哉則仕源不澄而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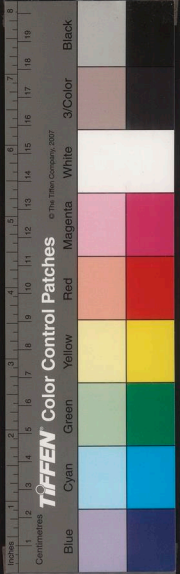


清矣三追庸虞奮廉熙載之義下躡文王多士以寧之風豈不美歟天下急之務者天下搜括花石四方製置什物京師置局修造是也夫花石愈多什物愈久而愈巧修造愈煩而愈費此不可之也臣竊聞蘇杭之甸悉已罷去臣實謂天下幸甚然伏見水舟起欵什物牛馬般載花石道路上下交錯臣實有疑焉臣竊謂古之吏斷之主勇於所欲而為斷以所欲去既以彼為非此亦乘為是故當一切罷去知惡不能去春秋所以譏之而又元飾宮觀岳名山蒼檣檜以丹雘果棟飾以珠玉費用不貲目擊可見驅役丁匠逃竄無方科責士庶吁嗟道路耗祖宗積累之財殫府庫歷年之蓄陛下

下豈不為寒心乎古語有之仍舊貫何必改作孔子取焉唐魏正曰功成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以此為德

之次也以此則去廣殿處早宮為德之上也可知矣然則先舜之唐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椽椽不琢者豈好其窮約哉蓋聖人之存心必以天下為懷兆民為念不喪先己之業而後人之憂不惟下愛民力又將遺子孫於恭儉也雖有九年之水而民無菜也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其耳陛下既以克身之道治天下須使典謨訓誥之文播于萬世為萬全之聖王為千使職暇以累聖德哉臣伏聞諸路漕司無積年之儲常平有借支之弊若以今昇平之乂士歌於野何施而不可萬一有水旱相乘盜賊竊發陛下將頒之明乎須之國乎臣又聞南東困於水潦西北撓於蠻夷州縣嚴於督責良民弊放歎配如此雖名為比戶可封之俗實無安堵之民以京師觀之固為家給人足矣夫者以天下觀之四方之民雖不衣牛





馬之衣食犬馬之食然接藪之儲亦蔑如也臣又聞莊周之  
閔民餓等尸枕相屬有司畏罪布不敢問長吏使祿而無  
術致陛下仁思惠澤不能遍及萬方良可為長太息也臣  
雖無雄才以濟特用實敢以丹言上忤聖意而不避罪也

陛下儻若撥後苑桑石花竹之費下濟於民亦可以日活十  
萬夫水之流行災福所係前年秋水遂致北漲漂泛廬舍河  
沉安行衝敗是滯上天之意豈無致然乎尚未聞陛下有

罪已之詔去年賊水侵爾甚至不知所從來豈民之災運適  
當有時在天數有不可逃乎豈天意諄諄致悟陛下乎尋  
聞李綱因言而獲罪張勸紱諫而見黜夫人君之君人心貴

以忠義為先儻或附下周上則在巧不救蓋欽忠言嘉謹日  
陳于前縱而軟庭爭尚且慢容之期于日聞所未聞也臣嘗

聞孟子之書至于君之視臣為犬馬則臣視君如同人君子  
之意雖欲救當時之弊臣竊以孟子之言為失矣君雖視臣  
如犬馬臣者亦當竭犬馬之力報焉可視之如困人乎臣

觀李綱張勸不欲負陛下平昔春遇知厚恩欲盡犬馬之  
報陛下豈忍以先舜之聖間處負一臣乎臣又聞陛下

累層密以為康鹿之苑浚汚池以為魚鼈之澤謀搆觀以為  
禽獸之籠臣恐傷陛下仁民愛物之美化陛下何以任  
山川以遊麋鹿同江河以澤魚鼈名字富以籠禽獸聖人及

之德及乎幽深高遠適唐虞若予之敬追成周行第之諒豈  
不盛歟夫致治之要在乎澄本正末明理安分諷賞罰公錫  
予振紀綱定命位雖有巧偽不得肆其姦雖有親佞不得登  
其惡雖有任憚不得繕其威雖有權貴不得逞其志如此則

上無陵下之暴下無侵官之督衆賢和百姓安協神人來休  
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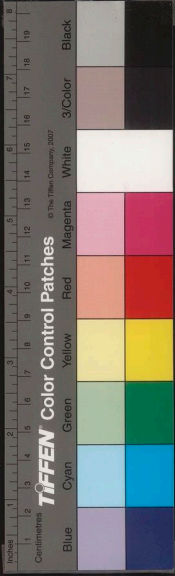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

炎興下帙六十

起紹興四年  
七月盡庚日

臣竊見通者官守之權大盛甚非所謂蓋本進末明理安分  
陵下之弊漸萌而不可制也然上旨設是職也豈謂是武  
陛下少知之矣又安有委之以事任之以權尊之以師傅之  
重乎自周而下至于秦漢隋唐守成之君委使倅親近習而  
執政以爲君側之人不敢相制授受之際備伏聽命而已至  
於陛下之命臺省之任一開其手於是千求有伊底齊有焉  
牙蔡有趙高漢有張逆遂至於竊攘威柄傾覆神器夫朝有  
一臣尚至於如是况師傅者豈於道路乎尊位奪權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無陵下之暴下無侵官之督衆賢和百姓安協神人來休  
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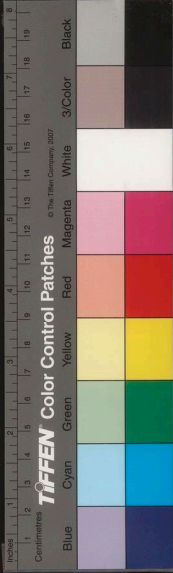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

炎興下帙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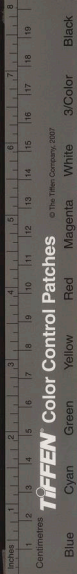
起紹興四年  
七月盡庚日

臣竊見通者官守之權大盛甚非所謂蓋本進末明理安分  
陵下之弊漸萌而不可制也然上旨設是職也豈謂是武  
陛下少知之矣又安有委之以事任之以權尊之以師傅之  
重乎自周而下至于秦漢隋唐守成之君委使倅親近習而  
執政以爲君側之人不敢相制授受之際備伏聽命而已至  
於陛下之命臺省之任一開其手於是千求有伊底齊有焉  
牙蔡有趙高漢有張逆遂至於竊攘威柄傾覆神器夫朝有  
一臣尚至於如是况師保傳者盈於道路乎尊位奪權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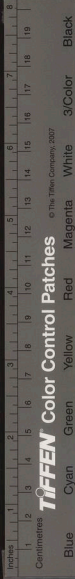
克免哉昔漢文帝以郎官上應列宿而不肯輕授况三公之  
貴重哉而又委士革重名動四方營<sup>辦</sup>松第路奪民產名園  
甲舍雄冠京壁<sup>神</sup>賣官鬻爵貸賂公行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蓋  
以位高而不可抑勢大而不可制也在漢之世骨鯁之士  
交章迭踴力爭於朝雖死不顧尚不能奪其權而沮其勢况  
默然而無敢言者乎厚自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  
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者言受人福之而不得  
其制也夫物禁太盛日盈則昃月滿則虧理之必然也陛下  
下既受之寵之須臾有克終之美無有顛覆之患可也或過  
分踰量少有罪舉陛下下一日者悟有輟公竊車之怒于特  
雖悔何及又安能長侍其富貴哉前日何訢之敗乃其驗也  
臣之此言雖甚任妄恐亦可以為書紳之戒臣愚以謂入仕

之源大濁者蓋緣宦寺之權太盛何則入其門者必驟昇朝列  
靡有資<sup>限</sup>辭<sup>廉</sup>寡<sup>耻</sup>爭<sup>趨</sup>競<sup>進</sup>笑<sup>衛</sup>常<sup>小</sup>人<sup>弃</sup>跡<sup>取</sup>附<sup>矣</sup>  
致名節之士高飛遠引耻居其列濁入泥者有之如此則仕  
進之源無時而可消也不急之物大繁者亦緣宦寺之權大  
盛何則領職之官託親近以為威權假出入以為禍福徒知  
權貸之務<sup>歲</sup>入十萬<sup>殊</sup>不知四方府庫日以殫竭止欲求媚  
聖意輕<sup>挂</sup>上心今年以何第可修明年以若<sup>光</sup>可<sup>革</sup>興<sup>工</sup>董  
仗以春<sup>繼</sup>拔<sup>伐</sup>木<sup>空</sup>山<sup>運</sup>士<sup>塞</sup>路<sup>農</sup>民<sup>失</sup>業<sup>曾</sup>不<sup>加</sup>恤<sup>耗</sup>因  
盡財莫<sup>長</sup>於<sup>此</sup>如此則營繕之<sup>局</sup>無<sup>特</sup>可<sup>已</sup>也官人以爵而  
有司不敢問其賢否刑人以罪而所<sup>痛</sup>不<sup>敢</sup>究<sup>其</sup>是<sup>非</sup>上<sup>忤</sup>  
聖<sup>聰</sup>而<sup>多</sup>蒙<sup>取</sup>貸<sup>下</sup>觸<sup>權</sup>貴<sup>而</sup>禍<sup>不</sup>旋<sup>踵</sup>使<sup>天</sup>下<sup>之</sup>人<sup>惟</sup>知  
宦<sup>寺</sup>之<sup>權</sup>重<sup>而</sup>不<sup>知</sup>天<sup>子</sup>之<sup>道</sup>尊<sup>撈</sup>其<sup>門</sup>牆<sup>而</sup>獲<sup>莫</sup>引<sup>用</sup>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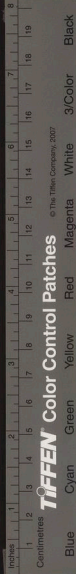
難者發瀛及其取聖旨獲內降者如又掌使天下之人惟知  
宦寺之門高而不知九重之禁嚴容勿謂上者聖明之君下  
有賢能之臣今日諸公皆忠義之士必無異日之患欲為萬  
世計者安可不思慮而預好之古人以謂獲獲雷堅水至又曰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其旨微哉其慮深哉臣復以李唐之事  
言之其孽起於神龍其養成於天寶至於大德之後大權一  
去不可收復于斯之時可不痛哉臣又聞後心欲前則忌正  
人後心心伏則忌直諫自古帝至有此者不無後時之悔殊  
不知近君子者雖嚴可惡然其惡則常以天下為已憂近小  
人者雖軟美可愛然其意則欲以天下為已奉常以天下  
為已憂者則以勤儉為先欲已天下為已奉者則以驕奢為  
尚以勤儉為先者易以安其安必久以驕奢為尚者易以敗

其敗必速臣伏聞投論獻書者必於睿思殿着詳然後敢進  
稍有觸忌諱即竊而不上又不知藥不若不足以治病言不  
切不足以其非下情靡過而下通非平治之世斯宜有也祿  
養之臣畏罪而不敢言四方之士欲言而能本達是終無可  
言之時也更相蒙蔽亦非平治之世所宜有也曩者嘗聞蔡  
修獲諫父之罪臣居草萊之下不知所言者何事臣惟聞古  
人有言曰父有爭子即身不陷於不義又曰事父孝故忠可  
移於君觀蔡修果能以國家之事臣之於其父於家則為孝  
子不可為逆父於國則忠臣不可為謗臣可謂一舉而兩得  
之矣蔡子之有是子也陛下當慶大臣之有子賜子詔褒  
美以綏後進可也不應嚴賜賅責以沮忠孝昔唐魏正之孫  
謨累言朝廷之得失史臣以為有祖風遂有是以似之久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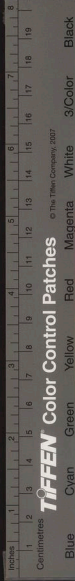
狄仁傑之孫廉謨封還詔書之宗即回諭之曰後或有事不可勿以還詔為憚也又伏詔公之後當副家孝不可不諭慈皆美大臣之有繼也張說乃唐之賢宰相也及其子洎輒以論敗房瑄遂有戒旋之嘆尋亦見刺於史臣死勳之徒克有其子者幾何人哉臣嘗讀方今無志義之士見有此等事即兢口而非笑焉 陛下又從而譴貴之使欲言之臣相與語曰蔡京之子尚彼薄責我寺孤寒少忤聖慈必重蒙戮而兢退縮而不敢則美如此則是鉗天下之口也臣恐國家之利病無自而徧知聖人之聰明無自而朝徹矣 陛下聰明仁聖超遠克齊制事致法欲華十載之弊當以古為鑑焉虞舜所以明四目達四聰者亦所歷過之弊也乞檢會臣致和五年正月初六日及六年九月初七日所進之書參暢詳酌或

稍可採遠方之猷一切絕木土之後無使侵與仕進之源嚴賜精選宦寺之職立以資限况十載之興 陛下一旦皆典矣復其餘制作乞權賜寢俟罷年歲費登食原充積然後復議實億兆之幸也黨以任妄寒生輒敢以亂世之事方之盛明之朝則臣之罪萬死矣亦乞斬臣頭以令於市使擅權之人相與語曰我寺竊弄威福果來天下之言而今而後亦宜少戢雖不能驟奪其權亦足以少沮其勢茲亦助 陛下持綱振紀之高一也嗚呼撼翹翹之來者不量力撲炎炎之火者必自焚滅非不知今之萬死不可逃臣竊以謂國有互肩天下無慮任夫之言聖人拯焉 陛下今日之失董諫之臣夫而不言即為罔上不知而不言即為曠職彼既自持祿養以專事沉默而不敢言豈 陛下無自勝而悉聞過哉臣竊



恐萬世之下擬議為衿能護失杜絕言路之主不得與先齊驅並駕臣所以捨一介草茅之賤命當鼎鑊必死之嚴誅願陛下念臣春眷之意少加聽採則天下幸甚臣無任昧死謹言 上宰相書某聞人之有病以藥為醫國之有病以言為醫當醫於未病之前善言不可廢於已危之後某觀今日之病雖未至於膏肓亦不在於膚腠矣閣下國之良醫也某願持砭石為左右之耶焉閣下能容而納之乎然某亦嘗不避誅戮上為夫子言矣或者謂匹夫之賤欲干人主之知者當以諛言軟語掄揚聖德歌詠特政假左右之人為之尤容然後有以致身於青雲之上今某無名之賤士不能附權貴欲以逆耳之言上瀆聖聰聞君臣之同是猶一縷之絲引千鈞之重可謂大不知量也縱累言千萬又安能達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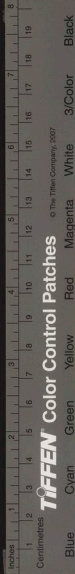
之深哉將立見孛戮矣愚殆以謂不然夫古之明盛之朝好賢喜士聞一善言固有朝奏而暮召者縱有觸犯忌諱不蒙赦貸罪亦旋至安有寢而不報某觀今日之盛直古今無有然書之上矣待罪已以竟入無報使任猶之人愈生憤懣而不能自己也然區區之意以立今之弊有三入仕之原太濁不急之務太繁宦寺之權太盛夫入仕之源太濁皆緣宦寺之權太盛而致然用當以立資限而澄其弊焉今也既不能遵九重之深當其宰相之賢副天下之望者進其說欲為萬世建安之策非為一身而未進也將欲圖天下杜搜之利也某竊以謂自古帝王多恃一己之聰明不為後世子孫之計起豈造謬言不加恤及其釁成業大方有後特之悔某雖家貧急於就養不能徧覽羣經然初嘗馳騁于古今上下相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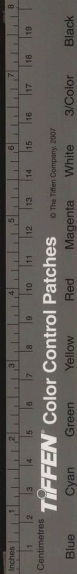
古人之事愚請試言之自三代而下莫盛於漢唐功德之隆者莫先乎武帝光武明皇後世之言人君之聖者亦必以是三君為言也某以為敗漢唐者亦是三君也徒以我之聰明人莫也若駕馭閹官若身之運臂無適而不道假以機密漸漬成風致子孫有不可制之勢殊不知鸞起於當時也武帝數無後庭潛離館所論奏機事者多以官人主之至元帝之世遂有恭顯之徒肅周之禍光武起中興之功要官悉用閹人下復雜調他事延平之俊委用歎大鄭眾之徒參謀禁中失同惡相濟中外服從違亂區夏漢亦尋滅唐明皇享升平之日久財饒志足賞賚爵監委用閹宦若父之愛子無欲而不從委以要職分提禁兵延及肅代專倚捍衛至於天祐大權至不可收復三君產漢唐之禍章章可見矣我天子聰明

仁聖當遇亂略於將然杜奸邪於未能為可起直造履蹈是三君之失哉某以為人方混殺財賦不足緣宦寺之權大盛不惟此也又恐有後世有難制之勢亦緣今日而起也某所以言尤切切焉夫日奉禁侍以承宣大尉為不足必有師保傳為可守出其門下者以小使臣為可羞必有園鍊觀察為足意持節傳命恩回主心伸縮有輕重舉動搖山岳其間甚者有俠氣術之野夫談命書之賤士或以伶倫而見收或以談諧而獲用或以花石而得官或以煎茶而後命出則奔馳於馬足之後塵入則悅首於樽俎之前列悉皆橫金衣紫雜處朝端又有能承顏順意奉一時之歡笑者既蒙不次之升擢又獲無窮之錫予諛其財雖則無有也又有簪纓之後裔挂籍之名儒開口談先王自以身為孔孟語其名節則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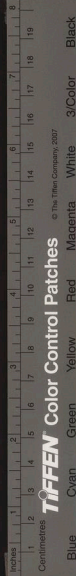


矣悉腐身董子願出其門得頑姻媪之列者則舉族相慶臣  
鎮雄藩請為其使削百姓之膏血供無厭之湏求奔走鎮獻  
動以萬計雖身為禁從之貴人名實出於宦守之門下出權  
驕從則意氣洋洋入同俟錄則志趨齷齪為鄙甚貪昏之  
亡殊與蓋鑿鑿之節人為之羞已不知耻如此則仕源不  
清蓋可見矣夫天下之物取索有窮內苑之欲逆呼不已邇  
者聞天下矜恤之誤蘇杭之局悉已罷去可謂愛民之深矣  
尋又聞局復興其深知非天子之本情必牽於左右之邀請  
敗國竊政莫甚於此夫修功德市禽鳥採花石徒知九州之  
珍玩畢集於內庫殊不知四方庫藏日見殫竭南金和寶惟  
貴得而後已豈較數之多寡冰紙露粉數又且索以非時豈顧  
民之彫弊土木役毋履狗馬文綉及其民卒流亡恬不加

恤月俸節而不赴軍儲文而不繼則財賦不足亦可見矣夫  
朝廷所以為朝廷者紀綱而已曷為紀綱不過諱名器公錫  
予威下上屈勢下下遷耳人之所以為人者名節而已同  
名節不過嚴分守重進退志獲時伸道不勢屈耳朝無紀綱  
則易以危人無名節則難以立今之錫予出於私其如紀綱  
何引用非其人其如名節何且人所畏者罪與死也人所欲  
者富與貴也某觀今日之罪與死為易得富與貴為難求何  
則官者用事也立黨類忤其意者害出而禍從出其門者概  
遷而官驟其易得難求之勢昭然見矣罪與死易得在愚  
之不畏富與貴難難求在愚之敢不苟某安能默然無言乎  
閣下天下之望也日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民有疾若賴公  
救之紀綱不修望公提之百官不正望公董之兩榜懲其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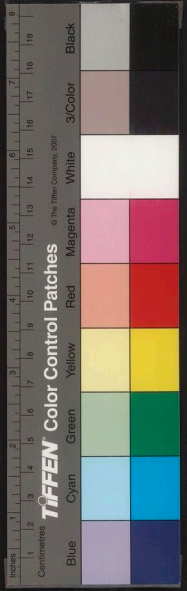


公調之夫富國安民量才任職者宰相之事也入以諫其君  
出不使人知者人臣之節也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其位則死  
其官未得其位則當修其辭以明道托將功明道也閣下  
其如何哉儻上以杜稷爲念下以百姓爲憂請力爲天不言  
之當以唐漢爲鑑無恣睢前之欲偕後秦之禍故當杜於未  
萌可不悔於已兆或恐矯君之過傷元帥都俞之好下欲面  
折庭爭亦乞繳某之書以述之天子使嚴誅戮身雖死而名  
不滅又聞龍威車騎私出韓愈以謂馳車騎於巖嶮之地駭  
龍驤於太壑之中內人與傑士通衛大軍與凡庶爭踏天下  
其危乎遂忘禁從之責進切直之諫者布衣待罪於東上閣  
門而終不知罪今天子聰明仁聖既有漢唐之過閣下之賢  
又非韓愈之可俾得唐之深又非韓愈之可比儻或事事況  
默而不言又不能繳某之書以述於天子則將焉用彼相  
矣可謂上塞而下擊矣其如天下社稷何閣下曾不聞魏元  
忠乎亦唐之一賢也脫節稍憚權侍不能賞善罰惡楚客以  
布衣之賤拾當時之失以激其志言終不聽而名隨卽喪卒  
爲萬世之罪人良可惜也願閣下無繼元忠之失不以貪賤  
而弃其言不惟今日之幸亦萬世之幸也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on a grid. The text is mirrored across the center fold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5 columns. The leftmost column contains the characters '十二' (12) at the bottom. The rightmost column contains the characters '八' (8) at the bottom. The central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

第三十三册

尖興下快

卷百六十一

卷百六十二

卷百六十三

起編興四年九月十九日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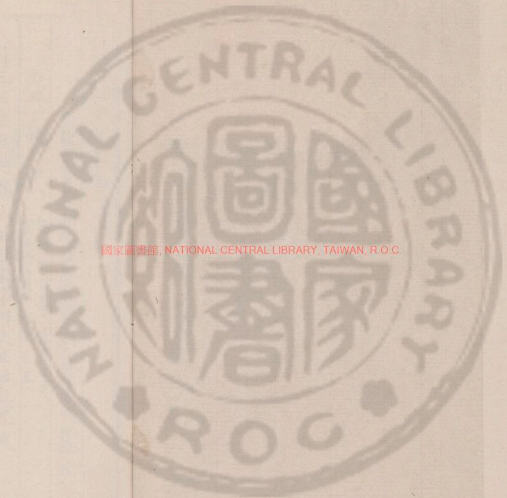
十二月二十日止

卷百六十一

卷百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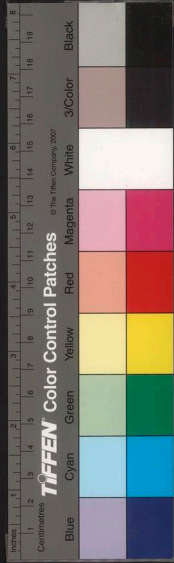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4021 v24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一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罪魚突序徐夢莘編集

突興下帙六十一 起紹興四年八月二日庚寅盡九月十九日乙丑

八月三日庚辰趙鼎為知樞密事州陝宜撫處置使

趙鼎為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當特獻言言謂得秦乃可以制中原朝廷是之乃命樞臣趙

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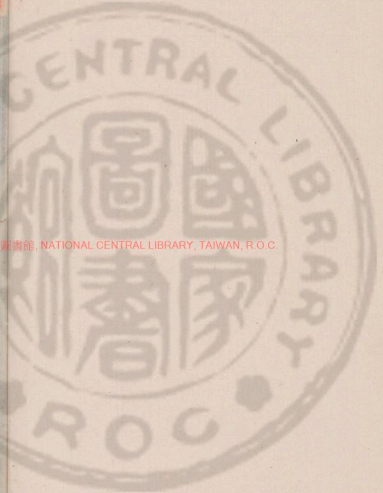
岳飛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荆襄制置使朝廷欲取荆襄議已定

一日下詔趙鼎將入覲宰相未勝非授岳飛以攻取之畫計

以迄建節又戒諸將成使戮力又飭飛惟當勞未還定以慰

吾民未蘇之望無得屠掠九得州始奏捷上言某人收復平

定某州不得輒言殺戮飛一舉復襄陽隨郢之地託班師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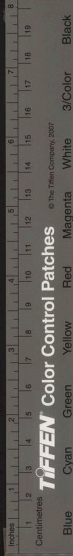
飛節旄及詣將受賞有差如約也朝廷欲行款捷之禮勝  
非謂未吾家堂典不足言伐中原盡復大駕還亦乃可  
九月十五日辛酉劉豫率北軍南寇

劉豫偽詔文多持斤方遣偽皇子詣路兵馬大總管尚書左  
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率衆併全國元帥兵  
南寇麟與右丞相張昞上書乞撫本戶下已耕種熟地頃故  
爲率均出每放錢二百五十又在坊郭者以五厘錢營運錢  
免行錢上北附鄉村田畝均數豫依其請先是岳飛軍中有  
校尉王大節者川人飛待以爲客李成退走歸劉豫也上語  
飛曰如李成歸國朕當以節度使待之飛即遣大節詐爲校  
招成歸國是時劉豫方招接江南文施大節遂投劉麟麟待  
之甚厚授承務郎爲皇子府屬官麟問征江南之策大節言

四川百姓以宣撫司征擾不已世億重困思得大齊以重兵臨  
關則人皆響應詎得四川然後發蜀江之舟鼓權而下汝句  
屯戍之兵奄喪膽矣麟曰不然大金有命會水國之兵  
趨淮向度長江直持吳會汝以爲如何大節曰其謀非不  
善但恐南兵托長江未可渡則我師挫銳失不若攻四川必  
取之地以圖萬全雖若遲而迢然大功可以必成麟不聽大節  
詎得敵人之情乃稅身走歸報飛飛大喜遣大節于行在  
上令引見大節具以奏聞且詣淮南爲防江之備授大節承節  
郎閣門祗候至是爲齊與金人果合兵化淮甸

十四日庚午朱勝非罷宰相

先是四月朱勝非以母雍國夫人楊氏既祥在告上賜親札  
云卿因母祥筮追慕毀塞過傷其氣



朕亦惘然念之然今乃何時而卿謁去使 朕憂思爾堂之

政益川恃岳鄂襄鄧之間緩急不測幾務隨邸應辦豈容留

滯是宜襄早扶疾之朝兼 朕別有所欲高道者非可說於

毫楮已勝非皇恐入瓦六月 以雨靈傷農乞行策免故事以

銷天變復賜親詔卿以雨靈病在農故乞解機改乃賢相之

所爲也賢而不用罪在 朕躬卿當爲 朕汲引賢才補道

罅漏以召和氣以慰民望少蔽 朕之不德也勿再有陳章於

常禮勝非以揭當國而倚任方隆雖不敢遽去而追思母氏

悲痛不能已復以餘暇爲請者章奏十二上 上乃許之

侯總章禮畢如所乞且有保全舊臣之訓至是祀明堂已畢

陳故事未去且論當罷者十一事詔許持餘服是時舍人與

僞齊入寇議者不能明勝非之心謂無以應之遂乞持餘服

罷去勝非爲宰相也每薦士而言路輒不容朝士問勝非曰

胡不辨之勝非曰勝非聞人以爲賢則用之言者論其否則

退之初不容心也且言路久塞得人主德言乃盛德事勝非

若於初前是非言未必不立然不知我者以爲壅塞豈宰相

事哉聞者味然

岳飛湖北荆襄潭州制置司

朝廷以爲王夔制置無功遂罷之乃命岳飛爲湖北荆襄潭

州制置使措置討捕黃誠揚太令程曰爲上流進兵以候師

期

十九日乙丑以左朝請大夫誠尚書工部侍郎魏良臣充奉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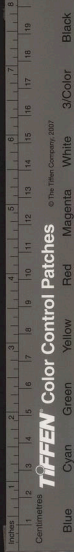
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使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王繪副之王

繪紹興甲寅通和錄曰建炎以來朝廷遣使金國者皆留



而不報紹興戊戌秋虜人遣先奉使王倫歸且道息兵講和之意須使人往議遂以潘志堯韓尚冒章誣等三往所議未定紹興甲寅又遣魏良臣王繪副之以行特宰相朱勝非當袖良臣同繪到堂而請使指皆云二公見上自知又聞見趙樞密罪則曰事成不在二公事不成亦不在二公上所述選者恐詔言應對間疎脫繪軼然私於良臣曰如此則使人並無責任吾輩何幸但恐非朝廷所以遣使之意蓋趙罪上和議後數日良臣與繪對且奏曰請使指上一一訓勅詳畫且顧良臣等曰卿等皆朕親擢良臣等曲謝退到都堂見宰相具道宣諭之旨諸公唯唯或曰極是或曰須當如此或曰只得如此及聞上宣諭親擢之語未相曰勝非得旨各具四人姓名上親指二公之出上意繪曰繪輩此

行人或以偽使路過夾無足慮者繪獨憂之非前日之比朱曰何故繪曰前此王倫歸言虜人要遣使商量故遣潘致堯等行洎還云虜人欲大臣往被故韓胡二樞密往事虜使李求壽王誦來聘所需三事故以章尚書孫侍御往章還所議互有可否獨疆界二事未定今繪輩之行所授使指皆章孫已陳之迹別無所議虜人每以退番為言此行退番之迹明矣今三尺之童皆謂虜不可和未知廟堂以謂如何朱勝非作色曰朝廷非不知但不遵絕使路公意欲如何繪曰欲更增歲幣耳趙鼎曰只此數將來已不易出須減百官俸多方收簇如何辯繪曰今乞增幣只是虛數諸公愕然曰何和繪曰今虜之所故吾淮南川陝之土地耳且以淮南蓋論之歲一十萬緡銀歲幣孰多今雖增幣數虜未必受故曰虛數



未曰待來日奏知更有何事繪曰今所携禮物六分粘罕以下皆有之獨不及虜酋萬一親到虜庭相見何以籍手豈有與其臣節不及其君者更有蕭慶高慶齋先念王倫作手書送信物去及章孫二公往二人亦來館中議事會私覲已盡無以贈之斯二人者乃用事人虜人好賄萬一來館中須尊賂之故乞更增此私覲兩分來即與不來即已未曰亦待奏知二公以爲是繪論行期未便令下臨安府限三日辦集時九月十三日也先是良臣等對繪曾奏知臣竊知已聞偽齊遣臣等奉使恐不測約日過界臣等未行亦是一事故乞早辦禮物迺遷往鎮江伺候上曰大禮後可行是日只於堂中說及故限三日足辦後得首令九月十九日朝辭上發登對上曰前日賜卿等馬皆內廐名馬頭繪曰卿必能乘騎

碩良臣曰卿大臣頗習此否良臣曰臣雖書生不敢不勉

上曰卿等此行竊不須與虜人計較言語卑辭厚禮朕且

不憚如歲幣歲貢之類不須較更爲說字文虛中久在全國

渠有及母日望渠歸兄粘罕可說與交早放還更說襄陽諸

軍皆故地只因李成侵犯不已遂命岳飛收復密院有前後

探報國書文字卿等可問朱勝非皆錄取去庶知首尾良臣

曰臣等近聞有探報朝廷祕而不言乞聖慈宣諭臣等恐令

預聞上曰止是淮陽有舟舡來運麥聞今春得麥甚多此

不足慮此行甚坦途止是遠涉亦須過爲將護卿等家屬待

朕特遣人問訊良臣及繪皆曲謝而退到堂是日朱相不入已

三押趙樞孟參胡樞聚堂見良臣等奏罷起白所授聖訓題

曰事涉機密少時閣子中相見胡離席曰啓樞密莫只就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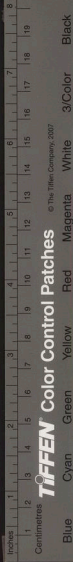
大家商量如何趙不荅胡復回良臣等退繪至客次詔良臣  
曰次第趙樞以不預始議決不肯預此事良臣曰不然繪曰  
少間飯罷再來趙樞決不見吾輩蓋趙鼎初時而果然趙  
遣直省官傳語曰以督府事忙請只與叅政胡樞密理會既  
見二公亦白探報事繪曰若至鎮江間有警急合與不合申  
明孟曰豈可不申明自是再至堂中趙必以督府事忙爲辭  
九月預備一劄云某等有使事而京累蒙鈞旨只取劄子以  
涉機密不敢形於紙筆既而再到果以事忙只取劄子趙久  
之送劄子與孟又而後見胡曰行期如何繪曰行期只候朝  
廷發遣良臣不荅徐曰某已朝辭但未得國書不敢徑行孟  
曰旦夕國書可得是日堂中解后張俊言已有探報金人大  
舉今過南京良臣筆之再對不報二十三日堂中見孫近笑

而言曰非細再添良臣曰幾何孫舉五指於胸前蓋聞有大  
舉意遂添作五十萬次日得國書辭會朱相宣麻即登趙已  
下傳語云事忙不及相見且請保重堂吏云爲喫已點心才  
單去送朱相繪於柱廊下厲聲曰豈有遣人使不測之虜臨  
行不相見之理設如私家只遣一僕幹事臨行亦須丁寧而  
後遣堂中皆聞之即日就道至秀州已聞虜犯騎淮南至平  
江淮省劉作行備泗州申已發棧伴孫少卿十六日至宿州  
自是兼程前去日被省劄催督至平江府得制置司關報書  
聞事宜又被省劄連到僞界接伴牒朝廷全賞執前去於阻  
節處照驗至常州本州申探報虜騎已在楚州又准省劄云  
已劄下淮安撫使司召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  
時淮安撫使已下官吏皆退堡陰沙承陽官吏已散十月



初七日至鎮江韓世忠已駐蹕維揚鎮江沈帥迂于門外舟次排食酒款行晦離席問良臣曰侍卽是誰門下人良臣曰某孤寒無人接引晦曰爲卽是時誰除良臣曰席太光薦對後除晦曰可知是可知是晦亦絕不來相見良臣等因募使臥執旗報信俟報以行乃作稟冒情陳前後朝廷不以禮遣各指首鼠無敢任國事之意初九日遣書狀官梁植賈赴都堂其稟旨云某等比於九月二十四日忝領國書當日就道至平江府緣得泗州關報齊人引伴已至宿州某卽以一行官屬姓名般擔人數回報約十月十九過界曰至無錫縣承朝旨催促卽部道里疾馳十六日卯時至鎮江所得探報并召募使人往軍前事已逐一公狀申稟不敢繁叙目今韓宜撫大兵已渡江也泊維揚不測接戰然敵人多寡酋長姓

名見劄寨去處探報不某深欲徑趨軍前而江北官吏四散道路阻絕亦未知軍馬是何頭項又恐爲他盜窺伺如牽駕般擔兵夫別無支賜激賞未易驅迫使冒不測之地國書禮物事體非輕萬一別有疎虞使某何以籍手不可不謹儻如潘致光時却回行所在再降禮物等重有煩費况今日淮南道路兵馬如此明知其不可前進而徑往誠愚而無知之甚者亦朝廷舉措恐不當爾繪竊料承楚之寇若齊人必不喜聞和議雖齊人首建和議今未既乖素望豈後首願使人或謂此賊全人不在其間是大不然豈有不先閑決全人敢擅舉事之理全人果與同謀則前所謂和議果安在哉綠累奉朝廷指揮催促過界不敢不隨宜措置遂逐急召募使臣等前去報信雖使人回進發若得信之後王師與賊接戰則



所約日時與交割處所定又政參差繪非敢愛身避事使其  
有益於國雖蹈萬死亦無所惜若不顧事勢依季身賊手亦  
所捕况繪被命之初乞稟使指蒙僕射相公鈞誨以謂事之  
成否皆不在二公所以遴選者恐語言應對間踈脫再念此  
行既無責任在繪固以爲幸然恐非朝廷所以遣使之意在  
行期日已聞警報亦嘗稟白參政若未出疆有警合與不合  
前去又蒙鈞誨以謂豈不申明甚至此偶值軍馬阻絕深恐  
有誤國事遂如鈞誨節次申明然連日被受省劄催促令執  
宿州牒於前路阻節照驗前去又令淮東安撫司召募使  
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某疎晚所竊謂淮南若有  
賊馬阻節恐合割下本所相度今來節次承蒙有劄止是催  
促行程不問道路通塞合作如何處置却令淮東安撫司召

募使臣說議承楚州令放過奉使過界其承楚州既有朝廷  
守臣在彼何用說諭若有賊馬阻節及承楚已爲盜賊所擾  
豈可不使其預聞一二況淮東安撫司官吏已散何從召募  
其令鎮江詳聞事宜大段緊急决非遣使可以定議再令和  
議本爲淮境今既進兵百端懇請終恐無益况臨難解紛萬  
無此理繪竊有一策輒敢冒進自古兩國議和皆以勢力相  
埒不能相下於是和議和脩睦之請息兵安和之議未聞以  
弱和強被初無畏憚曲意定和者也檀淵之沒規摹宏遠昭  
然可見比年諸將畜銳練兵士氣思奮百倍於前日第以朝  
廷方篤信點虜詐和之請断然不疑歛兵不動以示誠意遂  
使命淹延歲月墮敵奮之士氣乖歸附之民心中外憤鬱累  
年于茲和議未定虜兵已集皆天逆理不亡何待竊聞警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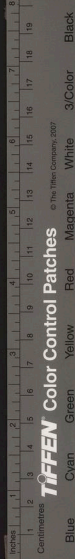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初至宣撫韓開府奮決怒髮激勵士卒以殄醜虜爲期鏡遂  
全軍絕江江劉淮甸伺使以進其進踴躍如赴私讐讐議者謂  
必能成功獨念建康控扼之地聞朝廷已遣張大猷提兵  
迎敵虜已堅境此行似不可緩仍命劉開府相與應援以破  
逆賊三不故之說將加兵奮虜氣自懾更望朝廷勉勵諸將  
以安危存亡在此一舉使其率屬士卒爭先鼓勇軍聲旣壯  
國威自立則繪街命以往宣布威靈庶幾乎其有濟矣苟不  
知出此不度事勢止爲遜席之計効尤前軼示之以益蓋使  
吾軍士氣不揚乘興再動社稷危萬一虜計少革前日之  
獎所至按兵不投遲以歲月人心苟安則大事將去矣而乃  
以一介之使馳入不測之虜是尤以羊委虎至則靡爾何功  
之有其推僕射公參政樞密盛德重望同寅協恭共輔明  
天子力圖中興某此行事千國體伏望少垂鈞念若不問事  
體如此姑使繪冒萬死伸無益之請亦無復可辭如繪固不  
足恤願一行禮物私覬等方今調發之費亦何忍輕棄繪臨  
行之日累到孤堂竟不蒙與進其所款稟知者非一無自而  
違今事迫情切不克冒犯威嚴略叙萬一竊望廟堂不以繪  
疎遠潛言國事爲罪而所陳或有可採乞賜詳酌審其所當  
然者亟施行之儻使愚者之慮或有一得繪雖赴湯蹈火死  
無所憾于冒鈞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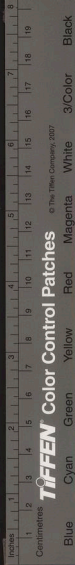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二

交興下帙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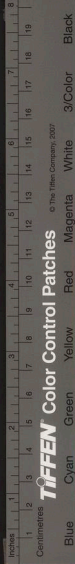
起紹興四年九月十日  
九日乙丑盡其日

十月初十日御前金書牌至令寄留禮物私覲在鎮江府取  
天長路出陸前去并據鎮江府備淮尚書省劄子稱良臣等  
頭是故作遷延分折住滯因依及令韓世忠差近上使臣一  
員專催促出界即時倉卒治行十一日早方得鎮江府交割  
禮物私覲了當時沈晦亦不見訪良臣與繪各爲輕裝選  
使臣軍兵十九人至西津渡江是日沈晦方來相別曰二公  
果去邪繪曰豈可不行晦曰忠議如此固佳只是分曉便不  
任蒿一未至軍前鋒刃之下者多少事如何分別繪曰但以  
死報國他在所不恤及至江口據本處巡檢申風色暴猛渡  
江不得繪等只在水府廟以俟日曠風少息遂渡宿瓜州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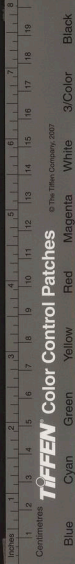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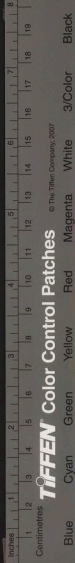
啓十二日質明前進至揚子橋道逢韓世忠使臣持牒備生  
聖旨指揮令遣近上使臣催促出界稱若稍違緩罪有所歸  
繪頤良臣曰幸免管押二字是亦光幸此至泚揚三遣騎士  
來促至揚州東門外見有選鋒大隊軍前來其等問之云相  
公指揮回江頭把隘既入城於謀門上見世忠留飯云朝廷  
累有文字催促奉使過界只請今便行仍將出所受到御前  
金字牌文字一紙係令韓世忠將帶軍馬回來鎮江府江口  
把隘以示良臣因言欲請陳楠董敏遂就食於彼韓世忠差  
人傳語及送到參辭門狀即今日去江頭照管舟舡恐軍馬  
爭渡仍令董敏陳楠發遣使副行了速來江頭幹當食畢差  
到馬八疋防護步兵二十八人即時陳楠董敏送繪等出北  
門繪與陳楠有舊城門之外駐馬久之以老幼爲托楠泣數  
下在右傷担遂行三里餘見防護卒皆羸弱無用遂呼語  
之曰汝輩送我出不得已歸路甚難可自此去努力報國家  
諸卒泣拜而去止將本所使臣軍兵前去是夜宿大儀鎮並  
無居民官吏環坐一空舍下皆乏食聞鶉鳴鬼嘯不類人境  
十三日行數里午後見年後兒胡騎數人望見繪等一發叫呼奔  
馬前來天下如雨繪謂良臣曰速令一行人下馬回視遂馬  
者十四五矣無敢前者繪與良臣并執旗人獨前大呼曰不  
要放箭是來講和虜人遂斂矢收弓矢獨一騎前來問當恁  
是甚人繪等云皇帝遣來奉使欲要講和罷兵且各自休息  
其一騎復回告之衆仍乃懽然少頃一時向前來令繪等一  
齊上馬聯騎往天長去公路問皇帝在甚處等答以在杭  
州又問韓家在甚處有多少軍馬繪等答在揚州來時却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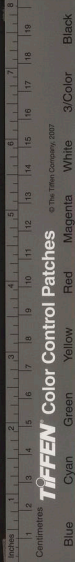
鎮江去不見得有多少軍馬又問莫是計麼先你過來待到  
回來廝打麼繪答云是他兵家講和人怎得知去城六七里  
有百餘騎擁一老胡皂旗高旌皆全裝老胡容貌參整乃轟  
見帝董其下甘徐萬戶大帥路次相見與使人相揖所問如初又問少  
帝幾歲謂淵繪等答曰淵聖皇帝庚辰是三十五歲又問  
皇帝幾歲答以三十二歲萬戶馬上自屈指數過來軍前時是  
三十一二拾也其辭甚溫遂相引同入天長軍前譯者言  
你門來講和勝是好公事不如一發了却繪等曰某使人此  
來專為銀請大國和議若得速了甚幸然若要太平不難只  
在大國一言而已譯者又問皇帝今幾歲某等答云聖壽三  
十一二歲譯者云向在京皇帝來軍前曾相見不知今相  
記否譯者又云四州來所在州縣多見恠刊詔書并戒石銘  
皇帝如此愛民然好又問秦中丞繪在何處繪等答云今帶  
職名官觀在温州居住又問聞曾作相莫是聞得大軍來後  
怕裏軍前去取所以交他去繪等云自前年歸朝廷後實曾  
作相得一年後來聖欲請退遂以宮祠閑居又問繪等韓家  
有多少軍馬今在何處繪等答云在揚州不知的實數自來  
時見韓世忠特出皇帝聖旨文字數繪等看已勾回韓世忠  
令往鎮江府駐劄良臣等親見人馬出揚州東門望瓜州也  
繪曰侍郎亦不可如此道用兵與謀和自是兩事雖指揮勾  
回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回與未回使人不可得而知又  
問云韓世忠却來掩襲我後如何某軍中機事使人何緣得  
知又云言元帥謂捷已到高郵三太子已到泗州今次恠  
大軍馬都是劉齊鬪作來某云如今舉大兵前來設若欲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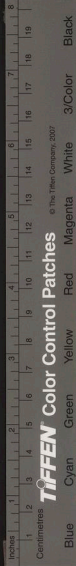
江南州縣與他別人却壞了元帥軍馬不曉何若爲它如此萬戶云恰似人家養箇義兒却暗鐵喫酒待趕了又却趕去那裏且只得恁他說道韓家有幾萬岳家<sub>岳家</sub>有幾萬都在南淮從入界來何曾見一箇看如今恁奈何劉麟去裏某等云聞劉齊多是信任李成如李成又覆叛逆之人安可信任譯者云李成懸是龐人不成人物元帥懸不喜它到開德州遂拿了馬交行來十四日天歇明譯者令某等出天長南門過城壕於道邊立馬有三百餘騎圍定某等見老幼輜重並出向西去至已時引某等轉西至河邊於某等下馬前用大斧砍殺三十餘人遂令人拽某等下馬群刀攤於萬戶馬前萬戶憤怒擲去所戴貂帽按劍噴目問某等云你門來講和昨日道韓家人已回却因甚使人來奪拆橋某等答以是水寨人不知朝廷遣使之意萬戶遂回顧文引過人來問某等云此是甚人某等認得三人被傷是韓世忠軍中人不董故不使臣屢候內一人不識某答云此是韓世忠軍中人萬戶大怒云似恁地事怎生信得你門却是先來稱講和暗地同來算害我其群胡遂向前舉斧以刃向某等意欲加害其萬戶以鞭揮之遂稍却某等見其意甚怒謂決不允某等厲聲叫呼指天誓曰云使人弃父母弃性命前來只爲誰和爲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爲餌豈肯教知他計謀若不見察願就一死以報國家死無所恨問難往復半時辰來見得某等辭且理願萬戶云教你去元帥處謂韓某某等云若不得到元帥納了國書便是使人事了然後請死萬戶笑云大金家沒恁公事待教一箇會漢語番譯人去做通事且好坐馬須史差到通



事蕭大尉防護甲兵二十人遂同行到實應縣用黃河渡  
船擺渡人馮某等於岸上伺候人馮間見一人作燕人裝束  
某等說話云濟州人姓杜滿舊在學校與李鄴極相愛觀李  
鄴見在偽齊作右丞某等問茲事如何答云甚感又問可和  
否則猛于元帥差判按伴官蕭團練李少監某字前日進  
呈語錄誤寫監欲來相見某等密問得蕭團練小名榻棧李少監名韋  
興遂與某等相見叙因使事幸得相見之意李韋興問來議  
何事某等云某等此來爲江南款守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  
各二十五萬疋兩某云見存之地爲章詛回日所存之地又  
問既來講和却爲甚文韓世忠來掩不備待卽團練是幾日  
過天長某等答云十三日到天長李韋興云正是期會全似  
酈食其事某答云此是田廣不察食其何罪某云酈食其嘗  
時以游說正齊兵韓信從而襲之此來何嘗止大國之兵又  
云兵家事先論曲直師直爲壯江南州縣此已是大國曾經  
略定交與大國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  
世忠掩不備正是軍人門放馬還然到來却是太齊齊說得都  
是某等答云經略州縣事前此書中並不曾言及止是言淮  
南不得已兵本朝一大國所教如韓世忠掩襲事某等實  
不預聞韋興云不知皇帝知與不知云皇帝不知又云韓世  
忠是皇帝所用之將却不得皇帝指揮怎敢動某云將居在  
軍命有所不受臨機應變關外皆得而專之是云如此是韓  
世忠跋扈萬一和議之後依前生事定又是敗盟約某等云  
既是講和之後皇帝必須有約束不許妄動韋興云江南第  
一不是處爲不合須要量復故地如襄漢州縣皆是齊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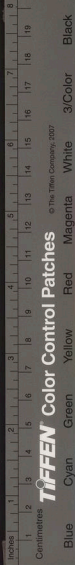


有之地何故却令岳飛侵奪其等五襄漢之地王倫回日係  
屬江南後李成為劉齊所困遂來侵擾是時方遣韓肖胄等  
奉使大國其時曾約東邊境不欲深擾日後李成侵擾不已  
既招誘德安又結揚公欲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  
侵凌不已實恐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襄鄧州等故地即  
非本朝生事相侵亦須相察聿興云元帥欲要國書者不知  
可以將去否某等云某不妨遂以議事迎請 二聖二書授  
之聿興遂喚喚外趙校尉副元帥去肅均祿又問秦中  
丞安樂歷此人元在自家軍中職是好人某等答云見作官  
觀差遣不任職事却請俸祿閑居聿興云無如此快活也又  
云侍郎團練遠來事安寧了時若告它元帥須似申包胥泣  
於秦庭下不知如今朝所須底事莫須應副得麼某云此是  
國家大事使公豈敢擅決使人止是將命傳尋言語而已聿  
興云故是然江南而今擅占據淮南州縣本朝大人門職怒  
某云自來使人往還國書中無使人口授並不聞有此議皇  
帝皆所不知若大國使加怒便不誤他江南聿興再云怎生  
更待商量復故地某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祭  
祀豈肯過為恠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懇告若或不  
從却是使不成國聿興再三審問某等復深言之某等江南  
新州之地皆江海被澤又無不經殘破却與大齊不同聿興  
云大齊雖號大齊皇帝然止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  
如意待即團練曾見執旗報信張革否某等云不曾見不知  
是幾日離軍前云十一日某等云某等是十二日離揚州以  
日月考之可見聿興云元帥教將劄子去都是元帥自道底



言語更無。又果再三道你。我真迷着。那言語。雖有意。未者。便  
臣却也敢向前。覆事也不可得。某等云。行人莫非忠義。奮  
不顧身之人。豈有懼怕者。遂問皇帝。在甚處。某等云。駕在臨  
安府。又問。臨安府是甚處。某等云。便是舊日杭州。又云。此去  
杭州幾日。可以往回。某等云。今去是星夜程。往來不過半月。事  
興之云。大軍在此。這公事。驟紫某等云。看得元帥早有處分。  
回報江南。使人豈敢稽緩。又云。昨日書。元帥已教番澤。做番  
書。要看次第。一兩日相見也。二十九日午。晚。忽送馬。來。揭。祿  
車。與令人傳語。請上馬。見元帥。某等回傳語。早上馬。同行。城  
中。堂。字。有。五。七。分。已。上。其。其。下。並。有。兵。馬。并。煨。鐵。打。造。軍。器。  
河內。糧。船。百。隻。並。是。東。京。板。封。七。百。料。船。軍。船。人。等。並。裝。  
背。號。上。書。青。州。運。糧。船。戶。其。人。又。有。輦。運。司。第。十。五。綱。字。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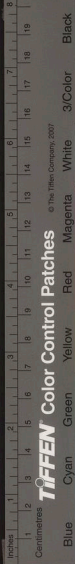
運。項。引。某。等。至。屋。下。見。拉。辣。廟。坐。並。用。蘆。簪。釘。壁。鋪。地。左。邊  
用。紫。布。遮。壁。某。認。得。是。德。軍。子。上。所。用。之。物。傍。有。四。人。坐。皆  
衣。渾。紗。短。袍。裹。頭。中。着。毬。頭。靴。行。邊。有。注。絲。戰。袍。或。着。衣。衫。  
軍。官。五。十。餘。人。并。有。全。裝。甲。士。十。餘。人。引。某。等。向。前。禮。畢。令  
譯。者。問。云。皇。帝。安。樂。某。等。對。云。皇。聖。躬。萬。福。又。問。使。者。其。等。  
答。云。某。等。離。江。南。日。奉。皇。帝。指。揮。令。致。誠。懇。請。乞。早。定。和。議。  
迎。請。二。聖。某。等。星。夜。前。來。十。月。初。六。日。得。至。鎮。江。府。先。遣。張。革。  
執。旗。報。信。數。日。無。耗。某。等。不。敢。住。滯。又。奉。皇。帝。指。揮。令。寄。番。  
禮。物。私。覲。在。鎮。江。府。取。長。安。路。出。陸。前。來。大。兵。壓。境。不。知。所。  
以。得。罪。之。由。譯。者。云。使。臣。所。說。更。有。甚。傳。語。某。等。云。盡。在。國。  
書。中。譯。者。云。國。書。中。事。却。見。了。元。帥。台。旨。你。問。所。說。待。信。來。  
又。已。前。數。次。失。信。待。不。信。來。又。怎。生。全。不。信。得。今。次。喚。兵。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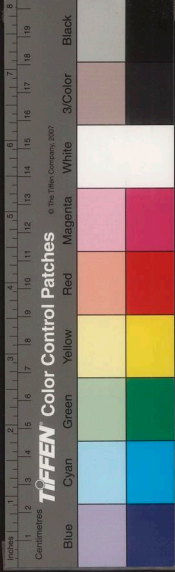
生靈不能得定日入境來並不曾殺一人房屋不曾拆着你們都見又呼趙某等一行使臣近前聽某等對云大國興兵若以生靈為意天下幸甚江南所以再三遣使懇請兩國正為生靈不得休息所以再遣某等前來欲得早定和議且告元帥珍存趙氏社稷憫恤一方生靈譯者云向時第一番到汴京 皇帝同張邦昌來軍則為質我曾親自說與皇帝家國不要聽賊臣言語我道有一喻一似人家蓋一箇房子便椽柱瓦木蓋得是好却須往房子底人做主防水火盜賊若不會照管便倒塌了此時親自說與 皇帝一一聽得却令趙平仲來切緊事不成聽損了它人當時便失信如今言語怎生信得某等云失信之事盡是前朝姦臣誤國 皇帝雖親聞此語是時 皇帝上是親王事不任已 皇帝即位以

來未嘗弃信於大國譯者云這底只是我怕你門不知又怕皇帝高職大後不記得也又問某云元帥問你當時不是曾隨皇帝來軍前麼某云是時先人仲通曾充國信副使同沈晦隨從肅王出使大國在燕京死節譯者傳達了捷報首肯數回譯又云我這裏說得話望你門到 皇帝處一一說某等云豈敢遺落一字頃一二奏知云某輩皆是 皇帝親選差來只是真實所以遣來懃告况今日既有大國許和莫非至誠懇請尚恐不蒙聽從更豈可不任誠信其觀譯者所援言語甚多所說極少又每人姓并地名只作漢語者料止是譯者又云你門說得却音不改至於人姓名則不能交矣譯者又云你門說得却是只是難信某等到軍前已是半月江南日夕望信臣子心實不違安敢望早定大計使某等歸報江南庶得生靈早有休息之期某云某輩非敢自為脫身計大底國家安使人亦



安若家園未安一身亦復安往譯者云元帥令你門且歸安  
下處候三二日左元帥到來商議了書定事籤交你門去某  
等此來行元帥授館種種同備不勝感激惟望早賜台念復  
命江南遂退聿興云沈元用今在劄不在元用謂沈梅守某  
等云在又云見在某處某等云在浙中見在待制聿興云是  
同年聿興曾見宋朝范昉弟三甲及第後來却再與本朝取  
應來問某云肯卽是誰榜某云何真榜又言今年本朝試進  
士出賦題是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某答云此可見大國息兵  
之意天下幸甚又云這賦題是本朝張頌文侍郎出丞相見  
聞是甚意思左右之事見前漢陸賈傳丞相遂令人用番書  
譯過其傳有後大喜遂與張侍郎轉兩官某等復云大國果  
有意偃兵修文豈惟江南之幸實天下生靈之福某等以聿  
興所說遣某等回耗之前後又而復遷延不定某等恐謀國事  
遂以長書獻捷云

三朝比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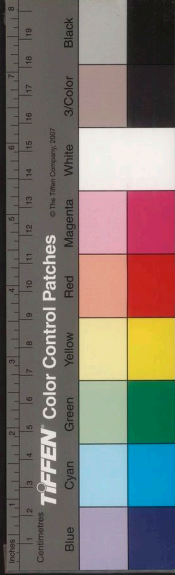


三朝比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三

炎興下帙六十三起編興四年九月十九日乙丑盡其日

謹載書獻于元帥節下某等竊聞自古帝王不得已而用兵一本於仁義而已惟仁義之心而行於征伐之際則堅申利兵乃非兵器代叛服宗乃非危事克致師中之古終成保大之功是道也堯舜以是而帝湯武以是而王自茲以降五伯之事崇尚詐力不仁不義無足言者恭惟元帥鍾靈徽濟衆秀瓊璣英勇絕倫智略輻湊爰整六師征伐四克豈功庸績焜耀罪戾雖右韓白衛霍之徒流方之蔑如也某等不佞比因使命得伏下風得望履舄欽聞至教且謂大國舉師以仁義爲本以生靈爲意故自軍師入境禁屠戮立俘囚燕夫牧兒秋毫無犯深仁厚德邇遐流附是宜頻年以來拓地萬里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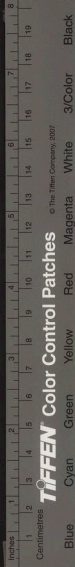
包括宇宙勳業隆大超今冠古而無與爲比也某等相與退而嘆詠仰服大國之仁祇誦元帥師之德不能已矣輒敢冒進誓言伏惟執事雷聰竊以大國德澤仁恩正骨懷字凡日月所照舟車所通無不沾丐獨江南僻陋趙氏社稷與一方生靈未蒙加惠殆非篤近舉遠一視同仁之意頃者伏蒙大國惻然有存撫敝邑之意許通令命遂蒙丞相都元帥賜以書詞許以立國江南君臣感服至意誓博子孫不敢忘德爾後江南以三遣使未獲成命自章誼輩回即命某等再奉使指於軍前傾布誠悃欲存守見存之地竭備方不腆之賦歲歲貢獻以表事大之禮且冀一聖復還江表輅車在塗遠大國奉兵入境江南上下恍然疑誤以謂方伸懇請乃蒙見伐不審何以得罪而至於此某等不敢退緩輒冒高死崎嶇

險阻天與之幸早得首達命於麾下過蒙與進不賜擯絕諄諄誨勸至誠惻怛猶有存亡繼絕之意則江南再遣尚有望焉雖然大軍壓境已復踰月使人達命亦再浹旬而未知所處豈茲事體大祥詳慮熟計詢謀僉同而後報耶抑有鄰國容心於其間必將激怒大國而不欲終其惠於敵邑此不可得而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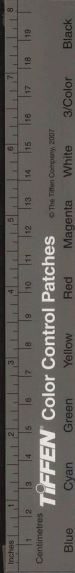
聞劉麟左右元帥

軍不深言竊以江南小國越在海隅中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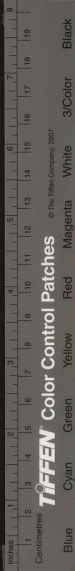
限以齊境允欲赴訴無路自達固不若鄰邦密邇上國苟有所言無道不可伏望執事少加察焉抑又聞之古者大國之伐小國也一謂欲其土地二謂欲其臣服今大國遠勤士馬勞費不貲所得土地即奉以與人而又江南之意誠心懇服方且願臣事而不可得則是二者皆非大國出師之本意而以直生靈爲念則免舜禹湯之心用不是過也某等願早得



執事一言歸報江南庶幾速定大計將見大軍兵下血刃而坐享成功天下生靈早見太平恩霑四表名垂萬世豈不使休哉如其不蒙矜貸含忍震雷旌麾所臨如拉枯朽使趙氏社稷寄托無所一方生靈肝腦塗地致大國恩澤終不被於遐邇卽是某等奉使無狀無補家國願先汗斧鉞以報生恩且以爲異日奉使之戒重念某等一介之微被命此來伏蒙執事假館授漿種種周悉思過甚厚心非木石寧不知感以待命之久居憂臣辱食且不違是用梨背瀝血披露危懇敢書布于下執事進退惟命于仇威嚴不勝戰恐之至不宣托幸與授之幸與云未得指揮不敢卽令差人去覆卽君幸收興云幸興本是密院令史本朝令史皆以進士爲之因元帥行軍被差前去初不與軍中人相識及到此與蕭團練同事此人極純實可愛遂以至誠相待幸典今來方敢獨自與傳記團練相見又云自古享國之盛德無如唐室本朝自今制度並依唐制衣服官制之數皆是宇文相公共蔡太李并本朝十數人相與評議某等聞蔡太李見任答云任勉之閣待制它兒子蔡松年見在三太子處作令史近來本朝又爲於燕山府用一萬貫錢買一所宅子蔡太李云由勝於它汴京宅子又云丞相宇文相公直是歡喜嘗說道得汴京時歡喜猶不如待相公時歡喜如今直是通家往來時復支賜宅庫裏都滿也某等云大國丞相豈是知人幸興又云昨日元帥書詞豈好定見忠孝侍郎儒士團練名家以恁地忠孝必有美事某等云忠孝是臣子各做底事某等雖愚昧不敢不勉因叩問行期何日定又得報幸興曰必非勉晚也又云元帥



性似劈竹將來便回頭是分毫不可遺不如此定是進兵某等云既是大國許從和議亦須是使江南可以從者若大國故爲難從之說則江南何以自處更望皮監宛轉相成陰德非細又荅云異日自知二十六日拂明褐祿令人傳語某等元帥 指揮令奉使即令起發回去揭祿聿興差等一行起發聿興與某等馬差近聿興密語云侍郎團練即回也如聿興等何時離得塗炭歎息久之某等遂僉使臣軍兵引二里餘見捷辣擁三百餘騎前來相迎至路次與某等相見譯者首云江南州郡皆是本朝已經略了當何故後來擅自占據今大兵已到此却又教韓世忠前來掩襲捉得我去又却遣使求和意是如何某等荅云前來蒙丞相惠書止是說淮南不得也駐軍馬即不曾見說占據之事江南遂依稟指揮不敢於淮南也駐軍馬所以奉承大國廷命不敢有違譯者云只此說話便是反覆既是淮南不曾也駐軍馬却爲甚大軍到來韓世忠却在揚州某等荅云韓世忠是淮南宣撫聞得境上有軍馬是他職事不得不自爲備今來既是大國之兵必不敢妄動兼使人此來一心只望和議早定如將帥會功生事使人等豈得預知譯者云既欲請和須是至誠不可姦詐兼是此小掩襲不濟事故斷打先約定一日兩軍對敵則是我這裏只用仁義行兵若一面請和又令人來掩襲備如此終恐誤事只恐你江南終被將臣誤事如前回大兵到汴京姚平仲劫寨事可見本朝事體秦檜張底一一知得若未信時語言問它門又云我此中未曾捉得你船裏人並不曾殺你船裏捉得我去亦不要殺却兼它門何罪况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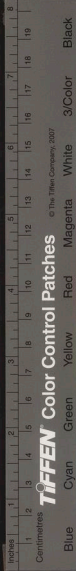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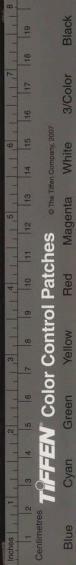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大事不在此某等答云今來大軍壓境更蒙元帥矜察江南別無他意許立和議實爲感幸豈肯更敢虛詐不實及亂殺戮譯者只云如國書中說得懌是使人說得亦懌好只是信憑不得某等答云江南遣使前來懇大國欲定和議無非出於至誠譯者云我這裏軍馬你門想亦見莫只是來窺探虛實否某云大允欲探刺虛實皆是國勢相敵未測虛實方遣使探刺今大國兵威如此自來所知何待探刺而後知也譯者復云使人所以留滯別無它意但爲等候左元帥相見當面議定方得遣回某等使人來此所費國書已先納訖見有上大金皇帝表二聖二后表丞相元帥物錄六封乞留軍前譯者大金皇帝表留不其餘文字將去物錄物中不用得如今斷殺後若是我門敗得物也做主不得我門過河去後不知要遣些物某等遂止以大金表授之某等又云元帥遣回使人江南必再遣使來乞一期限譯者云你門自說期限某等云急限半月稍緩二十日譯者云半月後望再有使來不來亦不防坊果有使來從甚路來某等取元帥指揮譯者云只取楊州來又云刺江南傳語皇帝相別後懌是思念冬寒保重某等再三致謝遂授某左元帥書一封某等當面看過遂辭而退見馬前一人着褐注絲戰袍裹頭巾着弓靴鞋疑是蘇吳問云果然又見一人年約六十餘歲騎馬在捷辣後問云褐祿云是捷辣兄聿興云過來元帥指揮下消得前路去遂與某等相別少頃上馬有鉄騎三十餘人隨後轟轟兇孽童送行到鎮江府見韓世忠具所以當預聞者語之當日鎮江府差到牽駕人夫即時乘舟離鎮江府二十八日夜



至常州見張俊亦以虜中大意告之二十九日夜至許市聞  
張俊艤舟集岸遂往請見舟中坐語甚久兼亦略及使措後  
云適聞得奉使回待故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如二公  
到朝廷必自有所處已某見許市巡檢差到人夫即時解舟  
至十二月初一日掃明到平江府外見趙沈胡三人叙致問  
趙云且說因甚放過二公來良臣正色曰且容略叙本末因  
不願趙只向沈胡趙乃退步至坐席死曰大家且坐方點茶  
皆不語良臣起曰某脫身萬死今欲起想於朝廷者先撥怒  
丞相良臣曰願就都堂請死趙曰恐官辦不合干預且請參政  
樞密請二公閣子中說話繪曰適觀卽中對丞相非取夫禮  
客但備許艱音且望丞相優容使畢其說趙曰某知他喫了  
人多少言語政所語謂音其面使自乾者過未無他如二公  
勞者不待言而自知所以如此問者欲速知事之要須尋其  
解少和乃問曲折着回書而退後省諸從官傳語請相見遂  
見時王君正唐輝孫述劉岑在焉良臣復厲声曰某所以奮  
不顧身止念在廷臣察皆有以毋妻子獨王上孤立如此  
朝廷待良臣輩豈能使人因大慟衆皆愕然具曰良臣必泣  
訴於上前遂退因見吏部汪思溫王純度支李元倫全節吳  
并皆良臣同念繪亦吳并舊同官衆問虜兵多少據所見不  
及二萬人據劉探及虜人說四路有人每路十萬然皆不曾  
見時良臣情怒未已汪思溫回不須如此某靜故見公非竊  
乎其氣是日午刻有旨召對內殿上問勞聖語溫厚良臣  
某皆至感涕上問邊界事皆如語錄對上委曲問賊勢  
繪曰臣所見自天長至辰州捷辣大寨五寨共有二萬人或





云三太子四太子劉麟四頭項臣皆不曾親見有戰艦三百餘隻大小不一人亦不甚精銳臣聞漢高祖怒韓王信反欲與匈奴共擊漢自將擊之前後遣使十餘輩皆以謂可擊純違寡敬敬獨以謂不可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往見羸穉老弱此必見短伏其兵以爭利愚謂不可擊乃械裝妻敬往卒困於平城臣願陛下勿輕賊臣又聞張儀以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外破公家而成私門臣死不救為此推聖主審度事情因時制宜可保萬全上卿曰所論極是卿等見捷諫狀觀如何良臣曰臣等素不識之其身長大面皴赤色如患風疾臣等仍見之首言京城下曾侍陛下言以蓋房屋為前上愕然曰尚能記此說是日白之索後對日出入堂中再召與沈相大攝上相見問勞甚厚蓋有從官言使人遠歸朝廷如此相待後來何以使人遂其禮樂疾作翌日下体致狀某繼而堂中請良臣問四路之數良臣曰却是副使曾與其并說若所聞審的須當奏知豈敢不由知朝廷知吳并王純等以說諸使人於趙不兩月三人同日告阻疽疾証若一好事者或以為報應某等制事仕狀先歸告良臣曰陛對時聖語如此是未見宰執之語次日諸公對事必不然宜速為去純良臣曰某已乞從便繼而韓世忠遣壕寨官張祀往軍前下文字回遷觀察使歲暮虜退言張章論列馬承家并及魏良臣皆罷又論不渡江人追滅恩例并所得恩澤亦有言章皆緣趙鼎初不主和議適使副歸日趙已當軸某既乞休致而良臣亦乞官祠而歸其後詳悉不錄焉繪文仲通宣和間蔡攸為

